

文 學 叢 刊

馬 和 放 馬 的 人

李 白 鳳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人的馬放和馬

鳳 白 李

目次

多倫格爾的黃昏·····	一
冰河封凍期·····	四七
馬和放馬的人·····	一三一
狼——我們底敵人·····	一八一
游動在桑乾河兩岸·····	二〇三
後記·····	二四一

I

115340

多倫格爾的黃昏

淡黃色的遠山襯着同樣顏色的大地，太陽三天沒有露臉兒，連日連夜的大風吹得地皮像生銅一樣堅硬，吹得天地一片耀眼的昏黃，這是冬天的前

奏——

蕎麥收過的土地，袒露着黃色毛絨的胸膛，這走車馳馬的大平原上，如今更加寂靜了，寂靜得只有風在無牽無累地撒着歡兒；那溝裏的車轍，被吹來的黃土蓋上了，只有隱隱約約的痕跡，偶然有一隻烏鴉或者禿頂老鷹飛過，也半斜着身子光搨翅膀，急急忙忙地飛兩步退一步的匆匆經過這沒有生



氣的廣原。

遠處的城郭隱在淡淡的灰色叢林後面，迷迷忽忽的，看也看不真切，像正視着太陽一樣，人們看不清遠方的物事。

這淡色水墨畫的北方，這沒有詩也沒有音樂的頑強的土地，蠻悍地橫在大地上的車轍路……這裏的一切，都充滿着非常原始的渾厚的氣勢。

轉過一帶隆起的土崗子，在車道上，有一間窩棚，衰老得就要倒塌下來的樣子，令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底年齡，應該是屬於祖父時代的了，然而它仍然頑強的在狂吼着的北風羣裏屹立着。

這時，昏黃的天空減少了耀目的光芒，城裏的炊煙上昇起來，使得那景象，越更模糊，就像夢裏的物事。

在這寂寞的原野，遠遠的，背着城市的方向，風聲偶然吹過一兩聲熟悉的駝鈴，由於風勢的一緊一鬆；鈴聲也忽然響了起來，忽然又啞了下去，空

洞的清脆的鈴聲，好像使得大地更顯得遼闊了，那有韻緻而且頗合節拍的清音，成爲大地微弱的脈搏。

漸漸地，駱駝下了崗子，牠們遲緩地移動着脚步，像是非常疲倦，又像極小心地踩在這容易破壞的地殼上，輕而且慢的沒有一點聲音；這和馬羣是絕不相同的，後者卻用力地蹬開四蹄，像追趕着風羣一樣，而前者，卻慢悠悠的，舉起又放下牠那輕徐的緩步——

駱駝底嘴唇上黏滿了白色口沫，他們邊走邊嚼着胃裏沒有完全嚼爛的東西，兩隻小耳朵背向後面，長的頂毛覆蓋着細小的黃色眼珠子，不時轉動着粗而且長的脖子，和着牠們緩慢的脚步，四下裏很悠閑地審視着。

熟悉的土崗子，熟悉的車轍路，更熟悉的是這多風砂的遼闊的廣原，從牠們會走時，牠們就認識了這廣原——全生命中的唯一的世界。

這地方不特對於駱駝是熟悉的，甚而長久坐在駱駝背上，身穿老羊皮襖

的駱駝張，也同樣地熟悉這一切。

駱駝張橫騎在駱駝上，那一對柔輦而且溫和的駝峯，是比馬鞍子要舒服百倍不止的，可是，雖然有這許多數說不盡的好處，駱駝張卻不滿意於這種打坐似的旅程，從他那長期騎駱駝因而便磨得背脊佝僂的形狀，就可以證明這種生活，也不如人們想得那樣富於詩意的。

他自然是俗而又俗的人，在城市的人們看來，對於這種人，就像霧裏看山一樣，老是迷迷糊糊，認不清他底生活的底層辛勞。

可是，駱駝張並沒有想到這許多事，他像一個鏽錶的齒輪，按照着自然法則的分配而轉動；他底感覺和駱駝同樣的遲鈍，屁股後面的酒葫蘆和腰前插着的煙桿兒，是他僅有的安慰和消遣。他坐在駱駝背上，累了就抽袋煙，再不就飲上一大口高粱酒，心裏迷忽的時候，就在駱駝背上打盹兒，幾十年了，他也從沒有掉下來過；如果喝酒，抽煙和打盹兒都厭煩了，他可以跳下

地，把繩頭兒朝駱駝背上一甩，佝僂着背陪着駱駝躡着方步。

這就是拉駱駝的人的全部生活，跑口外的，沒有誰不是這樣一代一代混下去的。

當然，駱駝張也不那末寂寞，雖然在這沒有生氣的大地上漫步，他仍然不孤獨，他們四個人七八匹駱駝，連成了一字長蛇陣，縱然誰也不大理誰，他們底心和脚步總是連接在一起的。

下了崗子，因爲天還沒有大暗，他照舊用單手搭了涼棚，看看迷迷忽忽的隱在樹林和煙霧裏面的大城，然後不經意的，也可以說是按照着習慣的看了看那座和他非常熟悉的窩棚，當他一看見窩棚的時候，照例地帶了牲口，在這裏，他們都是習慣地抽一袋煙，磕一會牙兒，然後再進城的。

今天照例地帶住了駱駝，朝後看了一眼，伙計們都習慣地跳下地來，走向窩棚去；因爲外面風太大，火簾打不出火星來，而駱駝呢，牠們當然更加

習慣地先跪下前腿，然後連後腿也坐下去，同時，也沒有忘記咀嚼，正像牠們主人一樣，沒有忘記抽袋煙。

在窩棚外面，駱駝張站下了，他看見趙奶奶坐在草地，背靠着架子睡着了。

「趙奶奶，有糊糊嗎？」他習慣地招呼了一句，然後被喊的人似乎沒有聽見，她底頭微偏向左方，面對着遠處煙霧迷離的城市。

駱駝張也沒有進窩棚，他就地坐下來打火簾，打了老半天也不見火星，便不禁又向那睡着了的老太婆叫道：

「趙奶奶，有火麼？」

依然沒有回答，而且是那樣平靜地沒有氣息地安睡。

駱駝張朝着伙計做了個怪臉，就斜欠着身子推了推老太婆，想不到他用 force 過猛，被推的人就勢倒在地下；他不禁奇怪地站起來過去看看，那老太婆

好像並沒有睡着，她瞪着空洞的眼睛，原來她已經一睡不醒了。

駱駝張嚇得倒退了半步；當然，並不由於害怕，而是因着驚異，他又推了推沒有動靜的老太婆，然後回過頭來向大伙兒說：

「趙奶奶死啦——」

人們都圍過來看這死去的老婦人，他們知道她底一切，就像熟悉自己的家事一樣；這樣一來，這一羣人，少不得要爲這位老太婆歎息，同時也要討論到沒有人安葬這可憐的老婦人的種種問題，使得他們又在這裏多擔誤一會辰光。

二

四十年前，趙奶奶那時才十八歲，她底爸爸爲着貪圖趙守備的五十塊龍洋，就把這樣一個年輕得像一朵花似的女兒，賣給趙家做二房；趙守備是鎮

黃旗世襲的武職，說起來也好笑人。他既開不滿弓，也打不起把勢，好在天下太平了多年，只要逢年過節對上司的禮物不會忘記的話，這也就算是大大的稱職了。

趙守備一世也沒有經過什麼風霜，就在這略微有些胡匪的地方來鎮守，他所能做的事究竟是什麼，誰心裏都是雪亮的。平時除了整天躺在大坑上抽鴉片之外，他唯一的嗜好就是養鳥兒；什麼八哥，臘嘴子，老西兒之類，他是無一不備的養了好幾籠。閑來無事，趙守備照例的抽煙，逗鳥，手裏一對油核桃不停地在掌心裏滾來滾去，這就是守備爺的日常生活縮影，除非有什麼紅白慶弔之類的大事，他是輕易不出大門一步的。

例若上面有剿匪的文書傳下來的話，在守備爺看來倒沒有什麼出奇，可是府裏的營兵卻都在磨拳擦掌地準備出動。因爲一剿匪照例是有意料的好處的，老實說：營兵一離開張家口的城門，隨處都有錢在那兒專等他們去拾

呢！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匪如梳，兵如篦，官來像刀割。」那就是說，胡匪過境，不過像用梳子梳了幾下，兵一來呢？就等於換了篦子，老爺一出馬，那只有刀割得最清爽，真所謂雞犬不留。因着這種種緣故，無論那一莊過了匪，也沒有人敢去報官，所以守備爺的兵馬，平常都是各安其位的各自逍遙的等着發餉。

趙奶奶進門的那一年，正趕上老佛爺信奉義和團，因為他們有神符不怕洋鎗洋砲；這樣就不免有點上行下效，守備爺常仁不讓，他馬上拜了師，上了壇，每天鳥也不餵的學符學咒，並且還在自己後花園裏搭了座大台，每天晚上都插斗步月的苦練起來。

在張家口的毛子並不多，只有一座挪威國的教堂，按理說，對付這幾個洋鬼子，他們是綽綽有餘的，只不過在這裏信奉洋教的二道毛卻不少，據說

有好幾千，這倒是一樁辣手的事情。好在守備爺早已成竹在胸，平時早就把二毛子的處住調查清楚了，單等北京城裏一打東交民巷，他們在張家口就動手殺毛子。

趙奶奶的父親也是被鬼迷了心，三不知的，他也進了教堂受了洗，本來大字不識的莊稼漢子，信耶教也是沒有一定準性的，可也就這樣，在八月十五日那天晚上，被弟兄們拉出來一刀給砍了。

及至守備爺第二天回府，才知道這回事，他也打算辦那動手的人，可是又礙着師兄弟的面子，也沒有法子下手，這樣一來，真弄得趙奶奶哭了好幾天都沒有開交。

那曉得這一殺毛子居然殺出了大禍，不上十天工夫，聽說鬼子兵就進了北京城，光緒皇上跟着老佛爺母子三人，兩乘青布轎車兒就滑到了下花園；接着聖旨下來了，凡是帶領義和團燒教堂的文武官員一例參奏，趙守備一看

風聲不好，就帶了家眷溜出了張家口，打算到溝幫子舅爺家裏去躲一下子風頭。

守備爺的一家走不上五十里的地方，就遇見了胡匪，趙奶奶在亂軍之中被家丁救出了重圍躲在林子裏，等到第二天清早出來一看，守備爺的頭和身子早就分了家，他們因爲怕二毛子報仇，也沒敢落腳就直奔多倫城來避難，趙奶奶騎着騾子抱着小爺，家丁呢？就跟在騾子後面，三天趕到了多倫城。

到多倫城之後，趙奶奶就聽了家丁的主意，把手飾賣掉買了個葡萄園，接着就鬧革命，宣統皇帝下了龍廷，他們當然更加不敢回到張家口去了。

趙奶奶的孩子在那年正滿十歲，她當然沒有錢教他進學房，就留在家裏陪着家丁看守園子；幹這行當說起來也真不容易，冬天要埋秧，春天要搭架，夏天一到他們更是忙得日夜不停，白天要捉蟲趕鳥，晚上還得守園子，一面防人偷葡萄，一面又得打那最愛偷吃葡萄的小狐狸，所以小爺的事也不

輕快，然而這野性的孩子，這勾當都很合他的意，這也就養成了從小拿槍動杖的脾氣。

一到八月交了秋，在北方早就有霜下了，白色的長形的馬乳葡萄也就到了上市的時候，當然他們更加忙了，要支架子，糊口袋，剪葡萄的那半月，園子裏也川流不息地來了許多葡萄客人；小爺這時分外的起勁，他幫着秤葡萄，裝籃子，最使他高興的，就是這幾天特別許他吃葡萄，他就乘着衆人忙亂的時候，選那大而帶霜的葡萄，連吞帶咽的吃得滿肚皮。

最後，他們又把些好的葡萄裝上了車，由家丁駕車沿兒，他們一齊到張家口去出售這最好的口葡萄。

假如這樣的生活，能夠像沒有風的靜水，那當然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這真應了一句老話：『天不從人願』，北京城一鬧革命，火車馬上不通，這堆成小山的口葡萄和皮貨都擠在張家口，就像一條垃圾太多的小河，連水擁

在那兒流不出去。這一下子可把趙奶奶坑壞了，口葡萄的水份太多，放不久就爛了，明年的嚼過是多末困難，這也是想像得到的了。

正所謂無巧不成書，頭年的葡萄沒有進帳到還算其次，一過三月葡萄剛上架不久，那個家丁得春痘，不到五天就死了；這樣一來，只剩下他們母子兩個人，看守這樣一座葡萄園，那份的困難，更不用說了。

當北方的晚春過了，葡萄正要開花的時節，趙奶奶再也沒有法子支持母子倆的伙食，她雖然四處去拉動，也補不上這還要過四個月苦日子的大窟窿；萬分無法，就用今年的葡萄到王老爺家裏押了一百五十塊錢，這樣一來，今年的收成變了王家的了，明年呢？這整整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該怎麼過法，趙奶奶想來想去也沒有一個更好的辦法。

今年的葡萄既然押給了王老爺，王家自然派人來打理一切，倒也免得她們母子的麻煩，不過當葡萄成窰的抬出園子，龍洋和老袁頭進了王老爺的箱

子的時候，趙奶奶一直哭了整整的十天，她底心上像插了把刀子，連飯也不想吃的只是乾哭。

小爺呢？人倒滿有骨氣，他不能等着餓死，就瞞着趙奶奶吃了糧。他雖然才滿十五歲，可是老大的個兒，會打槍，更會騎馬，這在一些野生的孩子看來，他已經抵得上一匹牙全腳健的馬駒子。做母親的唸？倒也不反對兒子這樣幹，她想孩子畢竟也算有種，說不定吃上三年五載的糧，弄到一個一官半職，也算自己不自辛苦了一輩子。

小爺現在已經成了個小丘八，除了一身灰之外，他只帶給這老婦人一點比星光還要微弱的希望；那時候正好袁世凱想坐龍廷，沒有多久，各處的叛兵都起了事，多倫一帶的胡匪也鬧得更加兇狠，因此那裏的仗仗也打得滿利害。

是一個深秋的黃昏的時分，趙奶奶剛把摘葡萄的長工打發走了不久，就

坐在葡萄架下面吃她那非常簡單的晚飯；近來她顯得更加蒼老和淒涼了，將近四十歲的人，非常孤獨地一個人住在這廣闊的葡萄園裏，伴着她的只有那四頭看守園子的韃子狗，沒有親人在照顧她，更沒有人的聲音在她週圍，只有單調的吹動着落葉的秋風，襯着一兩聲犬吠，顯得這園子裏更加淒涼，像墳墓一樣靜寂的北方原野，秋虫在屋角裏悲哀的鳴着，這是替孤獨的人增加寂寞，可憐的，北方寂寥的深秋啊——

小爺離開家已經整整半個月了，他去的時候，爲着怕母親擔心，只說到張家口走走，看一位榮陞了的長官，其實呢？他是奉了命令開到南口一帶，替袁世凱保全帝位去的；對於他這樣一個小孩子，只要好玩，無論什麼地方也是樂意去冒一下子險的。

當然，在他那簡單的頭腦裏，根本也沒有袁世凱這一流大人物的名字，他只認識自己底班長和排長，對於連長這樣的人，在他底心目中，已經認爲

是了不起的人物，他雖也看見過團長，那還是在閩兵時遠遠瞅了一眼的，在他底印象裏，那不過是一羣大官裏最胖的一個，他認識那匹札撒克大菊花青，也認識那一道高高撓起的鬍子，那是連長所沒有的。

至於開到那兒去，去幹什麼，他當然不知道，事實上也不能知道和不必知道，他只是一條小狗，主人叫他到那兒他就到那兒，在他底腦子裏，從來就沒有想到『爲什麼？』這三個字。他底主人就是那位連長，其餘的好像和他都沒有什麼關連，就是那位騎在菊花青身上鬚子撓得高高的大胖子，和他似乎也並沒有什麼關係一樣；他只知道連長叫他跟着開差，他不敢告訴母親，就這樣，他和別的弟兄一樣，從多倫走了七天走到張家口，接着又坐上那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火車，就這樣，他離開了養育他的土地，迷迷糊糊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

火車無情的在廣原上奔馳着，它發出驚人的巨大的吼聲，像一匹不可想

像的巨獸，披着濃煙的長髮，如飛似的向前奔跑。

他們像一羣牲口似的被關在鐵閘子車裏，連小便也不被允許下車去解，火車一刻不停地飛跑着，上午過了宣化府，中午在下花園車站吃了點乾糧，等火車上滿了煤和水，他們又沿着不可知的命運的邊緣繼續前進，等他們一出居庸關，就聽見遠處大砲像雷一樣吼着，沒有一絲兒考慮，他們這一羣人就被拉上了火綫，朦裏朦腫的開了火，至於敵人是誰，他們當然不會知道，老實說：他們不過是一羣被趕上鬥牛場的野牛，只是盲目地衝向前去……

第二天，小爺就掛了彩，左膀子被打了一槍，他再也提不起那條七斤半的步槍，也沒有誰來問他的死活。只是隨着大隊潰兵朝着後面拚命的逃。

晚上，他遇見同莊的老周，當他看見老周的時候就哭了起來；那個人是個老兵油子，看見他哭得可憐，就帶着他開了小差，他們不敢走大路，連夜翻幾十座大山，打算從懷來縣走小路回家去。

那時候口外的胡匪更加多了，人們只顧了自己打仗，也沒有誰再來管這許多閒事，因此弄得無處無匪，鄉下既然這樣不太平，像他們這樣兩個人，又揹着兩枝槍，不用說，危險是隨處都有的。

就這樣走了三天，剛剛要出懷來縣境，他們遇見了胡匪，幸好老周認識裏面的小頭目，於是小爺也被逼着落了草。

他們這樣東闖西盪的混了六個月，小爺不免有點想起家來，在一次出動之後，他偷偷的換上了老百姓衣裳，帶着自己底幾十塊老袁頭想溜回家去。

他搭了駱駝幫，隨着那些客商慢慢地朝着多倫走去。就在這幫裏，他認識了駱駝張，他幫他們拉駱駝，上下貨物，和這羣駱駝也混得非常熟悉。

在家裏呢？自從小爺一去沒有音訊之後，趙奶奶哭得死去活來；她也去燒過香拜過神，然而始終得不到一點關於兒子的消息。

這可憐的老婦人，每天也沒有精神去打理園子。老實說：自從那顆星從

她頭頂的天空消失之後，她是再也沒有力量振奮精神來工作了。

在北方，幾乎是沒有秋天的，很早的，成熟的夏天一過，接着而來的，便是那寒冷的冬天；在這四無遮攔的廣原上，北風像一羣瘋狂的野馬似的到處奔馳。

她每天都坐在門口，獨自喃喃而語地看着遠方，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唸着自己兒子的名字和一些不相連續的話語：從早到晚都是這樣，她簡直是發了顛似的坐在大門口，一任葡萄架在北風裏凍斷了枝條，一任狗在園子裏用腳亂抓亂掏，她是無心於人世間的一切，現在她只有一個願望，就是盼望那離家很久的兒子回來。

在這一片荒涼的原野上，那個被老婦人盼望的人正走向回家的路途。

沉鬱的土地噤默着，被冰凍結了的河水靜止着，在四望無際的莽原裏，人類將是多末渺少而卑微的動物啊！他們一羣人在土地上移動，像螞蟻在砂

盤上爬行，那種搖曳着的身體，遲緩的步度，隨着時間在一分一秒地向後走着。

他們底臉上寫滿了停止的符號，他們是被生活折磨得夠苦了的人，像一只核桃似的，把他們感情的果肉隱藏在堅實的硬殼裏面；在旅途中，由於冬天的寒冷和大地上充滿了寂寞，他們只好像一羣影子，沒有聲息地行着。

凜冽的北風羣在廣原上奔跑，牠們是一羣頑皮的孩子，在水原上任情地戲謔着蹣跚於旅途中的行人，牠們和雪花做着捉迷藏的遊戲。

駱駝張坐在領頭的駱駝背上，他佝僂而且髻曲着像一個泥人，由於飢餓和難禁的寒冷，使得他連吸煙和喝酒的興趣都減低了；那個正向家鄉一步步走進的客人，也用同樣的姿態坐在駱駝背上，他把頭縮到野貓皮領子裏去，三塊瓦的氈帽也戴得很低，低到連眉毛都蓋住了，只露出一對滿懷希望的燃燒着的眼睛，看向暗雲下的遠方。在那裏，爲他準備着人世的溫暖的母愛。

他像一段枯木站在荒涼的大山裏，一動也不動地圍在駱駝背上，寒冷的北風從衣服領子和袖筒裏直鑽進來，冷得每一根寒毛孔都縮緊起來。

轉過那一道被衆人熟悉了的土崗子，多倫城的灰暗的輪廓映現在黃昏的暮靄裏，靜止的人們一看到故鄉的景色，一顆凍結得很久的心，馬上像冰雪一樣融化了；駱駝張照例的首先跳下地來，爲着坐得太久的緣故，他那佝僂的腰肢越更佝僂，迷茫的眼光也越加迷茫起來。他朝着後面的人們揮着手，這時已經有幾個人像落葉似的飄在地上了。

回家的人的心，這時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他用飢餓的眼光看向這養育自己的城市，當駱駝寬大的肉掌踏進睡熟的城市的時候，流浪得太久的人不禁落下幾滴快樂的眼淚來了……

他去時是那樣突然，像一陣煙被北風吹散；他回來得也同樣的突然，像一夜春風在依闕遙望的母親底心上，吹開了待放的蓓蕾。

母親爲他的突然來去落下不少眼淚，他絮絮叨叨地訴說着半年來的苦況，她試着用一種溫和的語調去暖活那凍結了的遊子的心。

希望的花在她底心裏又重新開放，明亮的星子，也重新在她底眼前閃爍，她覺得像一隻冬眠的蟲從冰雪裏醒來，從今天起，又看見了那和悅可親的太陽。

在昏黃的，拖着長尾巴的胡麻油燈搖曳的微光裏，他一面吃着那久已不吃的熱氣騰騰的油麵捲子，一面告訴母親這一段可怕的經歷；可憐的老婦人，像用心地聽着一曲悅耳的清歌一樣，她聽着孩子敘述着那可怕而慘酷的戰爭，在那被感動得改變了形象的臉孔上，流着一道因過度快樂而流下的淚水。

這冗長的敘述經過很久才得了一個結束，而母親呢？卻爲自己過份的快

樂而陶醉着；說出更多的話語。

北風在葡萄園裏發狂的怒吼着，它想把這寒冷的冬天吹走，爲人世增加一分溫暖——

三

母親底心是初春的朝陽，她很快的使得兒子底心溫暖——

那一顆流浪得厭煩的心，頓時安靜下來了，每天，他一清早就起來，把荒涼得不成樣子的葡萄園子加以整理；他一株株地把葡萄藤埋在溫暖的泥土裏，又到野外去砍了一些棗樹枝，拿來修補那已經殘破不堪的院牆。

園子的荒涼，每一處都增加了他自責的苦痛，那破敗的牆垣，零落不堪的園子，被餓得有氣無力的獃子狗……每一件事物都引起他無限的傷心，他下了決心，想用十倍的工作來彌補自己的過失。

爲着他離開家已經半年之久，葡萄的收穫是不能夠支持他底家庭渡過這漫長的冬天的，家裏儲存的糧食眼看就要吃光了，這對於他當然是最大的威脅。

他計算着自己帶回來的幾個少得可憐的錢，這一點點不義之財，如果擱節着用，也許還可以維持到明年春天；然而到錢用光的時候，以他底能力，又能替家裏賺到葡萄收穫以前半年的糧食嗎？當然，到了春天他可以去替人家打工，晚上，再來整理自己的園子；他底一切計劃只能做一個初步的假定，就憑這一點年輕人的勇氣，他想，至少不會落空到那裏去的。

春天一來，大地上都充滿着光輝。那發芽的長出可愛的綠色，那蟄伏的，重新又得到新的生命；人們經過這太長的北方的冬天，每人也爲自己的工作忙碌得忘記了疲倦。

是北國晚春的三月，大地上才看得見一星兒綠色，然而這綠色以迅速的步伐走遍這遼闊的廣原，不久，這塊沒有植物的土地上，立刻充滿了顏色和聲音……

斑鳩在樹叢中一遞一聲地喚着雨，白色的羊羣，像一片美麗的棠花開遍綠色的草原上；被囚繫得太久了的馬羣也在山坳裏放牧，被埋藏在泥土裏的葡萄藤也被人們掘了出來。

葡萄上了架不到半個月，它也生出嫩綠的新芽，等到新芽舒展成手掌的形狀時，美麗而修長的捲鬚也牢牢地抓住支持自己的木架子；這時，小爺白天忙着到錢家去開田，晚上回到家裏來，用手摸索着去剪不必要的繁枝，他希望的花絮在這個復蘇的葡萄園上，用盡自己的努力，去擔水，剪枝，除草……像一架機器似的不停止地工作着。

這工作使得他快樂，因為他如今才深深地感覺到，在這屬於自己的土地

上來流汗，是具有多大的誘惑力和安慰的。

母親底臉上永久掛着掩蓋不住的笑容，她好像在暗夜裏得到一盞明燈，同樣的，她也像兒子一樣把希望寄托在這園子上，她像一棵枯萎得很久的老樹，一朝又發芽開花，恢復了年輕時無窮的希望。

她擔心着兒子爲着過份的勞動損壞了健康，因此，她不時用安慰的話語恢復兒子的疲倦；爲他，做母親的也整天工作不停，她在做飯洗衣補衣之外，總希望騰出一點時間來，幫助兒子在工作上減輕一點負擔——縱然她所能的是那末少得可憐，然而她畢竟也貢獻出最大的力量來減輕兒子的重擔了。

人們往往事先替自己畫成一幅美好的圖畫，在這自製的卷冊裏，陶醉一時；然而在整個社會基礎日漸崩離析的情形之下，這個希望的泡沫，是無論如何也得被現實的嚴石擊得粉碎無餘的。

爲着過份的勞碌和過度興奮的快樂，小爺是像一頭牛拉着兩輛車子似的

他終於病倒了；在葡萄剛剛開花，虫豸正在猖獗的夏天，他得了很嚴重的疾病。初病的時候，自己還想努力地掙扎着不讓母親知道，等到他實在沒有法子再和疾病鬥爭的時候，只有讓內心的苦痛在磨折着自己和那日夜爲他愛心的母親了。

他受着病魔和生活的雙重壓榨，實在苦不堪言。他明明知道這時正是一年工作最緊張的階段，少做一步也不成的；幫人家的工既然不能長期請假，自己底葡萄園當然更不能任憑它再荒廢下去，因爲那是一家生存的命脈和唯一的希望。自從他離開家庭半年，他們所拖欠的債現在才算還清，然而今年的收穫，全靠這四個月的努力，可是他病了，試問這樣一重負擔，加在一個老婦人身上，怎能擔負得了呢？

他爲這問題苦惱着，覺得眼前一片茫然的霧，這霧橫阻着他一家未來的幸福，他目前的問題其實倒是非常簡單的：要嗎工作，一年的生活還有一星

兒希望；要嗎睡下去，一年的生活將達到一種不堪設想的境地。

做母親的呢？爲着兒子的突然病倒更加惶恐起來，她除了盡力擔負這葡萄園的繁重工作之外，還要到喇嘛廟裏去拜神求佛，希望保佑兒子早點痊癒；這是她底船，她底一切希望都放在這條船上，縱然這條船早已經是檣傾楫摧破爛不堪的了。

她替兒子煮着草藥，在紫煙很重的竈火前面，她一面流着眼淚，一面用那乾枯的手指，折斷着同樣乾枯的樹枝；她底眼睛裏充滿着空虛而且飄浮的光芒，她望着那個衰藥的破瓦罐子出神，好像已經把一切重托都寄存在這沒有知道的瓦罐子上一樣。

七月的塞外已經有很重的寒意，傍晚時分，大地早已沉睡了，只有那隨着早秋而來的草虫在園子裏高聲的叫着。天空中有幾顆微弱的星，在薄霧籠罩着的大地上看來，越發覺得微弱，只有那懸垂在東方天際的黃昏星，發出

略帶紅色的光芒。

病人躺在外間屋的破坑上，從半開着的門縫裏看出去，越更覺得這園子空曠得有點兒可怕；他想到假若自己一死，剩下這白髮蕭蕭的老娘，該怎樣渡過這無盡的未來歲月。他恨自己過去的鹵莽，爲什麼偷偷地跑到遠方去做一些莫明其妙的事，卻把老娘丟在這荒廢的園子裏，獨自過着不堪想像的可憐的生活。

他知道如果不是那一次的出走，這園子也不會荒涼到這般田地，同時老娘也絕不會用自己辛辛苦苦培植的園子，去抵押一筆高利的貸款，以致今年的日子這樣難過。

他深深地爲自己的年幼無知而悔恨，兩道眼淚在他底臉上無聲地流着：

.....

這時，竈房裏傳出老娘乾咳的聲音，但聽見老娘非常辛苦地搗動爐火和

折斷樹枝的聲音，不禁想到自己雖然回到家裏來，不但不能減輕老娘的勞頓，反而爲自己增加她不少的麻煩。他想從坑上坐起來，到竈房去料理自己的事，他勉強地用手支持着身子坐了起來，然而覺得身體的重量，遠超過兩臂所能負擔的力量，而且忽然覺得腦袋痛得像要裂開似的，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天地都在旋轉，便一頭又跌倒在土坑上。

那個做母親的這時正好從竈房裏走來，手裏顫微微地捧着藥罐子，在昏黃的胡麻油燈光之下，她忽然看見兒子倒了下去，這一嚇，幾乎把魂都嚇掉了，她忙得兩手一鬆，藥罐子就從手裏跌到地上打碎了。

她跑上前去，欠着身子從坑沿上伏起兒子的頭，兩顆大而且圓的眼淚，便從眼眶裏落了下來。

病人經過短時期的昏厥，他馬上醒過來了，睜開眼睛一看，自己底頭正枕在母親那隻衰老的乾枯的手臂上，不禁心裏更增加了十二萬分的難過；做

母親的呢？看見兒子睜開了眼睛，一顆心才算安靜下來，他帶着眼淚地低聲問着病人：

「你爲什麼坐起來呀？」

病人搖了搖頭，他把那潮濕的眼睛看着老娘，深深地歎了口氣。

「好好的躺着罷。」母親慈愛地說：「過兩天就會好的，病了的人不能着急，家裏的事我還可以馬虎支撐。」

人間最了解兒子的苦心的只有母親，他想到這，簡直連心都碎成一片片的了。

這樣躺了十幾天，做兒子的病總算好了起來，這不知道使得做老娘的該如何歡喜了；她整天到晚的工作，同樣的，整天到晚的沒有忘記唸佛，現在兒子居然能夠慢慢地在園子裏踱着，這對於她，該是多末大的一種安慰呀！

她盡量地設法阻止兒子去勞動，她不要他到園子裏吹風，雖然這些葡萄架上已經生滿了不少小蟲子，必須有人去一一清除的。

病人卻不聽老娘的勸阻，他總是梭巡在葡萄架下，用顫微微的手指摘掉生滿小蟲的葉子，然後丟到地下去用腳踩碎；他一步步地走着，把落下來的小嫩條放到架上去，將葡萄鬚纏繞在木椽子上。他仔細地檢查每一根木椽，看看能不能支持着重量；他又在每一串細小的葡萄上詳細審視，看看有沒有小蟲在葡萄上結網。他這樣愛護他底葡萄，正因為他底生命就寄托在這一串串未成熟的果實上。

母親呢？總像他愛護葡萄那樣地愛着他，她生怕風雨摧毀這一棵壯實的樹，這是她的生命，老實說：母親之愛護兒子，總是超過於自己底身體百倍不止的。

一切新的希望在這兩個可憐的人的心上重新萌芽，這正像一隻航行在黑

暗海洋中的小船，忽然看見遠處射來一綫微弱的燈塔的光亮。

時光飛速地前進着，那些成串的葡萄，已經把枝條壓得低垂下來，他們母子倆整天忙着驅逐鳥雀，挑除小蟲，同時又要忙着用綿紙把那已經帶了白霜的長長的馬乳似的葡萄小心地裹了起來；晚上，隨時都聽見那四條韃子狗瘋狂的叫着，每一次狗叫，總使他們驚醒，睜大着眼睛從葡萄株底下鑽了出來，抱着土槍看着黑暗的園子的每一個角落。有時狗叫得兇了，他們便要在廣闊的葡萄園裏仔細地查看一週；在葡萄成熟的季節，一個多月，他們都是睡在葡萄架下面的。

看看葡萄粒一天天的長大，他們的心裏希望的花所結成的果實也一天天的在長大；他們現在的敵人很多，除了鳥雀和小蟲之外，還要防備那善於偷摘葡萄的小賊的。

秋天一到，黃金色的夢就要開花結果了，這時那些葡萄商人，照例地老

早就到他們熟悉的園子裏來預定葡萄；可是今年卻出乎意料之外，來定葡萄的客人還不夠往年的一半，這在種葡萄的人們看來，真是有點爲他們自己的收成擔心。

爲着關內的不安靜，葡萄的外運自然受到很大的影響；這一連串的軍閥與軍閥的內戰，使得人民在奔波流徙的生活裏，再沒有閒錢來購買不一定需要吃的葡萄了。

今年的情形當然更壞，南口一帶的戰事非常激烈，這塞外和關內交通孔道被戰事封鎖了，自然使得關內關外的貿易無形中成了一種停滯的現象。

豐收的葡萄成串的在枝條上腐爛，堆成山的羊毛也在貨倉裏霉壞了，這些辛苦的農民，整年像牛馬一樣的工作，及至到秋收的季節，才發現自己一年到頭的忙碌終於成了一場夢，他們就跌到這生活的深淵裏再也爬不起來，失掉了所有的生存的勇氣，像一棵開滿了花的大樹，爲一夜狂風搖落了所有

的果實而枯槁……他們底希望的泡沫碰在現實堅硬的巖石上，一一粉碎了，來年的日子，可叫這一羣人怎樣過去呢？

趙奶奶底葡萄園當然也不能例外，他們母子倆對着這些腐爛在枝條上的葡萄流着淚，戰爭，戰爭，它破壞了千千萬萬人的幸福，它毀滅了千千萬萬個人的希望，它底意義到底是什麼呢？

四

窮人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了，連年不斷的打着內戰，整個國家都在火燄裏焚燒着；最初是鬧義和團，接着又鬧革命，鬧了沒有幾年革命，關外又聽說北京掛龍旗，大伙兒心裏不禁一高興，因為在他們看來，沒有天子坐龍廷，天下是要紛紛起刀兵的。

可是沒有屁大的功夫，又打了起來，聽說掛龍旗的人也被砍了，這真使

那些老實的北方人着實歎了好久的氣。可是時間稍微久了一點，大家也就忘記了這回事；他們真沒有功夫去管那些遠在天邊的閩帳，他們所留心的就是：今年的羊羣添了多少羊羔，馬羣生幾匹兒馬，再不就是葡萄上架和除蟲的事……他們不問現在是誰的天下，對於關內那些老是打不完的仗也從不發生興趣；有時他們也注意到關內的戰事，那只是看看影響不影響今年的收成。因為他們的附產物，大半都要靠着向關內推銷的，這些頭腦簡單的人們，除了和本身有切膚之痛的事情之外，他們是真能做到與世無爭的。

自從革命以後，他們覺得世界在不停地變着，雜糧的價錢在飛漲，租稅在不停地增加，而且每換一回旗子，一切的稅項又得重新繳納一次，甚而每次的稅都比以前的來得重，並且名目太多，讓人沒有法子來記。

另外還有些使人苦痛的事情也接踵而來，例如軍糧的攤派，軍隊的到處拉伕，土豪劣紳的剝削……這些重擔都一一壓在這些老實的人身上，叫人連

氣都喘不過來；這樣一來，平時日子勉強過得去的人家，都被逼迫得賣房賣地，本來就沒有什麼的人，更是窮得不見布絲，整年只能吃上一些薄薄的糊了。胆子小的人，只有歎着氣繼續在飢餓線上掙扎，胆子大的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落草爲寇，反正天高皇帝遠，先吃香的喝辣的，暫圖眼前舒服就算了。

趙奶奶的葡萄園也和別家的一樣，葡萄收來賣不出去，借來的錢又催着要還，再加上這個捐那個稅，弄得連氣都喘不過來，最後，她們爲着這個園子反而不如沒有的輕快，而且債務逼得沒有法子，就這樣把一塊經營了二十年的葡萄園賣給放利錢的周員外了。

兒子呢？只有給有錢的人家去做長工，母親呢？在城裏租了一間破房子，賣一點零星東西；然而就是這種日子也不能平靜地過下去，小爺被過路的軍隊拉了三次伙，都是半路上逃了回來的，有一次逃跑的時候，手臂上還

被打了一槍，害得趙奶奶連哭帶罵的吵了三個月，一直等到兒子又去上工，她才算把這件事情漸漸地忘懷了。

趙奶奶的眼福倒還不錯，在這短短的六十年裏，就是多倫城，她已經看見換了三種旗子了；在她底丈夫在世的時候，那時是掛着黃色的龍旗的，丈夫死了不久就鬧革命，龍旗下來換上一個五條破布湊成的五色旗；這一點已經讓她心裏老大的不快活了，她愛那個龍旗，不用說別的，單是那點子繡功就不是一個平常人做得出來的，而且還襯着黃緞子，外面鑲着絲穗，顯得多末堂皇而且大氣，比起那用布條子縫的五色旗，真不知相差得多遠。

可是沒有過上幾年，那種五色旗子被摘下來，然而換上去的新旗子，更讓她學得不痛快；一塊大紅布上補一小塊藍布，藍布上又補一個車輪子（原來她把那日輝當成了車輪子）；再一樣使得她對於新換的旗子不發生好感的

原因，就是每換一回旗子，日子就更加難過一天，在她那單純的頭腦裏，總認爲這是下了龍旗的毛病，所以不論那一種新旗子，她都是先有一種壞感存在心裏的。

等到換第四次旗子的時候，趙奶奶的歲數，似乎已經不允她把那些過去的事記得太清楚了；看起來，她底腦子已經變成一張白紙，對於過去，只存留着一些迷迷糊糊的記憶，她已經把五色旗和四色的滿洲國旗弄成一件東西了。

隨着四色旗而來的，她又看見一種紅膏藥旗子。自從這面紅膏藥旗子一出現，地方上的情形就變得更壞起來：天天都聽見拉伏和殺人，天天都看着火燒房子，年輕的人一個個的都跑到山裏去，城裏只剩下一些老頭子老太婆，帶着他們的流鼻涕的孫子，過着更艱難的苦日子——

從這以後，小爺也被逼得上了山，有時也托人帶了錢給她使用；每次有

人來看她底時候，她總是拖住那人不放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訴苦，要人帶信叫她底兒子回來。

她每天都是不住嘴地叨嘮着，重複而且單調的咀咒；她咀咒着那些殺人的人，咀咒着不停漲價的雜合麵和蕎麥麵，咀咒着那些騙她兒子上山的人，（在她看來，她底兒子就是被這些人勾引壞了的。）有的時候，她也咀咒她底兒子，因為他從不回來看望她，甚而有時連自己也在被咀咒之例，她恨自己爲什麼老是不死，孤零零地活在這個沒有一件事看得慣的世間上，真是倒霉已極。

漸漸的她逢人就罵，小孩子，老頭兒，日本鬼，她都一視同仁地罵；別人都把她當做瘋子，遠遠地躲開她，因此她更加氣憤，就用狂風暴雨似的話語拋向她所遇見的人。

塞外是沒有春天和秋天的，因着天氣的早寒和遲暖的緣故，差不多冬天

才去不久，接着而來的就是炎熱的夏；等到夏天一過，好像嚴冬又趕着到大地上來。

一過九月，廣原的綠草早都萎黃了，澄碧的天空顯得更加高不可及，馬羣和羊羣也漸漸的離開廣原回到圍子裏去；然而在這成熟與收割的晚秋，那北方人民的生活也跟着更加困難了。

趙奶奶的心情也隨着節令而更加惡劣了；她想起那些過去漫長的日子，愈發增加自己對於世界的不滿；爲着這一點，人們都說她瘋了，沒有一個人願意走近她，縱然在她極待別人來幫助的時候。

有一天晚上，趙奶奶正在家裏獨自嘟囔着罵街，那個慣常替她兒子送錢的人來了，他剛一進門，趙奶奶便撲上前去，連笑帶罵地撕着那人說道：

「你們把我底兒子勾引到什麼地方去了？快還我底兒子……我不要你們這些龜孫子的錢，我要問你們要兒子……」

「老奶奶！」那個人低聲地說：「妳別着急，聽我慢慢地講給妳老人家聽。」

「我不要聽你那些屁話，你們驅走我底兒子，還想再來害我這個不中用的老太婆嗎？」她惡狠狠地撕着那個人的衣裳領子，兩隻眼睛裏露出兇狠的光，那是像一隻狼被人打傷時的眼光一樣。

「妳聽我說，老奶奶。」那人更加細聲地向她解釋：「妳知道我們底日子爲什麼過得這樣苦？還不是那些小日本鬼子擾的；假如妳兒子在家裏，一定也被拉去做砲灰，這是妳在城裏已經看見過不少年輕人被殺的事了……」

突然之間，她又號啕大哭起來，她好像根本沒有理會到面前有一個人正在跟他說了許多話，在她那久已乾涸的淚腺裏，再也沒有眼淚爲自己可悲的身世哭泣了，她實在不過在形式上乾哭而已。

那個人看見它已經變成這種瘋狂的樣子，不禁搖頭歎息，這時，正好有

一個鄰居的老頭子走來，那個人就向他說：

『老伯伯，我有點事情托付您，不知道您願意幫助一下趙奶奶的忙嗎？』

『好的。』對方慷慨地回答：『只要我老漢能辦得到的，我是無有不照辦的。』

對方從懷裏掏出兩包東西，指着趙奶奶低聲地說：

『她現在爲着想兒子，看樣子快瘋了，這消息我實在沒有法子告訴她

……』

『我看，最好的辦法還是叫她兒子回來一趟，不然的話，這事情是非常難辦的；這幾天她是點水不入，整天到晚的哭笑不定……』老人說。

『如果他能夠回來就好了——』那個人歎息地說着，聲音有點嘶啞了。

『爲什麼……』

『他死了。就在上個月，他在土崗子那兒被日本兵打死了。』

「那末……你是來通知的嗎？」

「……………」那人點了點頭。

「你看她這份可憐樣子，要是知道兒子死了，咳……」

「所以我請老伯伯慢慢地勸勸她。」那人看見老人不說什麼，就把兩包東西放在破桌子上：「這是一包錢，大伙兒湊來安頓趙奶奶的，這是他底東西，拿來給趙奶奶保存……」

說完這話，那個人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這裏，只留下那位好鄰居，對着兩包東西和一個可憐的瘋狂的老婦人在發怔。

在那寒冷的冬天，風雪無情地吹括着，土崗子的附近添了一座新墳，新墳的旁邊，蓋了兩間窩棚。

窩棚外面，坐着一個衰老不堪的老婦，她爲兒子的死，就這樣寂寞的守

在他的墳前。每天，她一早起來，就燒一大鍋糊糊，自己坐在窩棚外面，斜靠着土牆看見車轍邊的新墳出神。如果有過路的人，不論是騎馬的拉駝騾的，她都跑上前去，死命地拖着對方坐下來喝一碗熱氣騰騰的糊糊。

駱駝張就是一個經常領受着趙奶奶感情的人，他知道她底身世和不幸的遭遇；現在，在她看着斜陽下山，呼吸着最後一口氣的時候，駱駝張正好也趕到這裏歇腳，他沒有看見趙奶奶好心地跑過來拉他吃一碗熱糊糊，原來她已經離開這老早就厭煩的世界，到另外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了。

駱駝張站了起來，他走進窩棚裏去，那一大鍋糊糊還放在竈上，揭開鍋蓋，熱氣便直噴出來，一只碗放在旁邊，看情形還是被人用過不久的樣子。

冰河封凍期

一

北風咆哮着像餓狼……

遼闊的草原上，天空顯得更低，大地也顯得更加遼闊了。在這極目的草原邊際，隱約地，淡黃色山的影子，勾描在灰暗的天的邊緣上，朦朧得像一朵與地平線連接着的暗雲一樣。馬羣被軛底主人們趕到廠裏去了，留下這一片無垠的草原，袒露着黃色胸膛的大地，靜等着冰雪的降臨。

飛狐口的凹陷的山坳，遠遠地望去，好像已經成爲天的門限，沒有雲霧的籠罩，大地充滿了冬天的烟霧，這北國迷人的景色的特徵，像剛出籠的熱

氣似的，讓人的視界縮短，呼吸急促。

風在無情無理地刮着，用它那無形的闊大的手掌攔着地面，草原發出瘖瘖的哀音，砂石隨着蠻悍的北風翻滾，地殼的每一根汗毛都連根在振顛；空中，連那最愛「打盤兒」的禿尾鷹和死愛聒噪的老鵠也躲藏起來，因此，空曠的草原越顯得空曠，寂寞的土地也越更顯得寂寞了——

桑乾河的河身，老早就凍成堅固的河牀了，像一面毛玻璃鏡子似的擺放在無聲的草原上；河牀上，那些沒有土地的人們，趕着雙套驢車的漢子，蜷縮在車沿兒上，把光面的老羊皮襖紮得緊緊的像一個大包袱，三塊瓦的皮帽子的耳朵也護緊了面孔，而面孔卻一大半埋在貓皮領子裏，只露出一對光亮的眼睛，看着面前無盡的沙河路。

駝鈴啞啞的在北風中哀鳴着，連聲音好像也凍結了似的散不開來，隨着猛烈的北風打了一個旋兒，就散得無影無蹤了。

金聲夾雜在車子排列成的一字長蛇陣裏，跟狗一樣地夾着尾巴不聲不響，像一尊佛爺似的端坐在車沿兒上，旱烟桿斜插在「搭包」裏，連抽烟的興緻全叫北風給刮涼了，他袖着手在打盹，繫着紅纓子的鞭子在風旋兒裏搖曳着，自動地做出恐嚇騾子的樣子。

一切都是沒有聲息，好像大地也睡着一樣，只有北風在蠻悍地吼叫着，追過了一字長蛇陣的車羣。

前面，一個瘦長的影子落到地上來，那樣輕，而且被風吹得有點兒飄搖不定，好像一片離了樹的葉子，在堅硬的地面上踉蹌了兩步，穿得厚實的套褲的腿僵硬得像兩根柴火，直挺挺的向前慢慢移動；爲着行走的不得勁，後面金聲的車子便趕上他。

瘦子回過臉來，帽子蓋齊了眼眉，一個又尖又紅的小紅蘿蔔鼻子伸出老遠來，稀落的鬚根上，凍結着亮晶晶的冰碴兒，濃而且白的哈氣從毛領子裏

冒出來，活像一把冒着熱氣的水壺。

「金聲，別他媽的淨猴在車沿兒上拉，下來活動活動罷！」

被叫的人好像全沒聽見，只用兩隻眼睛盯着對方，表示自己的存在。

「他媽的，猴在車上會凍掉了脚的。你還不下來，我動手拉了！」

對方說着就來動手，金聲這才把袖着的手伸出來一攔，一面報復似的朝

着那個人說：

「別他媽的充好漢了，眼看就快到臘月，地面全像鐵一樣，下來有什麼

好受？」

對方從懷裏掏出個小酒葫蘆來，用引誘的方式朝着車子上的人晃了兩

晃：

「別在車上裝大閨女，陪哥兒們喝兩口，暖和暖和，血脈一通手脚就活

絡了。」

金聲果然被引得跳下車來，也同樣地向前踉跄了兩步，瘦子扶了他一把，便站穩了身子，他把鞭子插在「套」上，用力地狠命擦着僵木的十指，哈了兩口氣，然後一聲不響地接過帶着體溫的酒葫蘆，揚着脖子喝了一大口酒。

「我說，這還是有娘兒們的好處，出外也有人照應，像我們這種光棍，就沒有你這種福份。」他噲了一口酒，含糊地說。

「你不也有那個二妞兒麼？花兒紮的人似的，不強過我們這個……」

「別他媽的胡浸了，等叫……」

因為聲音很低，風又刮得蠻厲害，下半截話便不能聽見了。

他倆併肩走着，在凹凸不平的砂石路上歪歪斜斜地閃避着北風的打擊，一邊在走，一邊在交換着葫蘆喝着酒。

北風越來越緊了，裏面還夾着冰碴兒，打在臉上生疼；袖筒裏，脖子裏全是冰冷冷的碎雪花兒，風在打着旋兒，砂石和冰碴兒也在打着旋兒，人底

心也在打着旋兒……

他們底身子向前傾斜成四五十度，艱難地舉起笨重的腿，然後又飄搖不定的踏在冰雪凍結的堅硬的地殼上。

騾子在打着響鼻，同樣困難地在北風中掙扎着，拖着沉重而跛跛呀呀的車子前進，夜色一步步地逼近了草原，人們底呼吸越加困難了。遠處，像一排煙陣似的伸向天空的枯林，也隱約可見了，他們更加用力地跨大了脚步，帶着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向着那被稱爲家的目標走去；身上流着汗液，黏着老羊皮，發出一種強烈的怪氣味來。

『又該去看二姆兒了罷！』瘦子喘着氣打破了可怕的沉默。

『……………』

『你不是在宣化府買了兩只銀耳墜子嗎？』

馬羣起了小小的紛擾，那些馬驟認出北風中帶着馬糞的乾燥氣味，牠們豎起耳朵地連聲嘶叫着和打起響鼻；這種不安的現象頓時傳染了這排成一字長蛇陣的車羣。於是一連串的馬驟的叫聲驚起萎縮在寒林裏的棲鴉。狗兒首先迎出村子來狂吠，一片喜洋洋的聲音，蓋過了狂吼着的北風，好像大地上一切冬眠的生物，一下子全都甦醒了似的，這機械的行列也馬上充滿了生氣。

車夫們都從車沿兒上跳下地來，揚着鞭子抽得『啪——啪』的一片山響，僵硬的脚用力地在地卜躑着，彼此打着哈哈。

遠處，黃色而低矮的城垣，在迷茫的夜霧中呈現在人們的眼前，打着呼哨的人在彼此應和着，車子的行列一點兒也不紊亂地，像銜着尾巴的魚羣似的，走進傾圮過半的醜陋的土坯築成的城門中去；人們底心像開了閘的水，完全被輕鬆的感覺佔據了的野性的漢子們，快樂而毫無目地的用鞭子抽打着

空氣。

所有的車子和人羣，到城裏就像一塊糖溶解在懷子裏一樣，連一點兒身影也不見了。

在這敞落的院子裏，四處散落着稻桿兒和穀粒，夏天的泥濘被大車壓出的零亂的轍印，還很清晰地留在這凍結的地面上；馬糞氣滲和着羊脂牛酪的酸臭，盪溢在沉悶的空氣中。院子裏交錯的車轍印上錯落地散放着剛下了套的大車，車轅用一根棍子支着，沉重的大豆口袋還是像小山一樣的在車子上堆疊着，麻袋上面蓋着一層白色的雪花兒，代替了昔日夏天的黃砂的位置。

車伕們把埋在領子裏的頭伸了出來，三塊瓦的帽子的皮遮沿也高高地翻起，兩條破布帶子像武生的雉尾似的搖來搖去；人們忘記了寒冷，忘記了怒吼着的北風羣，忘記了長途跋涉的辛勞，他們各自提高了嗓門兒，在推着阻

攔了路的伙伴們，在拍打着礙路的馬。

馬羣因着突然解放地除去了重負，便覺得滿身輕鬆地在抖擻着鬃毛和更加勁地搖着尾巴，有的甚而倒到地面上去打滾兒，有的在地上廝着噴泉一樣的尿水；一匹靛泥色的雄馬爬到白騾子背上去，便和騾子連咬帶踢地揪打起來……人們在罵着娘和妹子，用斗大的拳頭和鞭子在騾馬身上捶打。

座北朝南的三間土坯造成的房子裏，正散發着刺鼻的辛辣的濁酒氣，再滲和着胡麻油的令人鼻孔不愉快的味道兒，使人底呼吸也急促起來了。

火坑上，擁擠着年輕的車伕們，老羊皮襖敞開了懷，在熱氣騰騰的大蒸籠裏，用粗細不等的筷子夾着油麥捲子，有的正端着大海碗在喫着油麥餛飩兒，驅着寒氣的東西一下了肚，汗星子也從污垢很厚的皮膚裏分泌出來；房裏頓時被熱氣吞沒了一切，只有高座兒的胡麻油燈發出昏黃暗淡的光，拖着五尺來高的煙尾兒在熱氣中突突地跳着。

『金聲又到二妞兒家去了，這小子是他媽的二月的貓，我看八成有點兒思春咧！』說這話的是一個四肢過於粗大的人，一個非常不襯的小腦袋托在兩條高高隆起的肩膀上，粗眉，大眼，落腮鬍子，十足北方人的典型的臉膛兒，一面用搭襖擦着臉上的汗，一面粗聲粗氣說。

『你也別說，二十五六的小伙子，那有不想娘兒們的呀！而且二妞兒這樣花紫嫩繡的人物兒，別說金聲，就是連我這禿尾巴鷹也有點想打主意呢！』說這話的瘦子，外號叫做禿尾巴鷹的，把大海碗朝炕桌兒上一放，便搭訕着說。

『算了罷，我說禿尾巴鷹。』熱氣裏的聲音，看不清是誰在說：『你他媽的一提起娘兒們就高興，憑良心，你會有不中意的娘兒們嗎？』

『嚇！……嚇！……』人們洪大的笑聲在熱氣騰騰的房子裏響了半天也散不開，這巨大的山洪爆發的鬨笑，在房子裏嗡嗡着，房頂好像快要飛去似

的在笑聲中搖擺着。

是的，金聲沒有到房裏來，這年輕的小伙子什麼都不怕，他把騾子下了套上了槽，就繫了緊搭包，冒着凜冽的風雪到葡萄園去了。

二姐兒的老爸爸是看守葡萄園的工人，從小就繼了祖業，來扶持老當家的一個忠實僕人，高個子，身子有點兒僵僵，花白而濃密的山羊鬚永遠馴服地垂在胸前，一對慈善而且安詳的眼眸，不論看什麼東西或對什麼人說話，老是那末眯眯着發出親善的光；他看守這座葡萄園已經有六十年了，在這親手修葺了幾百次的破房子裏，他從牙牙學語時，便伴守着這座園。

園子座落在城外的白楊林附近，據說那是一個年深日久的乾了的河床的沙地，平坦，乾燥，這是種植葡萄最好的條件，因此，老主人便選擇這地方來開墾，種下葡萄。由於一代一代的努力，園子的面積和葡萄架的增加成了

正比例，這一個五畝地寬的園子，是方圓幾百里地方都知名的。

這兒是口外貧瘠的沙河地帶，這兒是被人們誇耀着含有許多故事的古代的『沙陀國』，他們底祖先都是沙陀國王的忠實臣僕，而這條乾涸的沙河地，據說當年正圍繞着那座改了樣兒的沙陀國的城牆呢！

這幾乎就是這片沙河地的全部歷史，其餘的細枝末節，當然也是公式化了的，成爲衆口一辭的草莽英雄的故事。

金聲頂着風走進了白楊林，雪花已夾在砂石裏到處飛揚着，夜的迷茫的枯林裏，只有他獨自個兒提着一盞油垢很厚的破車燈，在熟悉的沙河路上，以一個奔向洞穴的兔子的心情朝前走着。

葡萄園的四週種着沙地易於生長的蒺藜，生滿了針刺的細枝向外探伸着，在狂風中搖搖曳曳地，做出各種不同的威脅來客的姿態，到了園牆邊，蒺藜裏面的四五條壯實的獒狗，像一陣旋風般的撲向前來，隔着蒺藜發出

高亢的吠聲來；他用單手在嘴上打了一聲口哨，並且高聲地責罵着狗羣，狗們辨識到他底聲音，馬上停止了狂吠一變而爲哼着的歡迎聲了。

園子裏的小土房裏，射出一陣微弱的燈光來，接着是二妞兒那三月鶯啼的聲音：

『是誰呀？』

門外的人被這簡單的三個字弄得有點徬徨不安了，一種青春的活力在他心底泛起萬丈狂濤：

『是我，金聲。』

裏面有一種男子沉濁的低音，因爲在狂吼着的北風裏，聽不清在說些什麼；接着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走向園門，門好像非常懶惰的發出怪響來。

金聲走進了大門，在兩盞燈照耀之下，他像一艘滿載的貨車走了進來，高大的身軀好似一座塔，肩上抗着一個小口袋，氣喘吁吁地走向小土屋去。

那個慈善的老人正站在門口，對這夜間的不速之客表示出非常歡迎的樣子，他一面拍着金聲寬大的肩膀一面說：

「多陣回來的呀！到房子裏寬寬衣憩息一下好啦。」

金聲如同倦馬歸槽似的進了房門，把肩膀上的小口袋往坑沿兒上一放，順手解開了襟包脫下那件老羊皮襖，二妞兒接了過去放在坑頭兒上，跟着送上一碗熱氣騰騰的麵糊兒，金聲接過來喝了兩口，就坐到坑沿上去。

這裏就等於他底家，從十八歲他父母雙亡那年起，他就成爲老人的佳賓了，這個高大忠厚的年青人，像一隻野馬兒似的，在這裏是他生活慣了的草原。

老人底心裏，老早已打定主意把二妞兒許配給他了，可是這個倔強的十足北方村蠻的漢子，表示出非得賺到一筆足夠買幾匹馬和羊的錢，他是不願意這樣草率結婚的。

房裏同樣被熱氣蓋住了，在迷朦的蒸氣中，老人安祥地聽他談着張家口近來的新聞，不時發出一陣笑聲，二妞兒遠遠地坐在炕角裏，出神地諦聽着這個滿身充滿青春的力的誘惑的北方少年，談着那些永不可知的遠方的故事。

他們按照着一切幸福家庭的生活方式進行着，直到一個大難突然地降臨。

二

春天，草原散發着誘人的香氣。

三月的第一陣細雨落在冰雪封凍的草原上，水河融解了厚實的堅冰，無聲的草原打破六個月的寂寞，老鷹又開始在天空打着『盤兒』了。

天空澄碧得像南方的海洋，潔白的雲片疏落地在大壁上，如張起白帆的小船在靜靜地滑行；桑乾河裏的冰碴兒隨着初漲的春水向下流着，餘冰發出

輕微的磨擦的聲音，斷絕了涉水而過的車子的行列。萎黃的草原已有嫩綠的細草在抽芽，它們是以驚人的速率在生長着的，因此，草原的顏色變換得非常得快，使一個旅人不能不生出時光迅速的感覺。

一切都在生長的過程中前進着，時間也在不停止地前進着。

草原雖然充滿了春天生長的氣息，可是在人的世界裏，却永遠沒有春天；他們不分四季的勞碌着，春天對於他們根本沒有溫暖的感覺。是的，春天是不屬於他們的，幸福也是永遠屬於另一批人的，幸福原本就不屬於沒有土地的人們的呀！

在冰河解凍期之前，金聲就被主人吩咐到張家口去了，他無可奈何地被迫着離開了那個並不是他家的家，坐在雙套的騾車上，載着去年收割的糧食趕送到省裏去。

他牽腸累肚的離開那座憂鬱的葡萄園，懶洋洋地揚起了帶紅纓的鞭子，

隨着那永不改變形態的一字長蛇陣的重載車羣，向着尙未解冰的河牀走去；驟馬在無精打彩地走着，頭馬的鈴鐺在淒涼的有節拍地響着，被迫使着離開家的漢子們的心中，都沈甸甸地像放了一塊鉛，誰也不再唱歌，因為他們都知道這一去，起碼要等到河水融化盡了，才能重返草原的咧——

三個月的流浪生活，整整一百天的飄浮不定的靈魂又該來一次不算短的受難了。

春天，誘惑人的春天咧。

草木在滋長，斑鳩在飛鳴，雉鷄在交配，連雄狗全都亡了魂似的去追逐雌狗哩……可是這些青春的生命力旺盛的壯男們，却被迫着離開溫暖的家，到一個沒有春天的地方去流浪；憂鬱的暗雲籠罩着每個離家人的臉上，遠遠地，在那白楊林的深處，一陣顫抖的，淒涼得令人下淚的女高音在唱着：

「哥哥出西口呀

小妹妹也難留啊！

手拉着小手手

送出那大門口——啊！」

這是二妞兒的聲音，誰都熟悉的三月間芳泉似的哀音，金聲好像沒有聽見歌聲一樣，他只是兀坐在車沿兒上，眼睛不移動地看向前面，前面那橫絕人間一切柔情蜜意的河水，即將解凍的河水啊。

沒有誰和他開玩笑，大家都沒有開玩笑的心情，他們也各自有一段淒涼的回憶呢。

車子的行列緩緩地前進着，歌聲像五月的春風，逐漸的越遠越低了，轉過另外一帶白楊林，人們底心頭只留下一個家的記憶和方向了。

在寂寞的草原上，自從車夫們成羣結隊的一批批的離開之後，這地方就更冷清得怕人了，過去那些喝醉了酒大聲唱着山歌的人沒有了，抗着土槍在雪地裏追狐狸的人也沒有了，不單沒有人，連馬羣也都離開廣大的草原，向着張家口去集中了……這裏，祇有嘆息着的老頭子和老太婆們，因着春天一到，骨頭越發的酸疼，而加多了歎息的次數，小孩子們在草原上放着賸餘下的太老和太小的馬羣和羊羣，女人們則忙碌着，在難於生長植物的沙河裏，種上雜糧和番薯，而這些沒有保障的土地，是隨時會被春汛吞沒的，她們除了勤勞地紡織之外，只能在這沒有保障的土地上工作着。

二妞兒獨自個挑着水灌溉這寬廣的葡萄園，過去，這些葡萄是有金聲替她灌溉的；不，金聲每天都陪着她到河裏去挑水，在河裏，他用石頭在凍結的冰牀上打開一個洞，他們兩人就在這冰窟弄得吸滿了水，然後兩個人挑着

水桶追逐着，笑着，鬧着，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葡萄都澆完了。澆完了水，他們又一回到白楊林裏去拾乾枝兒，有時金聲在沒有人望喻的時候，也會爬到樹上用斧頭斫下大杈兒的；可是現在呢？金聲走了，雖然他不久還會回來，然而這一份重擔子，目前却要她獨自個兒來擔的。

她淒涼地坐在河邊的石頭上，聞着山花初放的清香，四月間的河水帶着落花和青草向下流着，四月的林中有鳥在鳴唱；草原上已換上嫩綠的顏色，遠遠地，隔着河望去，像一大塊綠絨氈子似的平鋪在澄碧的天空之下。

他總該回來了罷？河裏的餘水也漸漸地減少了，昨天有人回來，那個前村的獨眼的大個兒，不聽說已經從張家口回來了嗎？不知他碰見金聲沒有，如果碰見了他，想必會有什麼口信兒帶回來的，往年不也有過這樣的事嗎？

他總該回來了罷？那四月的春風輕輕地吹拂着草原，吹拂着青春的少女的心在跳動着咧！

她歎了一口長長的氣，然後慢慢騰騰地站了起來，挑着滿擔的水走向那座葡萄園去。

葡萄園也充滿了北國晚春的新綠，小徑上，芊芊的細草芽開始茁生着，如果金聲一回來，該又捲起袖頭去鋤草了，然而現在，不用說去鋤那滿園的荒草，單是這剪卻細枝的工作，就不是他們父女所能勝任的事，他們加倍努力地工作着，而且等待那一個應該回來的旅人了。

老頭子獨自坐在土房外，他佝僂的身軀，爲着春天的到臨顯得更加佝僂了，手裏的竹煙桿裏早已熄滅了火，一塊火礮石懸掛在襟包上，靜靜的，好像放在桌上一樣的安靜。他不咳嗽也不歎息，眼睛只是用力地注視着地面，好像這眼前的沙地裏失去了什麼東西。

他嘆息着自己的衰老，嘆息着女兒的無依，歎息着去年葡萄的收成量的減少，歎息着年輕人性格的易於轉變……他這樣的追憶着往事，愈更覺得世

界在變，人在變，土地也在變了；而他自己却又衰老得幾乎不能再工作了，主人是否再要他看守這座世代相襲的葡萄園呢？

他沒有兒子，自從收容了金聲在家裏之外，那幾乎是將自己的一切希望附托在這個青年人的身上了，然而前村的獨眼龍却明明告訴他，他在離開張家口的前三天親見金聲因着販賣鴉片被捉到衙門裏喫官司去了。

這該是多末慘酷的消息啊！在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眼看自己辛辛苦苦種出的樹，結的果子却是苦澀不堪的；而這棵樹，他曾經以全生命來愛護和培植的，甚而還想連自己那葛羅似的女兒也委託給他的，卻去做出這樣不名譽的事。他想到這裏，頓時覺得摸索了一生的路的盡頭，卻是面臨着萬丈深潭的懸崖，一片茫然淒涼的暗雲，將眼前的一線光明也遮蓋了。

二妞兒挑着河水，氣喘吁吁地走進園來，她看見父親陰沉着臉憂鬱地坐在房門口，不覺停了步子向老人看了一眼；他呢？並沒有發覺有人在看他，

還是一動不動地注視着地面在沉思。

「爸！」她放下了擔子跑上前去：「您底咳嗽好了點麼？」

「……」老人點了點頭。

「爸！」她半跪着伏下身來：「您覺得不舒服嗎？天晚了呢！」

「……」老人搖了搖頭。

「您這是幹什麼呀！」她不禁有點奇怪了：「一個人坐在這裏發愣，瞧！烟全滅了。」

老人緩緩地搖着白髮蕭疎的頭，臉上的皺紋更加多了

「咳，孩子！」幾滴老淚落在沙地上：「金聲在張家口喫了官司……」

她被這話驚恐得站了起來，眼睛睜得大大的，停了半晌，才慢吞吞地

說：

「吃官司，您聽誰說的呀？」

「獨眼龍告訴我的，他剛才來過，說是親眼看見官家從金聲的襖包裏取出鴉片，就被人家用鐵鍊子鎖去了。」

聽的人怔怔地停在那兒，像是靈魂脫了殼一樣，半天半天她才結結巴巴地說：

「我……我想他不是那種人，金聲……金聲他不曾做出那種犯法的事，他，他不會，一定不會……像他那樣老實的人……」

「我想他也不會……」老人補充了一句，然而却又搖着頭，表示對於這種判斷的不信任：「可是……這話也難說。我催過他，叫他趕緊圓房，我想他或許……」

「他不是說過，沒有錢絕不……」女兒覺得話急了脫口而出，不由兩朵紅霞直飛上鬢角。

「可是呢！」老人在自言自語：「金聲不是那種沒有出息的人，他有志

氣，一心要賺錢買房子和馬騾……可是，可是也難說，也許我催逼得太緊了，也許……」

「您說他就會……」女兒仍然說了半句，爲着自己和金聲還沒有明確的身份。

「我想那不至於。」老人又惑然了，他再搖着頭：「可是現在的年輕人，有誰保得住呢？」

女兒茫然地站在那裏，她了解金聲，然而可不了解這個世界；這個世界老實說真有點奇怪得可怕了，而她呢？只在這世界的一點上生活了十六年，對於其餘那些恍惚迷糊的世界，她只間接地聽到過不少可怕的傳說。

她了解金聲，而且非常的信任他，過去對於他的一言一行，都認爲是無可非議的真實，她不相信像金聲那樣一個老實人，會大胆去做犯法的事，可是，分明又有獨眼龍回來報告他被捕的事實，而且據說還是親眼看見的；這

該怎樣來解釋呢？那樣一個老實人，說話從來像一顆釘子釘在木頭上似的誠實漢子，他會犯法嗎？然而獨眼龍也不是瞎話流舌的人，他也和金聲一樣的忠厚而且誠實，同時又和金聲的交情很好。

老人底心裏也有同樣的感想，就這樣糾纏着，他們父女兩個同時在解着這一個老是解不開的繩結頭。

外面，遠遠的有大車壓着砂石的「軋——軋」的聲音，隔着白楊林子，很清晰地送進這孤獨的葡萄園裏來。

「你去看看，又有人回來了！」老人好像從夢裏被驚醒一樣，根據經驗，那一定是有大批的騾車新近回到這兒來的。

二妞兒像一隻出籠的鳥兒似的，急急忙忙地走出大門，看一看四下裏沒有人，便像一陣旋風飛也般的跑到白楊林裏去。

這時，遠處的馬嘶聲響成一片聲音的海，間或的，夾着男人們喝斥馬騾

的聲音；接着，爲了二妞兒跑得離車路近了的緣故，連男人們表示快樂的打着口哨和抽着空鞭子的尖音，也響遍了這空曠的春天的草原。

二妞兒快到城門邊的時候，車子和人們早就落了店了，她只得平息了呼吸，用袖口兒擦了擦臉上的汗，順着車轍路慢慢地走進城裏去。

德順棧的門裏，早成一片蒼蠅堆，亂閃閃的，人聲和馬聲交織成一片煩囂的音樂。

二妞兒擠進了人羣，她在男人中間找了半天，也不見金聲的影子，她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表示對自己底眼睛不信任，她還要再找，好像也許是金聲故意躲着她似的。

『二妞兒。』有人叫她，她回過頭來，看見是那個外號叫沒毛鷹的瘦子在喊她。

「你老遠地趕來幹麻呀！」

她討厭這傢伙，賊古溜溜的眼睛，可是今天爲着打聽金聲的消息，就不能不理他了：

「我來看看。」

「這兒有什麼好看？」瘦子嬉皮笑臉地說：「左不是臭騾子和拉塌馬。」

「哼！」她把嘴唇一癩：「你道我是在王爺府裏用金葉子包着長大的啊！」

「噯！」又有人接上說：「我知道。」

她回頭一看，同樣一副不正形的笑臉，馬上回了一句：

「知道什麼？知道還不快偷着吃嘍！」

「就是要吃嘛！」那人上前一步，賊骨頭相地伸出手來，她退了一步，從

男人的重圍中闖了出去，爲着表示出氣，就用力地朝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後面飛來一陣山崩石裂的笑聲，有人在說：

「是來找金聲咧，真不要臉！」

「金聲麼？」又有誰提高了嗓子說：「做了賊啦！」

她氣的恨不得想要返轉回去，在那人臉上打兩巴掌，然而自己一個女孩子，是沒有法子和他們一羣男人鬥的，因此，她只得氣沖沖地跑出城去。

城外已經是沒有行人了，黃昏的晚霞都變成深暗的顏色，北方的春天的草原上，正散放着迷離的煙霧，對面的白楊林子，像一張紗屏似的遠遠的張在那兒；她也沒有心情去細看這原野的景色，只是一邊想着心事，一邊急急忙忙地朝着那寂寞而又淒涼的葡萄園走去。

老人用手杖撐着身體站在門外，他一看二妞兒獨自回來，心裏便雪亮似的明白了，連忙顛聲地問道：

「金聲呢，沒有回來嗎？」

她什麼話也不能再說，喉嚨裏像塞住什麼東西一樣，只是對着父親搖了搖頭就跑到房裏去，她底腳剛進了房門，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似的掉了下來，喉嚨裏一癢，一股辛辣的東西從嘴裏噴了出來，她頓時覺得天地倒了個過兒，什麼東西都在旋轉，她大叫了一聲，眼前一陣子發黑，直栽到地上去

三

二妞兒躺在坑上，她從敞開的門口看向葡萄園。園子裏是一片綠色，現在是夏末初秋之交了。門口的兩棵海棠樹上，早已懸垂着火紅的長柄海棠，幾棵棗子樹，也結滿了酸棗；遠處，那個迎門的大葡萄架下，有兩個人在那兒工作着。

獨眼龍爲着和金聲的交情很好，加之平素跟老人是酒友，因此在自己忙過了下地之後，便自動地跑到園裏來幫忙；在北方的下層社會裏，本來是非常重義的，他不能看着金聲落了獄，妞二兒又在生病，便忍心讓那和善的老人來負擔這一份他所不能勝任的工作。

他委實過於老得可憐，而且害着嚴重的風濕病，背脊佝僂得不能挑起一担沉重的水桶，這樣寬敞的葡萄園，假若任牠荒蕪下去，那末，園主一定會把他們父女趕到外面去的。那個肚大腰圓的主人，雖然讀了一肚的聖賢經傳，可並不能原諒兩個無依無靠的可憐蟲的。人總是這樣一種互相吞嚼着的動物，他們從不會念及別人過去的勞績的，當他已不復能再像一頭牛去工作的時候，只有被主人看成一個既沒有用而且妄費草料的東西了。

獨眼龍在葡萄架下面，澆着他那高大的身體，用剪枝的大剪刀，在刈除着不必要的細枝條兒，老人呢？就坐在矮凳上，用那昏花的老眼，去辨認葉

上的蚜蟲，用手摺下來放在地上踏死；關外的葡萄架是和北平一帶不同的，粗大的葡萄幹向四面生長着，形成一個噴射的形狀，人們就用粗大的木頭枝架着粗幹，與南方搭成蓬蓋的樣子完全不同。

葡萄成串地吊着，爲着過於豐實的緣故，常常使得細枝垂下來，這種有名的口葡萄，長大得像馬乳一樣，因此就叫着馬乳葡萄，這也非江南小而酸的葡萄所能比併的。

二妞兒看着他們在那裏，一面工作一面向着飛集的鳥雀做出恐嚇的聲音，可是那些鳥雀，在被聲音驚起之後，又重新落到葡萄架上去啄食碩大的葡萄粒，她就恨不得立刻爬起來，去幫助他們驅逐那些討厭的鳥雀。

她剛掙扎着坐了起來，馬上覺得一陣強烈的心悸，頭腦昏沉得再也不能支持，便又重新睡倒在枕頭上了。她是一個十足北方型的少女，性格堅強不屈，吃得苦想得重，並且在別人面前從不示弱的表現出颯颯，對於工作，她

隨時都想要爭取，甚而隨處都表示自己的能幹和堅韌的性格，她不願意別人帶有憐恤的幫助她，就連對金聲也是一樣。可是現在她病了，病得這樣沉重，連下牀都需要別人來扶着，她是被病逼迫得離開了工作，而希望工作的心，是如何不留情地在鞭撻着她呀！

她靜靜地躺在炕上，一任希望工作的心情責備着自己。

她是這樣一個人，以自己的一生的希望寄託在金聲身上，然而他，卻背瞞着做出這樣丟人的事，使得她像在茫茫的大海裏，操着一葉孤舟，而這條船，是破壞得即將沉沒的了，在沒有人援救的生活的海洋上，她竟一籌莫展地倒下來。

毫無疑義的，金聲的犯罪行為在村中所引起的影響是多末大，從獨眼龍的談話裏，可以知道他們現在已經成爲物議的中心了；她目前固然因着生病，不會聽到那種談論的，可是畢竟離不了這個狹小的天地，就像一棵植物

一生都固定在它最初植根的土地上一樣。她知道，只要她一天存在這世界上，金聲所帶給她的這種侮辱是一天不會消滅的，他們雖然連夫妻的名份都還沒有建立，可是在這人，事，地，物都在守舊和一成不變的小宇宙中，是早已把她和金聲的一切非常密切地聯繫在一起的，這正像一株蔦蘿依附在大樹上一樣；不用說，金聲就是那棵樹，而她呢？正是那棵可憐的依附於這株不幸的樹上的蔦蘿，他們之間的關係，既然是如此的建立了，便不能再隨着任何一面的意思有所改變的，如果蔦蘿所依附的那棵樹死了，那株蔦蘿也要經其一生的死守着那棵死樹，如果那棵樹上生了蟲，當然，這種蟲殃她也必須分担一部份災殃的。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限制了她的，同時也限制了像她這樣千千萬萬個不幸的少女；她雖然有勇氣和毅力，然而那是指着對於工作來說的，至於面對着這可怕的社會，卻弄得一籌莫展，只能一任固定的法則來支配她了。

雖然這樣，她依然不懷恨金聲，這使這血淋淋的事實已經非常真實地平擺在她底面前。她始終不相信像金聲那樣一個老實人，會做出販賣烟土那種不名譽的事，她之相信他，正像孩子的相信母親，一切所有的忠實的妻相信她們老實的丈夫一樣。可是事實卻不容人懷疑，縱然她心裏生出了一萬個假定，然而這一萬個假定，最後還是一一被無情的現實逐漸地各個擊破了，在她底腦際，起伏如波濤澎湃着的思潮，這每一個思潮所湧出的浪花，又都一一地碰碎在現實的巖石上。

她痛苦而且懊惱，悲哀又加憤恨，她恨這世界，恨這世界所有的人，連金聲和她的父親甚而自己，恨不得一下子都隨着天地一同毀滅；可是，她又原諒他，相信他，甚而可憐他……好像一個慈愛的母親，對於自己闖了大禍的孩子一樣。

她流着淚，發着高熱，以一個聖處女純潔的心靈，爲一個帶罪的人懺

悔——

夏天的太陽從樹隙裏斜斜地射進一綫微弱的光芒，枝頭的小鳥在婉轉的鳴叫着，果實的香氣隨着未消的暑氣瀰漫着矮小的土房，這北國的沙地所吸收的太陽的熱燄，正大量地散發着難於忍耐的酷熱，遠處，一個女子的歌聲隨着晚風送進房來，那多情的聲音，在二妞兒這時聽來，將成爲怎樣一種諷刺的聲音呀：

「入山看見藤纏樹呀，

出山看見那樹纏藤啣！」

藤死樹生纏到死哪，

樹死那藤生死也要纏啣！」

順着夏日的晚風在飄送到四方的流水似的聲音啊；愈加使得她聽見引起一種刺耳的感覺，於是她也不管天氣怎樣熱，就拉過一牀被，連頭帶腦地蒙了起來。

在那個三月的多春思的日子，金聲正忙於購買一些小飾物，準備河裏的冰一融化，便隨着衆人回到那個並不是他底家的家去。張家口的市集上，非常熱鬧地擁擠着趕集的人羣，水果攤子上陳列着大串的葡萄，通紅的山楂和沙果，胡桃的嫩綠夾在鵝黃的鴉梨中間，更顯得十分的誘人；而最多的，堆積如山的，從四面八方運來的駝毛、羊皮、狐皮……也正在各自找着它們可以傾銷的主顧。金聲卻無心於這些北國隨處可見的事物，他底心中，卻想着設法購買一些來自關內的廉價的衣料、蛋粉、雙妹頭油，終於他買了一件紅色的蘇紗衣料，一盒蛋粉和兩瓶頭油，並且忍了心痛的買了一對花樣非常滿

意的銀鐲子，才覺得這次回去，可以使得二姐兒心裏高興一點。當然，如果他不要買這些東西回去，無疑地，她也會同樣的高興來歡迎他的，可是爲着一種異性間的互愛心理，他總覺得這些東西，是由於他底努力獲得的，便興起一種傳統的男性的快樂了。最後，爲着表示不偏愛起見，他也替那位和善的老人買了一個京銅的水烟筒，那當然又花了他一大筆錢的。

他非常簡單而且吝嗇地吃完了午飯，便和同幫的伙伴們趕着騾車離開了市區，準備一同向着那快樂的歸途走去。

南門的檢查站，非常擁擠而且嘈雜的聚集着許多商人，檢查得比往年都要嚴格，而且一走進檢查站的木棚裏的人，就不能隨便地退出來，因爲站上派着十幾名荷鎗實彈的警察在巡視和監守着。

金聲隨着伙伴們下了車，夾雜在擾攘的人羣中走進了檢查站的木棚，就像羊羣一樣的馴服牧者的鞭子似的馴服於警察們穿着皮鞋的腳了；他漫無目

的地被推了進去，像小船被巨浪撥弄着不能自主；他東張西望地看着檢查站上翻箱倒櫃的情形，毫不注意到自己肩上的襍包，這時，有一個矮個子商人站在他後面，看着這嚴密的檢查，臉上的神色便顯得很不自然，終於那個人把一小包什麼東西，塞進金聲敞着口的襍包裏去，等到檢查員從金聲底襍包裏搜出那個小油紙包，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包足夠半斤重的烟土，就這樣，他被警察們頸項間套上一條粗鐵鏈子，不由分說連打帶踢地把他像一頭牛似的拉了進去，那個襍包裏的東西和「腰裏硬」裏面的錢，就在這種拳足交加的混亂狀態之下，溜進警察的口袋裏去了；這一下子可把金聲苦了，他辛辛苦苦地積存了四年的八十多塊「老袁頭」，那準備買田產和娶老婆的八十塊血汗錢，也就隨着人們的拳腳不翼而飛了。

日子像水一樣地流着，眼看這可愛的北國的春天就過完了。

每天每天，金聲都在那不堪想像的潮溼而且臭氣薰人的牢裏，和許多莫明其妙的犯人鎖在一起，白天，他底腳上帶着鐵的腳鐐，被驅使着做那沒有報酬的苦工，晚上，因為他沒有錢——其實他底錢全被警察搜去了——就被牢卒鎖在尿桶上，佝僂着身子直到天亮，那股令人發嘔的尿氣，薰得他直流鼻涕和眼淚，犯人們屙尿的時候，尿星子便毫不吝氣地噴射他一臉。如果有其他的犯人代替他底位置，那末便被一條長鐵鏈將十幾個人的頸項鎖在一起，就這樣平躺着，每人都被鎖在坑沿上，想翻個身都不成。

他被憂鬱苦惱着，像被鞭子抽打着一樣，雖然在他看來，鞭子的抽打倒比這種莫明其妙的侮辱，來得易於忍受一點；他不傷心這非人間的地獄似的囚禁，反之，他卻傷心於那無辜的代人受過的罪名，污蔑了他純潔的靈魂甚而污及另外一個純潔的少女的靈魂。他知道，他的落獄會帶給她一種多末大的侮辱，他並不是怕她收回愛；相反的，他倒是希望她爲着保持自己的少女

崇高的名譽，收回那曾經愛過他的心。他這樣苦惱着，一天天的忍受着，那被壓榨了的幾千年傳統的忠實馴順的善良性格，使得他安心地等候出獄的機會到臨，只要他被放出這吃人的地方，便決心立刻到關裏去，他羞於回那個聖潔的葡萄園去，在他看來，自己已經骯髒得再也不配到那個可愛的地方去了。

『放風』的時間一到，總是被派着去做那最笨重而吃力的工作，也許由於他那高大和有力的身軀罷，再不就由於他的沒有孝敬獄卒的緣故，可是他那順從一切的性格，使得他勞動得日愈消瘦了；他不單受着獄卒的支使，甚而那些無惡不作的『老監』也都在支使他，在犯人中間，他担任着最煩重的的工作，慢慢地，竟然在『老監』和『死囚』吃大烟和賭錢的時候，都要輪着他來侍候了。

對於他，這當然是一個莫大的侮辱，在他底認識上，那些人們的行爲和

罪名，至少該被認爲世界上最不名譽的人，可是現在他卻必須受到那些平素被他最看不起的人的役使，這是爲了什麼呢？追究的結果，便是因爲他沒有錢孝敬獄卒，那些人們，卻在獄卒身上花掉大批的錢，而他卻是替那些萬惡的出錢的犯人們去服役的，在他愚昧底的心裏，該興起一種怎樣的感覺啊！

在這種情勢之下，便生出一種想設法逃獄的念頭，然而在這樣的環境裏，他是沒有方法逃出這種法律的範圍的；固然，只要他能夠逃得出去，也並不一定要在口外安身，憑他這把子身子骨，到關裏去還不能混兩碗飯麼？可是他不能，也不敢，至少爲着那傳統的懦弱的性格。

他並不是弱者，在內心裏，也同樣地潛伏着人類反抗無理壓迫的本能，他要反抗這種壓迫，只不過在某一些觀念之形成上，使得他不敢於大胆地顯現那盲昧的行動罷了。

在獄裏，他又渡過炎熱的夏天，爲着飲食的欠缺和工作過度，那強健的

臂膀日漸消瘦了，那隆起的胸部也不再在衣服下面高突着了……這種非人性的生活折磨了他，吃着他底血，吞着他底肉，傷害着他那高潔的靈魂；他是一頭健壯的牛，如今在鞭撻和過度的勞作的生活中，連一點點豆料的營養也沒有，那能不日漸消瘦下去呢？

他整天爲苦痛所咬嚼着，不是肉體而是靈魂上的苦痛，他怎能使這不名譽的罪名，使得那一個純潔的少女的靈魂也受到這種污穢呢？

他雖然不懂得這一些，然而卻本能的意識到這方面；他不申訴，因爲在這世界裏申訴也是無濟於事的，直到有一天他覺悟了，便會站起來，毅然地打碎這無理的鐐銬，推倒這頑固的鐵門，像旋風一樣地回到自己的天地裏去。

總有這末一天，那不會太遠了——

槍聲巨烈地響着，大地像害了羊癩瘋的病人似的在顫抖，漆黑的夜，沒有星光的天空，被火光照耀得梁上昏黃的閃光。

城市沸騰着，人羣擁擠着，騾馬長嘶着，車輪轉動着……

大街上，秩序亂得一塌糊塗。車與車相碰，馬和馬亂咬，人跟人相擠，所有的有生命的東西，都在設法最先擠出城去，脫離這即將受難的城市的懷抱。

謠言像波濤一樣的汹涌而來，據說青龍橋的日本騎兵已經過了康壯和上下花園直逼宣化府了；甚而還有人說，已經進了宣化，並且在城裏燒殺搶掠，這樣一來，平時一般遊手好閑的地痞流氓，就起來乘火打劫。零星的搶案剛一發生，有計劃的動作也就隨之展開了，於是，牢獄的附近便首先發現

槍聲；槍聲一起，那情勢就越法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有人說日本的便衣隊已經進了城，另外又有什麼謠傳，說是響槍的就是便衣隊。這不經而走的謠言竟然像生了翅膀一樣滿城亂飛，不到半天，全城都傳遍了日本便衣隊進城的消息。

監獄裏的死囚和殺人犯，首先起來響應，幾個和外面救援的搭好了線，使用事先預備好的手溜彈去向獄警開火；一時呼哨和叫喊的聲音像天翻地覆似的裏應外合着，獄警被手溜彈轟得死了一大半，接着，外面的人又用手溜彈把監獄的鐵門炸倒，於是裏面的犯人便像瘋狂似的，輪流着用埋在牆角的鏢子打開了鐵鏈，各人舉着桌子腳和板凳腿一路打出門來。

獄警們在牆角裏向朝着大門跑的犯人射擊，被子彈打中的人，便立刻倒下去在地上滾着，後面的人又踏着未死的人的身體向前衝去；金聲起初被這突然而來的事變嚇得縮在角落裏打抖，及至被什麼人用腳踢了一下，才想起

了非乘這時衝出去再也難得自由，便也打碎了腳鐐擠進了人羣。

死屍擁塞着獄門，逃出去的犯人還是很少，犯人們在清醒一刻之後，便找到困難的原因，於是有人提醒衆人，用手溜彈向獄警攻擊，金聲也跟在後面，興奮地拋着磚頭；在獄警抵抗微弱的時候，外面的援軍已經開到，正和接應的人在廣場上面開着火……

槍聲混合成一片和協的交響樂，手溜彈作爲它的伴奏。

金聲爬過獄牆，跟着別人一樣的抱緊了頭直滾出去，一個軍官在面前被打死了，屍體從馬背上跌下來，在混亂中，他搶過了那枝左輪，雙手一扳馬鞭子上的判官頭，早已穩坐在馬背上了。

那匹馬在火光和槍聲裏，本來就嚇得不知所措，突然背上又飛來一個人，便像箭般的直衝出重圍向着城外跑去；金聲這個從小和馬生活在一起的人，對於馬術當然是很好的了，他一任馬向前衝去，自己早把身子伏在馬背

上，雙腳夾緊了馬腹，兩手緊捏着馬鬃，平貼在馬背上，不聞槍彈的聲音怎樣起勁，早就像一陣旋風似的衝出了城門。

因為他跑得快的緣故，城門的守兵還沒有弄清什麼事，而擁擠在城門口的難民們，在黑夜中死在金聲馬蹄之下的也為數不少，他非常機警地握緊了韁繩，在馬失前蹄的時候，就輕輕一帶的脫過了險境。

他一口氣跑了五十多里才停下來，因為離開城門的時候，也沒有辨清方向，所以也弄不清現在到了什麼地方，他減慢了馬的速度，一面用手輕輕地拍着馬的頸項，使它那驚恐的心安靜下來，然後一面設法辨認方向，一面按辮徐行。

疎落的槍聲早已聽不見了，曠野像死一樣的寂靜，沒有人家也沒有難民，他已經跑到人所能跑到的行程以外，現在他才清醒來向着自己：

「我究竟到那裏去呢？」

夜好像一片無邊的黑色的海洋，風在坦蕩的莽原上毫無阻礙的刮着，野外的空氣非常新鮮而且甜蜜得像葡萄汁，他又重新呼吸到草原的綠色的氣息了；他摸了摸腰間還插着那枝左輪槍，可是突然之間，他覺得左腿有一個地方非常的疼，便用手去摸了一下，溼漉漉的，不由得發起呆來，他又用手摸着疼楚的地方，然後在鼻子上聞着，一股血腥氣刺得喉嚨發癢，他才知道自己掛了彩。

爲着精神過度的緊張，他一直沒有覺得腿上受了傷，現在清醒過來，便覺得刺骨的疼楚，使得他再也不能安坐在馬背上了；於是他勒住徐行着的馬，慢慢地從馬背上爬下來，一隻手拉着馬韁，另一隻手就在衣衫上撕了一條布，捲起了褲腿兒，很費力地把傷口裹上了。

綁好傷口之後，他覺得全身疼得實在不能支持，而且疲倦到了癱軟的程度，想再爬到馬鞍上去是萬不可能的了，他努力去試了幾次，終於頹然地坐

在地上，他已經不再想走，縱然會被城裏的追兵捉了去；事實上，城裏的兵再也不會來捉拿逃獄的犯人，因為他們也正打算怎樣防禦日本騎兵的進襲和抵禦的方法呢！

他把馬韉繫在腰裏的褡包上，然後倒在地上便睡熟了。

夜的甜蜜的空氣散佈着，草原是一片廣闊的牧場，牧放着無家可歸的流浪於流亡道上的人羣；人羣之流與另一支細流匯合，成爲大的莽盪的巨流，老弱的輾轉在漫長的廣途上，強壯的年輕人拉上了山，做一些沒有本錢的生意，就這樣，他們在北國的風砂裏，漸漸的組織成爲一支有力的游擊隊，爲着生存供獻出每一個人的汗和血。

最初，他們沒有什麼組織，更談不到什麼中心思想，只是爲着日本人佔據他們的家園，便帶着僅有的馬匹和老式步槍和鳥銃上了山；有的人連鳥銃也沒有的，便背着練把勢的紅綢子大刀和紅櫻槍。以後，由於偷襲敵人得到

……」指着那枝七九步槍。

「我嗎？」對方回答了一陣哈哈：「我他媽的下水啦！」

「下水？」金聲不由得愣了：「你娘呢？」

「娘？死啦，日本人到了咱們鄉裏，牲口也沒有了，不下水難道當順民嗎？」

「日本人到了咱們鄉裏嗎？」金聲不由慌了起來，他想起了二妞兒和她的老爸爸。

「上月二十號，日本人到了咱們鄉下，我們都躲到山裏去，我娘被噎死了，我因為沒地方去，就上了山。」指着後面兩個人：「和他們一伙兒。」

「二妞兒她們呢？」金聲問。

對方把一顆禿頭掙搖得像波浪鼓兒似的，表示不知道她的下落。

「真的嗎？」金聲又追問了一句。

「當初都躲在一塊兒；後來日本人搜山，就被衝散了。」

「……………」金聲覺得有無窮的話要說，但是又不知道應該從那兒說起。

「你呢？」秃尾巴鷹問：「什麼時候出的獄？」說時忽然發現他腰間的左輪鎗，那是在他睡覺時被身體遮蓋着的：「你從那兒弄來這傢伙的呀！」

金聲低下頭來一看，然後輕輕地搖着頭嘆了口氣，以出乎意料之外的簡捷了當的話回答：

「搶的！」

對方被這突然的回答弄得發起愣來，這樣一條好槍，就憑金聲這傢伙，赤身空拳的就會搶來，看有點奇怪了，不禁大張着眼望着他，一時也想不起說什麼話好。

金聲看他們這樣子，不由得也笑了，連忙拍着樹樁子說：

「坐下來聊聊吧！」

那三個人都坐了下來，用眼瞟了瞟他底手槍，又瞟了瞟那匹黑緞子沒有半根雜毛的烏騾馬。

『我說金聲！』禿尾鷹又發話了，『那末，你這匹烏騾馬呢？』

『還不是搶來的？難道憑咱哥兒們，還有誰會送馬騎麼？』金聲有點驕傲於自己昨天的冒險了，他不禁覺得有點飄飄然起來。

『真有自己的，金聲！』禿尾拍了拍他底肩膀，『你說，這幾個月你是幹什麼來着？』

金聲大睜着眼睛看着這位老朋友，帶着疑信參半的態度說：

『難道我下了獄你都不知道麼？』

『那我是知道的。』

『就在獄裏過了這末些日子。』他故意把話引到別的地方去。

禿尾鷹從懷裏掏出兩只胡蔗油餅來，一面遞給金聲一面說：

「你還沒有吃飯罷？」

「從昨天晚上起，連一滴水也沒有嚥過呢！」

「那末，你吃罷！我們還有。」他又摘下水葫蘆：「這裏有水，你吃着喝着，告訴我這馬和槍的來由，別叫我悶出病來。」

金聲一聽也樂了，他就一邊吃着大餅，一邊從頭到尾的照實說下去……

五

過了中秋節，天氣就由酷熱一轉而為清涼起來，真應了北方的一句老話：「早晚皮棉午穿紗，懷抱着火爐吃西瓜咧！」

秋風自草原上吹來，橫過那荒涼的曠野，帶着一切成熟的氣味，向有人地方播送着；平時那麪集的市場上，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往來了，只賸下一些威儀十足的日本軍人和講着日本語的東北佬，在焚餘的城鎮裏搜括着。

人們都離開那可愛的廣原，離開那破敗的小土房，離開那貧瘠的砂地，離開那豐收的莎果林和葡萄園……他們避開了飛狐口通往山西的大路，一齊躲在附近的山裏，過着更艱難更饑寒凍餒的不可想像的生活。

他們在秋日深山的叢林中，用斧頭砍伐下枝葉蓋成一座座蓬廠，然後在荒瘠的山坳裏種植下易於生長的雜糧；爲着避免被敵人發現，白天是不准許任何人舉火的，只有晚間，女人們才生起火來，燒一點薄薄的糊糊。

自從經過那次搜山之後，人們更加驚慌了，他們也輪班的派出放哨的，如果發現敵人來搜山，就發出信號，使婦女和老弱儘先向深山裏輸送。他們又復歸於原始穴居野處的生活，不但隨時躲避日本人，而且常常要和豺狼相鬥，那種兇狠而奸狡的狼羣，每每乘着黃昏和深夜，突然地跑來向人羣襲擊；縱然有少數步槍和鳥銃，也沒有誰敢於使用，因爲怕敵人聽到跑來搜山，因此，男人們都同心協力地用斧頭，鐵鍬和狼羣搏鬥，可是狼這種東西

也非常狡猾，牠永遠選擇有小孩的地方，集中力量來撲擊，所以，每次和狼羣遭遇時，常常連戰幾天，在這種苦鬥的情勢之下，小孩子的損失，也就非常的驚人。

二妞兒就在一次敵人所謂『掃蕩』的搜山之後，晚上又遭到狼羣的襲擊，她就和獨眼龍扶着父親騎在那匹棗泥色的牡馬背上，轉移到另一座山去；到了那裏，和另一批流亡的人匯合在一起，而且聽到許多人告訴她，金聲上了山，當了什麼隊的小隊長，有一匹黑緞子的烏騾馬和一柄蓮蓬子的左輪槍，據說，和日本人打了幾次仗，人也多了勢力也大了；並且還把金聲蒙冤下獄的事，向衆人解釋明白，甚而對於金聲的出獄，還加上一些神祕的聾人聽聞的傳說。

可是當獨眼龍問那個人，金聲現在在什麼地方的時候，那人就用輕蔑的口氣說：

「那怎能有一定呢？游擊隊嘛，就是這樣東游西擊的，那有一定的地址呀！」

搬到這山裏的第三天，老人忽然病倒了，他發着高熱，像打擺子似的哆嗦着，而且不時說着瘋話；他是因為被狼羣和日本人嚇壞了，再加上山裏的露水太重，本來就有骨寒症的老人家，怎樣能夠抗得起那些內外重重的壓迫呢？

就這樣，他病得非常沉重，幾乎完全是不省人事的沉入昏迷狀態中去。

二妞兒獨自個守着病倒的父親，只有獨眼龍四下奔走着去砍樹枝來蓋新的蓬廠，因為白露下降以後，在北方，不久就是冰雪封凍的世界了；虧得有獨眼龍這個好心人，他獨力承担着這副重擔，一邊要去砍樹蓋蓬廠，一邊又得想法張羅吃食東西，二妞兒呢？不用說，除了燒火做飯和幫助獨眼龍在蓬

廠上蓋樹枝和葉子之外，她是寸步也不能離開那病着的老人的。

他們這樣艱苦地在困難的環境裏掙扎着，一面又托人順便去打聽金聲的下落；只要找到他，說不定可以減少一點生活上的重負的，至少在二妞兒本身是這樣想，因為她現在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勇氣，像一個旅人在風雨中，急切希望能夠發現一間土房，可以聊蔽風雨一樣。

到山下去的人們，只能帶給她金聲曾經在某某地方，跟日本軍隊打了一仗的消息，及至另托人去打聽，回來又說他到幾百里外的另一處地方又出現了……就這樣，他們捕捉着金聲的影子，正像在秋風裏捕捉炊烟一樣，人們所能帶給她的，只是一些關於金聲和日本兵打仗的消息，甚而還帶一些渲染的英雄式的故事的傳述。

苦悶襲擊着她，沒有一個人可以傾訴，眼前只有努力工作着的並不能了解她的獨眼龍，還有那日漸衰弱和增加了呻吟的和善的老人。

老人的面孔癟癟着，表示出沉重的苦難的臉相，對於這個世界，他像一株開個花的老樹，正在漸漸的枯萎着；生的希望在他已經是日愈減少了，病勢加在他身上的，只是一種加速毀滅的現象，他看着那善良的獨眼龍在勤力的工作着，可憐的女兒，像秋風中飄零着的落葉似的，無依無靠的女兒，而另一個飄渺的希望卻永遠懸在明天，因為那個被他認為唯一的囑託者，卻在不可知的地方，像流雲般的不可捕捉，……今後將如何處置這一個孤苦零仃的少女呢？讓他獨自在這無理性的社會裏沉落下去嗎，還是讓她跟了獨眼龍再去過那淒苦的不堪想像的生活裏去凋零萎謝呢？他不能說什麼，只覺得心裏沉甸甸的發疼，一陣不可預知的假定，馬上泛起心頭，他知道那所謂人生的最後一刻就要來了，他想喊一聲女兒，可是喉嚨已經被痰塞住，發不出聲音來，而女兒呢？爲着加緊自己的工作，竟然將病中的老人忘記了，她想在三天之內蓋好了篷廠，免得露水打在老人底身上，加重他底病情的變化

了。

然而晚了，老人的病已經不單是一種肉體上的負擔，而且需要一種心靈上的慰藉；他就在這寒鴉飛鳴的晚風中，溘然長逝了。他走得那末輕，連樹葉子都沒有驚動；沒有一根草爲他搖動，沒有一塊石頭留下他的足跡。

他去了，是那末輕輕地閉上眼睛，全世界的紛擾一點都有有感覺到，而且從此也不再問世界上紛擾的事，因爲他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已分離了。

金聲終於來了，在老人落葬的那天。

天空中已經開始落着沉重的霧，那是表示秋天快來，冬天就要統治着這北國的高寒地帶了；暮鴉在枯敗的林間飛繞着，高空，一隻鷹在打着盤兒，渾緩的，像釘在天宇上。

人們從四面八方的密林裏走出來，參加這和善的老人的葬儀。

半山之中，充滿了真感的氣氛，二姐兒在頭上蒙着一塊破白布，身上穿着一件舊得發黃了的粗白布褲褂，辮梢上結着白色的絨繩，非常傷心地哭着；兩個歲數相仿的少女扶着她，她們緊尾着棺材後面，再後面便是獨眼龍和一同避到山上的難民們，做爲這送葬的行列。

棺木是臨時由同住的一個木匠師傅連夜趕成的，粗糙的白楊樹做成的棺木，在形式上看起來，雖然覺得粗糙，可是在木材方面，因爲就山採用木材的方便，倒還是整塊木頭的，做得也滿結實；棺木上蓋着一塊大紅布，而且有誰精心地紮了一個野花製成的花圈，紅布上放着一牌木頭做的碑記，準備落葬以後豎在墳前的。

這裏的一些人，都是左右幾十里的村民，平時和老人不是有來往，便是有瓜葛，再不就是同旗的老營兵，他們當年都在一個旗裏，給光緒皇帝服過務的，凡是熟識老人生前事蹟的人，都知道在他年輕的時候也吃過糧，後來

才到葡萄園裏來承繼祖業的。

棺木由四個壯實的小伙子抬着走在前面，一隊送殯的行列，在崎嶇難行的山徑裏蜿蜒着，像一條潛行着的小蛇，在草叢中時隱時現；這行列來到已經挖掘好的墓穴前站住了，棺木被安穩地放在墓穴前，這時，忽然放哨的人跑上前來，大聲地喊着說道：

「山下有六七匹馬跑向這邊來了！」

「是日本兵嗎？」獨眼龍問。

衆人一聽，馬上臉色都變白了，看樣子就要一閃而散的耳語着。

「是不是日本兵？」又有人加上一句。

「不是！」報信人急喘吁吁地說，她跑得太急了，一下子不能把話說完

全。

人羣已經在不安的浮動着，噁噁噁噁的像一大堆蒼蠅。

「請各位老鄉別吵，不是日本兵。」獨眼龍向大家說。

「不是日本兵就不走嗎？」有人說：「八成是便衣隊。」

「穿的是什麼衣裳？」獨眼龍又問。

「穿着白衣裳，像帶孝一樣。」

這時，在衆人紛擾的時候，另一個放哨的人也來了，他推開衆人高聲地

喊道：

「是金聲來啦！」

「金聲！」

「金聲來啦！」

一片快樂的聲音，像微風吹拂在麥浪上似的輕輕地盪開去，人們馬上跑到山口上向下望着。

遠處，轉過山坳，六七匹馬像旋風似的捲上前來，爲首的那個人穿着一

身重孝，騎在那匹烏騾馬上，身體微微地向前傾着，看不清面貌；那匹烏騾馬登開四蹄飛奔而來，另外幾匹馬一下子就落在後面去了。

在馬剛一改變步伐的時候，騎在馬上的人突然把身子一側，便飛躍到地上來，向旁邊輕跑了兩步，接着就向山上跑來；那匹馬被丟開了韁，自動地收煞了步度，在山底上繞着圈子，這時，後面的人也到了，立刻將馬拉去躡躡。

金聲上了山，也沒有和人講話，就直奔棺材停放的地方，他一看見棺材，便大叫了一聲直撲上去，放聲大哭，他疼心於未曾親見這養育了他四五年的和善的老人。

山下同來的人，抬了兩擔祭品，放在棺材前邊，幾個胆子大的年青人便上前去勸慰金聲，而另一邊，婦女們也在呼喚着那哭得昏迷過去了的二姐兒；山上一片哀感的哭聲，使得樹上的鳥雀都被驚嚇得飛了起來，人們都幫

着安排好祭品，在棺材前面靜燃了大而粗的白蠟燭和菲香，接着就燒起紙錢和爆竹……他們簡直哀傷得忘記是在逃難，忘記了日本兵駐紮的地方，離開這座山不過是三十五里以外的那個荒城裏。

這時，金聲已經站了起來，半年不見，他似乎更高大和更黑了，兩鬢上芊芊地長滿了鬍子根，眉毛斜斜地插入鬢角，眼睛裏含着奮怒而又帶哀感的光芒，厚實的嘴唇緊緊地閉着，寬大的下頰微微蹶起，表示出在鎮靜中略帶一些兒矜持。他指揮着衆人擺好了祭品，叩了三個穩穩當當的頭，然後站在旁邊，玩弄着槍柄上的紅纓絡，看看衆人一個個走上來弔祭。

棺材慢慢地落了坑，二妞兒第一個慟哭着。金聲上前去用鐵鍬剗了一堆土，蓋在白楊木的棺材上，然後四面的人便飛舞着各種各樣可以盛土的器具，向坑裏填着土；不到五分鐘，坑已經填平，就在坑上堆起一個大土堆來。最後，又剗了一些草皮蓋在墳頭上，就由金聲親手將木製的墓標插到

裏，用鐵鍬釘到地下去。

人們在歡呼宴飲着，酒氣散發着濃烈的高粱味，夾着肉香四下裏揚溢着。

金聲半跪着坐在地上，腰裏的左輪槍發着暗藍色的鐵光，屁股後面一根木殼槍（駁壳）吊在那裏，成爲這些人的中心人物；他敞開懷來大碗地喝着酒，隨即從小腳肚邊抽出一把腿插子，細細地切着肉吃，胸前一顆青天白日的勳章炯灼着美麗的光芒，像午夜天空的星一樣。

「這是什麼傢伙呀！」獨眼龍問。

「這是省府給我的勳章。」他答。

「什麼叫薰鑿？」有人又問。

「勳章嗎？」金聲笑了：「凡是有功於國家的，政府就給這個勳章！」

可是聽的人還是不能懂，不過從隨着金聲回來的人的眼色他們已經知道那是一個頗爲光榮的東西了。

「這裏是不能久住的。」在吃了一口酒之後，金聲又向衆人說道：「日本人隨時都會來殺掉你們的，只有大家起來幹，那………」

「可是？」有人遲疑地說：「當兵不更好嗎？」

金聲不由笑了起來，他知道那個人的話是什麼意思，只不過不敢當面懷疑他是土匪罷了，於是又向他解釋：

「我們並不是土匪，你們以爲我會當土匪嗎？說我們是土匪的，都是那些跟日本人做事的人；你們想一想，如果我真的當了土匪，政府還會給我這一個東西嗎？」

他指了指前胸上的那個勳章，表示自己並不是衆人想像中的壞人。這時，放哨的人又跑了回來，氣急敗壞地喊道：

『日本兵來啦！』

接着，山下響了兩聲槍，山谷裏的回音震盪着恐怖的空氣，發出啾啾的聲音來。人們一下子就亂了營，每個人的面孔都白得像紙一樣，有的人已經在向後山跑了。金聲突然站了起來，大聲地向紛擾的人羣說：

『老鄉親，你們別慌；各人打點好行李，從後山走。不要走人行道，因為那會被日本兵找到的，朝亂山裏走，這兒有我們，從前山衝下去。』

說着，他把腰裏的左輪槍交給二妞兒，一邊又從同來伙伴裏拿過一根步槍給獨眼龍，向衆人揮着手說：

『咱們從前山走。』

『我不會使槍呀！』二妞兒惶惑了。

『怕什麼，』他安慰得這末簡單，『左輪槍只要一動鴨舌頭，槍子就出去啦！』

「爲什麼不走後山，前山有日本人？」同來的伙伴提議。

「走後山？」金聲暴躁地說：「我們有馬有槍，從後山一走，這些老鄉豈不全都遭了殃？我們從前山衝出去，日本人搜山受到阻礙，老鄉們可以多跑幾步路了。」

「老李領你的小隊到左山頭，把住壕口，老趙領第三隊到右山頭，守住通路，等我底口哨開槍，兩聲口哨就上馬衝鋒，到盛京第五號烽火台前集合。」他又加上一句：「敵人衝得不緊，不許用手溜彈。」

衆人遵命守着崗位。

這時山下的槍聲更加密了，因爲日本人已經發現山上有人聲在沸騰着。在遠處的山坳間，已經看到蠕蠕而動的黃色人羣在向山中前進了，金聲領着他這一小隊，各人領着馬隱蔽在山脚的樹下，把槍架在山石或樹杈上，做着預備放槍的姿式。

敵人前進着，在三百公尺的距離，金聲打了個口哨，各人的心都收緊了，只聽見山上一片槍聲，有四五個敵人應聲倒下去，其餘的都紛紛四散，各自找可以藏身的地方躲了起來。

金聲影在樹後面，看了看敵人約莫只有四五十人，便鬆下心來，他打算要得敵人的武器，於是就向獨眼龍說：

「敵人很少，不必害怕，我們去衝一次鋒，包可以得到一點武器，你乘敵人撤退的時候，和王小隊長五個人保着二妞兒衝上去，先到盛京五號烽火台等我。」

「那個烽火台是五號？」獨眼龍問。

「我知道。」那個被稱爲王小隊長的說。

山下的敵人聽見山上的槍聲停了，馬上就重新從石頭後面一個個地鑽了出來，小心謹慎地隨時找着掩蔽物。

『傳令同志！』金聲叫：『去通知李趙兩小隊準備衝鋒，每隊以搶到五枝槍爲止，聽號令回到還防地集合。』

獨眼龍還想說什麼，他終於沒有敢說，只是摸着步槍，手有點發抖。

『別害怕。』金聲安慰他：『王小隊長可以保護你們，而且我們只要一衝鋒，他們保險退。你們就乘着這個空，放開四蹄什麼都不用担心了。』

敵人前進着，猛烈地放着『三八式』步槍，其中還有一挺輕機關，金聲心裏想：『先幹掉那挺機關槍再說，他媽媽的！』

傳令同志回來了，金聲馬上叫衆人準備，於是打了一聲口哨，山上的槍聲又響起來；敵人中彈的倒了下去，其餘的又在奔跑。金聲第一個站了起來，大聲地喊着說：

『弟兄們，幹他媽媽的呀！』

山上的回應震撼着四週的空氣，衆人都飛身上了馬，亮出大刀來，紅綢

子在風中飄揚着，一片殺聲從每個山角裏喊了出來。

金聲領頭衝上前去，那匹烏騾馬像一陣暴風似的衝上前去，他扭開了手溜彈的蓋子，炸倒了機關槍，這時，大刀在日本兵的頭上揮着，騎兵到了步兵陣裏，就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殺得幾十個日本兵丟下武器躲到山裏去了。

這時，獨眼龍他們一羣人衝出山去，等到另一挺機關槍架起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檢起地面遺留下的武器，追着獨眼龍的後塵，打着呼嘯地放開了馬蹄一溜煙的跑遠了。

六

桑乾河的水結了冰，桑乾河沿岸的沒有土地的人們底心裏也結了冰；那河床的堅冰下的水潺潺地流着，潛伏在北方封凍了的山原裏面的人們的血也在流着……

無聲的河流，沒有花的草原，沒有聲音和沒有顏色的大地呀；它含着淚等待着春天咧！

雪花飄灑着，北風又開始在莽原上刮着了；那些失去了家的，沒有土地的，喪失了牛羣和羊羣的人們匯集起來，在高原上。

憤怒的河流匯集着，無聲的草原噙默着，沒有土地的人們奮戰着，在草原上，在山地裏；在北方的每一個角落裏，充滿了血和用血寫成的故事：

金聲帶着他的第一支隊，在這寒冷的，沒有聲音的土地上，和敵人苦鬥着，已經整整的七年了；他們在馬鞍子下生活了七年，在槍林彈雨裏鑽了七年，馬老了，騎着戰馬的勇士們也有的老了。然而他卻不老，他正年輕，年輕得像一匹牙全脚健的小駒子。

他和二妞兒現在已經有了一個男孩子，五歲的孩子，可以騎在剝馬背上的北方幼童，也追隨着父母過着游擊式的生活。

她深深的愛着這個孩子，因為在孩子底身上，有父親的血，同時也秉賦着父親那奮戰不屈的性格。平時，孩子總在山上，相幫着母親燒飯和看放馬羣，他騎在馬背上，在哨兵看守的山原裏，牧放着那些暴躁的馬羣。

金聲呢？卻帶着自己的弟兄，在平原上和敵人死鬥着，用他們那北方人固執的性格和精良的馬術，困擾着敵人。

起初，他們是儘量不和那些擁有精良武器的敵人正面衝突的，他們的迂迴戰略是變化無窮的，有時神出鬼沒得讓敵人摸不着頭腦，就這樣，他們保護着這沒有花的草原和無聲的人民。

在寒冷的冬天，他們光着屁股摸過營，隊員們都光着眼睛，偷偷地摸進日本兵營，先把衛兵幹掉，然後不聲不響地到營房裏，摸着光眼子的自己人，就在屁股上捏一下或輕輕地打一拳，摸着有禿子的就是一個「板刀麵」，切下頭來。

有時又用襆包纏着頭，又殺得日本兵亡魂喪胆地四下奔跑；這一下子把日本人弄起火來，就派了一聯隊人來圍剿他們。

山被重重圍着，爲着怕他們的「板刀麵」，日本兵就在山下的廣原上紮了營，這不用說，是想困死他們了。

這種日子真是難過，衝出去勢必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山下的重砲，又不停地朝着山上轟着。沉悶的空氣籠罩着這沉悶的大地，一切聲音都被砲聲蓋住了，大地像死了似的靜寂無聲。

金聲在山洞裏招集各小隊的隊長，他們商議着怎樣衝出重圍。

黑夜籠罩着大地，冰雪封凍着草原，沒有星的天空，像被墨染過似的，沒有一點光亮，只有大砲發出的照明彈，間或的夾在疏落的槍聲裏耀亮了地面；雪地的反光使得人們的眼睛睜不開來，砲彈爆裂的聲音，像要將地殼震碎一樣的轟鳴着。

『我看還是摸一次營罷！』獨眼龍陰鬱地說。

『那不成。』金聲回答：『在敵人兵力單薄的時候，可以偷襲一次，現在不但敵人的兵力雄厚，而且他們早就知道咱們的老套了，去年第五支隊的楊支隊長，不就是這樣犧牲的麼？』

『那末，派人到總隊部去報告，也許會派人來搭救咱們的。』禿尾巴應又提議。

『也不成。我們是游擊隊，不是正規軍；我們的目的是擾亂，戰略是迂迴，避實就虛。就算總隊部真派了來，大刀和手榴彈也做不了用，敵人光輕重機槍就有二十多挺，大砲也有兩三門；打硬仗咱們是要吃大虧的。』金聲說。

『那末就等死麼？』二妞兒不禁悽然了，她摟着孩子，心裏非常難受。
『等死！』他搖着頭：『我們是活人爲什麼要等死？我想還是這末着罷！』

只有忍痛犧牲了。」

衆人都不出聲，百十雙眼睛望着他，等他說出那個忍痛犧牲的辦法；真的，除了犧牲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不過，犧牲得如果有代價，當然，大家不會有什麼好說的，他們都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他們講義氣，因為他們都是重義如山的北方人。

「我們這一兩年，山上的馬羣也多了，反正也用不到這末多馬，不如用這些馬去試一試。」他又一邊考慮一邊慢騰騰地說。

「難道你想用馬去打仗嗎？」

「不是。我要用馬驅敵人，消耗敵人的子彈和戰鬥力。」

「用馬去當靶子麼？」

「就這樣，我們每天清早趕幾匹馬下山，找那老馬，認識回山的路。」

「不成罷？這於我們又有什麼好處呢？左不過每天少吃點草料，圍還是

解不了的。』秃尾巴鷹嘲笑地說，他以為支隊長窮極無聊或者竟然發起神經病了。

『不用多說，你們諸位看我這唯一的辦法吧！』金聲平素有智多星的綽號的，他既然這樣自信，小隊長們當然不再說什麼了。

每天一大早，山上就趕出十幾匹野馬來；起先，日本人一看見有馬跑下來，馬上就用機關槍集中火力去掃射，打不死的馬亂跑了一陣，又繞道兒跑到山上來，敵人的陣營卻被亂闖亂鬧得一塌糊塗；就這樣，每天都是老戲重演，有的馬背着鞍子，有的只是光着身子，打死的馬上並沒有人，把日本人弄得越發不明白山上的人在玩什麼花頭。

這樣擾亂得快半個月了，山下的敵兵已經對於用機關槍去掃射馬羣的事不再感覺興趣了，於是金聲集合了全隊的同志，在黎明時分先趕十幾匹馬下

山，他和十幾個馬術很好的人用『鎧裏藏身』的辦法躲在馬鞍子背面，並且故意做出馬羣混亂的樣子，向着敵人陣地裏衝去。

衛兵們只放了兩槍，想把馬趕開去，而且揮着手做出恐嚇的姿式，那曉得馬羣以飛快的速度衝進了營地，馬上的英雄們就據着鞍轡用駁殼槍來掃射；敵軍一向看慣了山上放下來馬羣，都不以為意，滿以為照以前一樣，放兩聲槍，揮着手恐嚇一陣，馬羣就跑開去，現在措手不及的亂了起來。這時山上的人們都衝了下來，像一陣突然而來的狂風暴雨，掃過這沒有準備的陣地，等日本兵集中了火力的時候，馬羣已經跑到子彈射程以外了。

在那被金聲指定的烽火台前，他們集合起來，查看了人數，這時才發現孩子和禿尾巴鷹都失蹤了；他背着金聲的孩子、獨眼龍保護着二妞兒，在敵人陣地紊亂之後，隨着衆人衝下山來，他們的馬被打傷了後腳和腹部，這樣，日本人就捉住他們，帶到牢裏囚禁起來。

二妞兒急得什麼似的，一邊哭着一邊問旁人：

「你們有誰看見禿尾巴鷹嗎？」

大家都搖着頭，最後還是一個和金聲打頭陣的弟兄說：「好像他們底馬失了前蹄。」

「失前蹄？」金聲憤憤地說：「咱哥兒們在馬背上活了三十多年，還鬧這個笑話嗎？」

「也許是忙中有失，忘了這一點。」獨眼龍解釋着說。

「就應該帶韁呀，馬失前蹄韁都忘了嗎？」二妞兒哭着喊：「三十幾年
在馬鞍子上……」

「得啦！」金聲怕她難過：「如果馬失前蹄，最多不過讓日本人捉了去，反正也只能想法子去救，乾急也不是辦法，難道咱們孩子要緊，弟兄就能夠見外了嗎？」

『晚上，我去探探！』獨眼龍安慰她。

『我和你一道去。』王小隊長也接了一句。

『我看還是歸總隊部去再說，這兒不是我們安身的地方，如果敵人追跡而來，那比什麼都要危險的。』金聲說。

這時，遠方的塵土漫天而來，頓時他們發現日本的騎兵到了，於是金聲大聲地喊：

『散開，第一小隊朝正北，第二小隊朝正西，第三小隊隨着我向正南

……』

槍聲『嘩啦啦』地響着，現在他們是在平原上，而臨着敵人的騎兵羣了。

隊伍裏起了小小的紛亂，金聲的馬兩足騰空地站了起來，牠也被四圍的槍聲擾亂着，不知所措地打着響鼻。

『散開。』

金聲打了一個呼哨，揚起了鞭子，那匹烏騾馬就放開了四蹄，「嘩啦啦」地跑了開去，獨眼龍保護二妞兒跟在後面，他們一騎二三十人直奔正南而去。

……馬槍尖聲地嘯着，駁殼槍短而脆地「嗒嗒」着，剛一轉過烽火台，埋伏台子後面的由騎兵運送來的輕機關槍，直向那匹烏騾馬橫掃過來；馬被打得身上起了一陣痙攣，豎了起來，長嘶一聲倒了下去；金聲一聽見馬淒厲的長嘶，立刻曉得自己的坐騎中了傷，這時獨眼龍的馬正從身邊擦過，只見他：輕舒猿臂，一把拉住獨眼龍的右手，被拉的人早已發現那匹烏騾馬反常的動作，見金聲來拉他，馬上順手一提，金聲就勢飛身騰上獨眼龍的坐騎。

但是，不幸的命運好像始終跟定了他一樣，突然他覺得獨眼龍在鞍轡上兩手向空抓了幾下，就跌下馬去；他本來是攙着獨眼龍的腰，看他一提搖倒

了下去，扶也沒有扶得住，弄得向前一撲，兩手就捉住馬鬃，接着一按鞍韉飛坐在鞍子上。這時，一個日本軍官的馬刀正如風似的斜揮下來，他來不及讓，立刻來了個『大仰脖兒』躺到鞍子後面去，他躺着用駁壳打死那個偷襲他的日本軍官，一個『鯉魚挺身』又恢復了坐着的姿式。

馬正登開四蹄的飛跑，他們衝出了重圍，各自伏在馬身上一任馬向前衝去；突然，金聲覺得背心一陣刺疼，身子搖了兩下，眼前一陣昏眩，便一頭跌到地上去了。

二妞兒看見他跌下馬來，就一個『鷓子翻身』下了坐騎，她看見金聲的嘴裏噴着血，正想將他扶上馬去，忽然一顆子彈打中她底右太陰穴，立刻仆倒在金聲的身上。

他們都死了，死得這末突然，就像一朵並蒂的花被狂風吹落一樣……
在這同一天夜裏，東京發表了日本天皇接受盟國的無條件投降條款，從

此和平的鐘聲將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裏平靜地響着，而他們兩個人，卻連這樣一個短的時間都挨不過，終於這樣寂寞地死在生長的土地上。

他們底血在流着，當全世界的人們正熱烈慶祝着和平與勝利的時候。

馬和放馬的人

一

在那黃色的曠野，北方沒有顏色和花朵來點綴的秋天，草原上刮着微帶寒意的北風，早晨起來，乾草上洒了一層薄薄的寒霜，綠色的植物都黃到根莖，蟲豸們開始冬眠的準備，各自找尋土穴做爲藏身之所，只留下被牧放着
的馬羣，踏着八月的秋霜，在寥寞的草原上嚼着枯黃的草葉。

太陽很快的走完它一天的旅程。

天空顯出黃昏時特異的彩雲，狡狴的隨着秋風幻變成山，河，鳥，獸的形像，然後再拉長，再聚起，在遼闊的天宇中做着遊戲。

遠方禿了枝幹的白楊林裏，炊烟隨着暮靄地上昇着，給人一種暮色蒼茫的感覺；同樣赤裸的秋林如一羣小孩鼓噪着把手臂伸向天空，大而紅得像冬天的柿子的太陽，帶着羞紅的面龐落入灰暗的林樾裏去，在那平滑的即將結冰的河面上，映照出一個可愛的帶着光冕的返影。天上的雲層按照着距離的遠近和密度，被夕照的餘輝染成金黃，橙紅，橙紅的晚霞，暗灰色的遠天，澄碧的高空，絳紫色的最遠的雲，襯着下面金色與紅色交織成的河面，像一張波斯地氈似的平鋪在蒼穹之下，正像王摩詰詩裏的境界：「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呢！

北方，可愛的秋天的草原。

禿尾巴駒子的馬羣在草原上放牧，禿尾巴駒子和伙伴兒單眼蝦蟆坐在草地上，憑着一塊大石頭下象棋。

單眼蝦蟆曲着一隻腿，抽着旱烟桿兒，一隻獨眼瞪得圓圓的，兩道粗黑

眉毛一高一低地展開着，另一隻眼仁完全下陷着，使得眼窩裏打出許多縐摺；他正被秃尾巴駒子用兩車一馬逼住了老將，想支士又有車看守着，飛相嗎？當中又有砲打，正在急得三尸暴跳腹內生烟的時候，遠遠忽然有幾匹馬打了起來。

在馬羣裏，一匹出牙的駒子正想爬到母馬身上去，那匹母馬也許看牠的乳臭未乾而輕視牠，被追急了便提起後腳來朝牠底頭上，用力地踢了幾腳，那匹馬駒子被踢急了，就猛往後退，沒有留神後面有一匹糞泥色的大馬正在啃青，被牠底屁股撞了一下，便發怒地朝馬駒子的屁股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馬駒子兩面受敵，便也舉起後腳在馬羣裏亂踢一陣，於是登時有四五匹馬便發起怒來，彼此擇着近隣亂踢亂咬起來。

其中有兩匹大馬，牠們是打成了仇的，於是便成對撕打；起先是亂追亂踢，隨後又面對面的亂咬，那匹糞泥色的大馬一口咬住菊花青的馬鬃，一邊

用勁地輪着脖子，一邊四足踏地的死命往後拖，被咬住鬃的那匹菊花青，一面用肥大的屁股去頂糞泥大馬的肚子，一面用力地昂着脖子甩着頭，極力想掙脫出來；兩匹馬掙持了半天，忽然那匹菊花青一翻身咬住糞泥大馬的耳朵，並且用力地朝着地下死命的按，被咬住耳朵的馬，一面甩着頭一面用前腳在地上亂挖，並且打着響鼻，一時又猛然地挺身高躍，想摔開對方的嘴。

另外一匹四歲口的黑馬追得那匹肇事的馬駒子在廣原上飛跑，前面的馬駒子，一邊跑着一邊用後蹄打着飛腳，後面追的黑馬有時咬住前面的尾巴，有時又在屁股上狠命地咬上一口，然而總是被牠在頭上和下頰上踢了好幾腳；被踢的發了急死命地趕上前去，欄腰一撲就把正在飛跑着的馬駒子撲倒在地上，於是就在那兒滾做一團。

菊花青的那匹大馬，猛古丁地被糞泥大馬掙脫了口，便乘勢站立起來，高舉雙蹄朝着對方用連珠砲的方式直打下去，對方剛把頭甩開，一看來勢不

善，連忙一歪脖子；前腿就被打了兩腳，登時打得牠如火上澆油，長嘶了一聲也站了起來；菊花青的一看沒有打着對方的要害，反而讓牠成了攻勢，便又重新立了雙足，撲向前去。這一撲，兩匹馬的四足交錯，兩顆頭彼此亂咬，馬鬃在風裏四下飛揚，直打得草原上黃沙滾滾。

最初，禿尾巴駒子正聚精會神的準備兩車一馬殺他的老將，單眼蝦蟆也想用馬吊掉對方的車來解重圍，因此沒有注意到馬羣裏的一場混戰，及至被一片馬嘶聲驚動了回頭一看，草原居然成了戰場，馬羣早已混亂成一片馬嘶聲了。

單眼蝦蟆趁勢把棋盤一抖，棋子滾了一地，站起來撈起馬桿向前跑去。後面坐着的禿尾巴駒子一看棋局散了，氣得兩眼冒火，明明有一盤屎棋好殺，却又被馬羣衝散了，氣得咬着牙齒也站了起來，拿着馬桿子追着單眼蝦蟆的後面罵着：

『你他媽的發死賴呀，我×你祖宗！』

被罵的人一面用馬桿子打着馬，一面回罵道：

『你他媽的悔棋，不是好種。』

秃尾巴駒子當然不會忘記趕散了對咬的馬，可是他也沒有忘記罵，自然嘆！這些野生的漢子正像他們牧放的野馬一樣，永遠讎字不離口，再說就他媽的動拳頭，可是打了一陣，晚上到高陞園喝半斤白乾的時候，却又對坐着打哈哈兒了。

他們倆人是同在一塊土地上長大的，當然性子也相仿，不論下棋也好，閒坐着刻牙鬥嘴兒也好，總免不了罵咧子，有時的結果是由罵以致於動武，但是結果總是言歸於好的；他們相處得很好，雖然常時吵嘴打架，總不會弄得散了伙兒，南方人打架像打了碗，破了的感情再也對不上，可是他們却不，越罵越近伙，越打越親熱，就像合穿了一條褲子似的，誰也離不了誰。

引起他們打和罵最多的要算這副臭棋了，本應該別再下棋才對，可是叫他們閒着幹什麼呀！草原上只有天上的雲，地上的馬羣，再不就是打那兒飛來一隻鷓鴣，其餘只有他們的兩個人，單眼蝦蟆的左耳根下有一個大黑痣，黑痣上長了五根毛，這在五年前對方就知道了；禿尾巴駒子的辮子只有三寸長，細得像三縷生蔴搓成的繩子，臉上有十二粒大麻子；鼻子上有五粒——三粒在鼻樑上，兩粒在鼻頭上——這對方也在五年前就知道了，而且比本人還要清楚。

此外，單眼蝦蟆的一對雙臉鞋，是他乾媽給做的，而且在今年七月十五打的皮掌和皮乞頭兒；禿尾巴駒子的牛鼻臉鞋是前村花妮兒給做的，而且是五月節上腳的。諸如此類的瑣事，他們彼此都非常清楚，用不着再去捉摸和研究，再餘還有什麼呢？五年來誰也沒有掉過一個牙齒，縱然在對打的時候也沒有過。比如說：單眼蝦蟆一張嘴，對方就知道他要唱五更調，禿尾巴駒

子一打哈欠，對方也曉得他要吸一袋烟了。像這樣兩個人，每天一大清早就從城裏出來，趕着馬羣到老地方去，那邊有一個坑，這兒有一塊石頭，前面上一個坡，後面下一道埂，即使把眼睛蒙上，他們也可以知道而不會失誤；另外好像那兩匹馬是同母生的，有幾歲口，有什麼壞脾氣，他們都曉得一清二楚，因此，在他們兩人之間，只能找一個興趣常存的東西來排遣寂寞時光，除了下棋，再沒有更適當的工作了，而且彼此的棋都夠不上高明，這也是他們不怕打架的原因之一；本來麼？不叫他們下棋，吵嘴，打架還叫他們幹什麼？馬和馬交配也用不着他們幫忙，所以他們只有下棋。

不錯，一點也不錯，他們把馬趕開之後，又回來下棋了。

「這回不許發賴。」秃尾巴駒子首先提出警告。

「王八蛋才愛發死賴。」對方回答：「下棋的好漢不作與回子兒的。」

「狗×的才回子兒。」秃尾巴駒子分辯。

『你他媽的不是抽了車？』單眼蝦蟆擦着鼻子用前一盤的事實來證明。

『那算悔棋呀！別他媽的死賴了。』禿尾巴駒子解釋：『明車暗馬偷吃砲，你偷車吃——人家棋子兒還沒有落穩就要偷吃大車，真是他媽的吊死鬼賣×，死不要臉。』

『那末剛才殺你的馬爲什麼不讓？』對方又在找毛病。

『那回？』裝做不知的。

『你當頭落下砲，我跟着下的士：你接着上左邊的車，我就殺右邊的馬。』單眼蝦蟆像背三國演義似的，眼看着一定要叫禿尾巴駒子演一齣『關雲長敗走麥城』了。

『那不是你忘了有我的卒堵着象眼嗎？』禿尾巴駒子又在強詞奪理。

『象眼堵着，我可是用的馬呀！』單眼蝦蟆一心在死追窮寇。

『那爲什麼我不用馬蹶你？』反問。

『我底馬不蹩脚，你的馬可蹩着啦。』對方爲着息事寧人起見，便自動的來解圍：『得啦！隔年的帳也算不清，這盤不許矯情了。』

『我矯情？』秃尾巴駒子氣得小辯兒直打哆嗦：『你他媽的亂了局，還說我矯情？』

『得，得，得。算我他媽的矯情好不好？』單眼蝦蟆表示退讓了：『再來一盤不許悔子偷棋。』

說着，單眼蝦蟆從地上把散落的棋子，一顆顆的拾了起來，兩人都不再說什麼，擺好了棋子兒，單眼蝦蟆就要動砲。

『他媽的，紅先黑後。』秃尾巴駒子把手朝膝蓋上一拍，兩眼一瞪。

『你先走就先走，別他媽的罵人呀！』單眼蝦蟆再也不肯退讓了。

說時遲那時快，秃尾巴駒子抓了一大把棋子兒，照單眼蝦蟆的臉上打了過去，對方朝旁邊一閃，棋子兒落了一地。

「你媽的皮子癢啦！」

兩個人把袖子一挽，單眼蝦蟆一手抓住對方的胸膛，左手上去就一摟脖子，禿尾巴駒子右手一擋，順勢抓住他底左肩，左手抓住對方的襟包，下面就是一個掃堂腿；單眼蝦蟆一抬左腿，就勢子把對方朝懷裏一帶，禿尾巴駒子兩腳生根，溫絲不動，他見這一下子沒有帶倒對方，便來了個鴛鴦腿，打得禿尾巴駒子幌了兩幌。禿尾巴駒子被他這兩記連環腿打起了火來，便腰裏一用力，將身子朝前一靠，飛快的轉過來，背着身子朝對方的腰裏一拱，兩手狠命地朝前一拉，只聽得「唿」的一聲，給單眼蝦蟆來了個「背口袋」，四脚朝天的摔在地上了。

單眼蝦蟆這一下子被他摔得單眼直冒金星，站起身來幌了幾幌，就要撲上前去，這時，禿尾巴駒子的眼前，老遠的，他從單眼蝦蟆的背後，看見有人騎着馬想跑，那匹馬不聽話，正和那個人在遠處糾纏。

「偷馬啦！」他用手朝遠處一指。

單眼蝦蟆馬上順眼一看，不錯，有一個人正騎在馬背上，用樹枝子在打着馬，那匹馬死不肯走，正在那兒亂叫亂跳。

這時，禿尾巴駒子早已跑到自己那匹剎馬跟前，腰裏插着馬桿，左手抓住馬鬃，右手一按馬背，馬就撒開四蹄，像旋風似的跑向前面去了；單眼蝦蟆順手在石頭旁邊拿起土槍也飛身上馬追了過去。

遠處，那匹馬畢竟扭不過人的意思，跳了一陣，就向着更遠的地方跑去。單眼蝦蟆的馬和禿尾巴駒子跑平的時候，離着偷馬的人差不多有三百步遠，他就用兩腿緊夾着馬肚子，兩隻手端起土槍來，用那僅有的一隻眼睛去瞄準。

「別用槍。」禿尾巴駒子兩腳一夾馬肚子，斜過身來把槍口推開。

「噃！」槍打歪了。

「你他媽的幹嘛呀！」單眼睛蝦蟆順過槍把子朝着禿尾巴駒子就是
下。

禿尾巴駒子因爲兩匹馬都正跑得飛快，看見單眼睛蝦蟆的來勢太猛，只得把馬朝旁邊一帶，接着一個「鐙裏藏身」，躲了過去。

「招呼打壞了馬，」禿尾巴駒子喘着氣說：「你他媽的瘋了嗎？」

前面偷馬的人一看有人追了來，就用勁地打着馬飛跑，可是看馬的人騎着的馬，腳力比前面的馬快得多，不到一頓飯的功夫，禿尾巴駒子的馬和偷馬的人只差七八尺光景，他把馬桿在半空中繞了兩繞，接着朝前一甩，一個活套子便順着桿子飛了出去，一下子就套在那個人的脖子上，他順勢兩腿一鉤馬肚皮，馬朝右邊跑開去，偷馬的人被他從馬背上拖了下來，拉了兩丈多遠。

單眼睛蝦蟆一看伙計得了手，馬上飛身下馬趕上前去，這時禿尾巴駒子早

就灣過馬來，在地上的人被單眼蝦蟆一脚踩在就地，禿尾巴駒子也就飛身下馬，收緊了繩子，兩個人過來把偷馬賊的雙手朝後一剪，用藤繩給細上，重新放到馬背上細好了，朝着原處走去。

「兩位老鄉饒了我罷！」被細着的人在馬背上仰着一副苦臉向兩人央告。

「誰他媽的是你這龜孫的老鄉。」單眼蝦蟆朝地上吐了口唾沫，表示出鄙視的樣子。

「嚶，兩位老爺！」那人又在央告：「我不是慣幹這營生的，都只爲從張家口回來，銀子和馬都被鬍子搶去了，回不了家才生出偷馬的心來的，你兩位老爺發發慈悲，饒了我這條命罷！」

「誰聽你這些瞎話流舌。」禿尾巴駒子也罵了一句：「好人誰偷馬。」
「我實在不是偷……」那人又說。

「不是偷？」單眼蝦蟆連那隻好眼也笑眯了：「不是偷難道是借嗎？」
「兩位善心的老爺。」那人又在央告：「你們把我送到城裏去，管保打個半死不活，可憐我家裏還有八十多歲的老母呢！」

單眼蝦蟆爲人心最善靜，他聽那人說得可憐，馬上拉了禿尾巴駒子一把，兩個人都放慢了馬，然後他對禿尾巴駒子說：

「這人怪可憐的，看樣子又是初次。」

「怎麼？」禿尾巴駒子問：「你想放了他麼？」

「不是。」他躊躇地：「送到莊上去也是打死，咱們也沒有什麼好處。」

「那可不能這末說，咱們是吃誰向誰。」

「是不錯。」他又解釋：「反正咱哥兒們又沒有丟了什麼，何苦損這份子陰德？」

『……………』

禿尾巴駒子沒有再說什麼，他們把那個人從馬上拉下來，鬆了繩子，在他身上打了兩馬鞭子。

『滾你媽的！』

他們就這樣回去了。

二

禿尾巴駒子用鏈子在馬欄上釘着，他底不滿三寸長的小辮梢兒在風中飄盪；單眼蝦蟆躺在草棚裏無聊，用一副鴨嗓子在唱五更調，嘶啞的聲音在乾燥的大氣裏盪激着，他用一床破爛的舊棉絮緊裹着身子。

『春天還沒有來咧！』禿尾巴駒子用袖口兒擦了擦額角的汗：『斑鳩又在叫雌兒，野貓又在叫春，狗又在哼哼哪！』

被罵的人並沒有住嘴，他毫不亂板的唱完了頭段，然後清了清嗓子：

「母狗就在前村，可惜上不了身。」

那是說花妮兒住在前村，就是給禿尾巴駒子做牛鼻臉兒鞋的那個王大姑娘，她和他好了三年，一直因為沒有剩到夠買一尺地的錢，所以連婚事也被耽誤了。

花妮兒人品兒不錯，習性兒也好，爹爹是趕大車的，媽是個瞎婆，家裏和禿尾巴駒子差不許多，沒有一尺地，米缸裏存不下一担糧，柴火呢？花妮兒上山去打，水呢？花妮兒挑，縫縫縫的也是她，燒飯燒水也是她，總而言之，一句話：爹爹只會趕大車跑張家口和下花園，此外就是喝老酒和吸旱烟桿兒，其餘的事一概不管，她媽是瞎婆，前面已經交代過了，瞎婆能做什么事誰也知道，掃地找不着掃把，打水找不到柳罐，她只會疊被鋪床，閒着沒事的時候，把花妮兒打來的柴火用手折斷，除了這些事情之外，她一無所

能，因此，在家裏只有花妞兒支撐門戶。

說起這個家來也着實可憐，還是花妞兒她爹在年輕時借錢蓋的，兩間土坯的房子，一間的瓦頂全露了洞，下雨天漏水，天晴漏太陽，晚上月亮和星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窗子更可憐，一個爛窗洞上嵌着一個破木窗櫺，窗紙都黃得粉碎了，上面還鑲了一塊「不等邊三角形」的玻璃，那是她爹爹上口外時在路上拾來的，就用破紙糊在窗櫺上。牆角裏有一方灶，邊上堆着柴火，沒有炕，只有一塊破板床，床上放些禾草，和一床破棉絮，這就是花妞兒的綉房兼工作室。

外間屋有一個坑，坑上也放着一床破棉絮，沒有桌子和凳子，只有水桶和米缸，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財產。不，他們的財產尙不止此，還有兩頭驢子和一部敞車，這是她爹爹當年買下的，在一羣趕大車的人看來，已經是能夠勸儉克家的了，別人連一根驢子毛也沒有，他居然有兩匹，還有一輛車七套

八扭的噠咕止響的大敵車。

花妞兒和禿尾巴駒子的戀愛是這樣開始的，老實說，這種戀愛的開始真有點特別，大約在三年前，有一個夏天的傍晚，禿尾巴駒子和單眼蝦蟆正趕着馬羣從野外回來，花妞子剛從桑乾河的支流裏担水回來，預備燒晚飯，三不知的馬羣裏有兩匹兒馬在半路上打了起來，追來趕去的不聽人制止；禿尾巴駒子用馬桿子在後面趕着，花妞兒擔着水在前面走，一聽見後面有馬羣的喧聲，立刻躲在一旁準備讓開道兒，那知道却被打架的馬一下子碰倒了，水潑翻到地上自不必說，而且花妞兒的左臂也被馬踩了一腳，幸而禿尾巴駒子手脚麻利，早跳下馬來把她拉開了。

花妞兒躺在地上昏了過去，這一下子可把他們忙壞了手脚，單眼蝦蟆連忙過來，在桶裏倒出一點水把她噴醒過來，由禿尾巴駒子把她送回去了。回

到家裏。老頭兒倒怪和善的，他並不提出什麼難爲他的要求，不過怪花妞兒太不小心了；這樣一來，倒使得禿尾巴駒子覺得更加難過，他一口承認負擔醫藥費，並且自告奮勇地答應在她的手臂未好之前，對於挑水打柴的工作，他都儘量抽空來代替。就這樣，每天一黑早他就到河邊去担兩挑水，然後再和單眼蝦蟆去放馬。

「你到找到兼差了啊，伙計！」單眼蝦蟆每逢他偷着去工作回來的時候，總是這樣開着玩笑，一隻眼睛笑得幾乎沒有了。

「噯！話不是這末說，人家怪可憐的；老的老，瞎的瞎，現在又加上一個病了不能起來，難道咱哥兒們的就忍心裝沒有看見嗎？」他真誠地歎息着。而且外加還一個勁兒的搖頭。

愛開玩笑的單眼蝦蟆畢竟還是對朋友很好的，他感覺到因朋友的幸福而快樂，所以每次在禿尾巴駒子很靦靦地向他說：

『我去打担柴，你徧勞一下子罷！』

他總是毫不猶疑地說：

『去你的罷，我又不是元帥，還用你來請假？』

每逢這個時候，秃尾巴駒子總是更難爲情的補上一句；

『晚上我請你上高陞園。』

可是單眼蝦蟆更知趣，他曉得秃尾巴駒子負担花姐兒的醫藥費非常的吃力，雖然是兩付草藥和一貼什麼跌打丸之類，在他底經濟能力上看來，總是一筆並不太小的負擔；因此，在晚上真的被對方拉到高陞園去吃半斤老酒的時候，十回總有九回都是他暗地裏先會過帳的，甚而有時他還塞兩塊『老袁頭』到秃尾巴駒子手裏，直撻了當的說：

『你收着用罷！』

可是在對方表示不收而說着『我有，我有』的時候，他也會板起面孔老

實不客氣地說：

「你別和我來這虛套。人病了得買藥，你那兩個錢不夠使換，難道咱們還不夠這個嗎？」

他就是這點直爽得可愛，在對方和他屬於相同地位的時候，他是一分一釐都不讓步的，要罵就罵，要打就打，絕不含糊；可是在朋友有急難的時候，他是賣掉褲子也要幫忙的。這是土地的遺傳，北方的下層社會的人們，由於生活的艱難，已經體驗得夠了，因此對於友情的需要也就越發表現得真摯。

花妞兒的膀子病了半個多月，在這整整的十五天裏，對於挑水，打柴，做飯，禿尾巴駒子簡直沒有間斷過，而且每天晚上還要到萬金堂藥舖去買草藥；他這種誠心，使得花妞兒一家人都覺得有點不過意了。

「我們自己慢慢的弄好了，」花妞兒的爸爸說。

『您也夠累的了，剛從口外回來，那還能夠多勞動？』他說：『我反正也是一樣的，偷空兒出來一下子不打緊。』

『要叫東家知道了可不大好。』老頭兒又說。

『東家那會知道？』他搖着手說：『俺那個伙計不含糊，況且大野地裏，沒有馬牙子[⊖]，東家絕不會出來吹風的。』

就這樣過了十天，花妞兒可以下地做點事了，於是在家燒火做飯的事由她擔任，外面挑水打柴還歸禿尾巴駒子給忙活；漸漸的，他和老頭兒混熟了，（本來他們也常見面打招呼的）有時晚上還拉着單眼蝦蟆到家裏來喝兩盅。

有一天晚上，天氣很熱，他們三個人在院子裏喝酒，也許是酒喝得多了幾盅，大家的話也談得特別起勁，老頭子呢？今天也格外的高興，從十六歲

（一）就是販馬匹的人。

出外當兵吃糧說起，一直說到如何買驢子爲止，說得淋漓盡緻，像聽說三國演義似的，把兩個沒有離開過莊子五十里的少年，聽得頗爲入神，但是，老人突然把話鋒一轉，談到老年膝下無依的苦況，便歎息着說道：

『我混了半世，只賸下一個半大不小的丫頭和兩頭驢子一輛車，倘若一朝撒手，這個家，嚵！可也就難說了。』

兩個聽的人正聽得津津有味，想不到老人突然來了這樣一個結論，一時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安慰這感傷的老人才好，最後還是單眼蝦蟆寬慰地說：

『你老人家可別這末說，兒子不成材，倒不如養個女兒好。』

『可是女兒總頂不了門立不了戶，俗話說得好，嫁出的姑娘潑出去的水……』老人又在歎息了。

『那也不能一概而論。比方說我們哥兒兩個，爺娘生養了一場，難道還會有戴頂子的那一天嗎？』秃尾巴駒子也補充了一句。

「可是你們總能傳宗接代地續上香煙，女兒呢？可不然了。」老人的聲音有點顫抖。

「你老人家可別這末想。我聽見評書上有一段話，是一位什麼夫人，被皇上娶爲正宮，哥哥做了當朝宰相，姐妹都封了夫人。⊖」

單眼蝦蟆不知怎麼靈機一動地想到了古。

「那是生就了的娘娘胎子，咱們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只會打洞呀！」

就這樣大家把話岔開，又喝了一陣子酒，便各自回家去了。

從這天起，老頭子對禿尾巴駒子就中了意，他在客人走了之後，對瞎老太婆說：

「我看張家那孩子人滿老實，指（禿尾巴駒子）像個成家立業的好手。」

（一）按指楊玉環事蹟，北方流佈甚廣。

『只是他連一寸地也沒有啊！』老太婆說。

『沒有地算得了什麼？』老頭子解釋：『咱們當年何嘗有什麼？看女兒只挑人品，身家都是假的，嫁給個小東家做二房，比嫁給有氣力的小伙子差得多呢！』

花妞兒自從父親一提起養女兒沒有用的時候起，便很傷心地跑到自己的房裏去了，她想自己一天到晚出多少力，却不能使老爸爸不想到這個問題上去；木來麼，在這種地方，有誰看中女人？比如說，誰家生了孩子，只要一聽是男的，馬上遠親近鄰便送禮的送禮，道喜的道喜，要是女的呢，不用說自己家裏提不起勁，就是鄰居也像沒有聽見這回事情一樣，大家馬馬虎虎的也就算了。老人今年已經五十八歲了，人的一生活不用說不會再有個五十八歲的，從十六歲吃糧起，到現在風霜雨雪地混了四十多年，好的捨不得吃，只

落到這樣一個可憐的家，將來呢？更不用提了，自己終歸有一天要到別人家裏去的，那末，這兩個老人家的將來，也真難於想像了。

隨後又聽見父親和娘提到禿尾巴駒子，而且居然把自己的名字和他連在一起，不由得心裏「噹——噹」地跳了起來；那個人是誠實可愛的，正像老人說的那樣，現在雖然沒有一寸地，可是只要人品好，成家立業也要靠人爲的；別的不用說，單看他在自己病時的一副熱心腸，就可以曉得這個人縱然沒有什麼大出息，也不會有什麼差池的，其實自己家裏還不是一樣的窮？兩間東倒西歪的房子，一輛破做車和兩頭口齒已大的騾子，此外什麼也沒有，一年的用度，全靠老人家跑口外，也比禿尾巴駒子強不到那裏去。話又說回來，假若自己嫁給有錢人家去做二房，像左鄰趙家的大閨女那樣，在婆家事事受氣，倒不如兩餐稀飯送油麵捲子，吃得痛快睡得舒服。

她也同意父親的主張，她覺得自己有這份勇氣和禿尾巴駒子活下去，因

爲他們都還年輕，他能吃苦，能耐勞，她自己也挑得動，擔得起，怕什麼，人不是一個個都這樣活下去麼？

想到這裏，她覺得自己居然也把禿尾巴駒子和她連在一起，未免有點太難爲情了，雖然只是獨自個兒在默默的想，也羞得臉上一陣發熱，於是便翻轉身子朝裏，不再去想這可以不必去想的事。

就這樣，禿尾巴駒子在花妞兒家裏，忽然得到一個莫明其妙的位置——

三

春天來了，草原上充滿了生長的氣息。

那些嫩綠的草芽，在四月的煦風裏，突破了開凍的泥土層，從隔年的草根裏抽出細芽兒來；遠遠的山還是黃色的，看不出春天的顏色，可是白楊林和樺樹枝上，早已生出豆兒大的碎葉子了。

草原上，八哥兒在草叢中跳躍着，有的在馬背上啄食着細小的蚊蟲，腦袋上的鳳頭兒翹得高高的，學着烏鴉在叫。

天空中已經去掉那層冬天封鎖草原的暗灰色的雲層，換上一種寶藍色的天宇，上面有幾朵白而厚實的雲堆子，輕輕地滑動着，像初融的冰山似的向着遠方移種。

老地方，那塊春、夏、秋、冬四季常存的石頭上，坐着年年不變的兩個人，他們在放馬的空隙中，又下着象棋。

春天對於他們並沒有兩樣，只不過老羊皮襖脫下來換上夾襖，皮褲子換上夾褲，生長的草原，可以讓馬羣去啃青，唯一使他們感覺得愜意的，就是不用再再去鋤草，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使得他們快樂的了。

遠處的白楊林裏，斑鳩一遞一聲地在呼雄喚雌，雄馬呢？也在追逐雌馬，而被追逐的却在用一種並不歡迎的方式去對付追逐者，但是結果還是順

從了大自然的法則，准許了雄馬的交配；就這樣，草原上的一切都在生長着，新的生命在萬籟的旋律裏得到生存的機會，而壯實的就執行着大自然所付與牠們的偉大的使命，在生存的定律中，完成各自應盡的義務。

只有這兩個人，天地生下他們來，好像故意讓他們因孤寂而長此相守似的，有了對象的那一個，因為缺乏金錢的緣故，就虛度着這一個上好的春天，至於那個還沒有對象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除了雌狗之外，世界上再也不會有誰和他成爲配偶的了，爲着這些緣故，他們兩個人整天相處着，除了打架之外，只有下棋。

事實雖然如此，可是在他們中間，不是連一點小變化都沒有的，至少他們生活的序則上，已經有了一點小小的改變；從前他們是一清早就到草原上來，懷裏帶着幾塊胡蘆油餅，在日頭正中的時候，便掏出來嚼着。現在他們已經不再帶這前一晚做好的油餅了，每逢正午，花妞兒就把新打的胡蘆油麵

和油麵捲子之類，用小筐子提着送到牧場上來，而他們的報酬呢？就是輪流着替花妞兒擔水和飲馬，這樣一來，彼此在生活上都感覺到增加了不少快樂，尤其是這兩個在草原上吃麥餅長大的年輕人，每天可以改吃一點熱氣騰騰的飯食，不用說，那真是生活上的一種大改進。

禿尾巴駒子不用說，環境使得他不能表示意見，因為那是老頭子提議的，按照一般的習俗來說，本不應該讓一對未婚的夫婦，提前來實行這共營生活的互助方式，可是，老人對於那種啃乾餅子的生活是頗有經驗的，他知道那對於一個人的胃口很不相宜，縱然年輕時不覺得，可是到了老年却會感覺到口味的銳減的；因着老人的固執成見，禿尾巴駒子便不再表示異議了，可是單眼蝦蟆却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這種好意，他固執得像一頭牛，八個漢子也把他這種犖扭性子拉不過來。

起初他自己帶餅子去吃，對於花妞兒送的菜飯是半點兒也不肯用，弄得

秃尾巴駒子跟他火了。

『我說你這小子是怎麼回事呀！』他瞪着眼：『你這是和誰賭氣呀！』
『我誰也不賭氣。』單眼蝦蟆回答。

『呦，我說二爺！我爸爸好心好意的叫我做好了飯送來，你却連餅碴兒也不嚐一口？』花妞兒表示不高興了。

『不是這末說，』對方又申訴理由：『我閑着吃白食，算的是那一路？』
秃尾巴駒子以爲他在諷刺自己，心裏老大的不痛快：

『我說老二，』他站起來：『你這說的是那一個呀！』

『我？』被問的人一愕：『當然說我自己。』

『你白吃，難道我花了什麼嗎？』對方又問。

『那——那你可以和我不同。』單眼動了兩下：『你們是親，我是外人。』
話沒有說完，秃尾巴駒子順手一碗菜就潑到單眼蝦蟆的頭上，淋淋瀝瀝

地流了一頸梗子。

「我說，這是怎麼回事呀！」被潑的人用手擦了擦臉，連頸項都氣紅了。

秃尾巴駒子一個箭步衝上前去，單手當胸就抓住了領子，跟着往懷裏一帶，腳下一個掃堂腿，單眼蝦蟆沒留神就被他摔倒在地上了。

「你他媽的是皮子發癢，我還吃你這套話嗎？」

被摔的人站了起來，跟着就要貼上前去交手，被花妞兒攔住了：

「你們這是怎麼回事呀！話沒有說上三句半就動起手來啦。」

「妳瞧這怪我嗎？」單眼蝦蟆說：「我又沒招誰惹誰，潑了我滿頭菜

湯，還摔我個跟斗。這筆帳朝那兒出呀？」

「……………」對方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單手叉腰地站在那兒。

「妳問他爲什麼找我呀！」單眼蝦蟆又說。

「得了，你們老哥兒們沒有什麼說的……」花妞兒說。

「妳用不着送了，本來我也沒有要吃。」禿尾巴駒子把散下來的三寸細辯綃兒朝頭頂上一盤：「我又沒有貼上誰家去吃……」

「你以為我在說你呀！」對方恍然大悟地說：「你這人也太愛疑心了，我說你叫我不得好死——人隨太陽一道兒滅。」

「他也沒有這末說。」花妞兒的話是雙關的。

「這末着。」單眼蝦蟆自認晦氣地坐下來，盛了兩碗菜：「我吃好不
好？」

這樣一來，連正在生氣的禿尾巴駒子也樂了。

「不過我可也有句話。」單眼蝦蟆正經做故的說：「我吃是吃，每月的伙食照攤，挑水飲馬算咱們兩人的事。」

「那又何必算得這末清？」花妞兒看見情勢好轉了，便笑着說。

『親兄弟，明算賬。』他又說：『妳們家裏又不是牛馬成羣，那有我們白吃的份兒？妳一個人忙也不對，假若不照我這個辦法，我是打死也不吃，再不明天我就離開這兒。』

『好。』禿尾巴駒子表示贊成，就這樣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從這天起了變化。

單眼蝦蟆確實是天字第一號的好人，從那天起，他就把花妞兒當做嫂子看待；挑水，打柴，飲馬他事事爭先，而且只要花妞兒一來，他那平常愛說髒字的嘴也乾淨了，他從不使自己在花妞兒面前顯得滿嘴亂浸，就連陳豆子爛芝蔴的話也不大說，他們都說單眼蝦蟆變得斯文了，可是一離開花妞兒，一切都是照常，該罵咧子還是罵咧子，該打架還是打架，對於禿尾巴駒子仍然是分毫不讓，尤其是在下象棋的時候。

這天，外面下着毛毛雨，他們老早就把馬羣趕回圍子裏來了，下了陣子

棋，大家都覺得沒有味兒，便由禿尾巴駒子提議去打點老酒來喝喝，拈了關，是由單眼蝦蟆去打酒，他便提着酒葫蘆到城裏去了。

馬園子是築在離城不遠的地方，那裏平常是不大有人會走到的，尤其今天下雨，真是鬼都沒有一個，禿尾巴駒子躺在坑上等了半天，還不見打酒的人回來，他覺得一恍惚便睡着了，本來麼，北國的春天是令人思睡的，何況外面在下着雨，人一發悶，更容易睡着了；他正睡得香甜的時候，忽然花妞兒在外面大聲地喊起來：

『偷馬咧——』

禿尾巴駒子猛古丁地被嚇醒了，跑出大門一看，果然前面有一個人騎着馬飛跑，他回來一看，主人心愛的那匹菊花青被偷跑了，他這一急，便順手摸到土槍，翻身上了那匹棗紅大馬，『噓喇喇』地撒開四蹄追了上去。

兩匹馬在草原上追逐着，像一陣旋風似的，一會兒就要看不見了，因為

前面那匹菊花青不聽偷馬人的使喚，所以棗紅大馬還能夠追一氣，不然的話，那匹馬就算是丟定了；正這時候，單眼蝦蟆剛打了酒回來，嘴裏唱着那百年不換腔調的五更調，嘰嘰嘰嘰的滿高興，他看見花妮兒從馬棚裏拉出一匹馬來，連忙停住了嘴：

「妳上那兒去呀？」

「有人偷了馬，他追下去啦！」

「偷馬？」他底手一鬆，酒葫蘆掉在地上，蓋子跌掉了，酒就朝外流：

花妮兒一看，連忙上前去拾酒葫蘆，這時單眼蝦蟆早已飛身上馬，朝着禿尾巴駒子去的方向，死命地追了下去。

花妮兒也不進房，就眨眨地站在那兒。

那匹菊花青不馴順的被偷馬的人騎着，牠總想把背上的人摔下地來，可是那個人的騎術很好，無論怎樣，總是兩腳夾緊了馬肚子，雙韁叩緊，使得

牠不能不用力向前跑去，後面追的人使勁地鞭撻着馬，就這樣，他們始終保持着三百公尺的距離，一直跑出了三十來里；馬身上都透了汗，大喘着氣，看樣子一時還不能夠追上前面的人。

天快黑了，如果一遇見樹林子，那不用說，這匹馬準去，說不定裏面還有人出來打接應，那是連追的人的性命也會送掉了的，漸漸的他們又保持着二百五十公尺的距離了，馬的喘氣聲更加響亮起來，偷馬的人是不會因為愛惜馬而放慢了脚步的，這樣，除非把馬跑死，是不會停下來。

秃尾巴駒子這一下子可真急了，他端起土槍來，兩腿夾緊了馬肚子，上了藥，把槍端平的放了一槍，那曉得那匹菊花青這時突然一慢，鐵砂子打在馬的前腿上，馬就長嘶一聲地倒了下去。

那人從馬上跳了下來就跑，秃尾巴駒子一看打中了馬，就像瘋了似的趕上前去，那人順手就是一棍，險些兒沒有打中追趕的人的腿，他爲着怕打傷

了自己的馬，便跳下地來，也來不及上火藥，就用土槍和那人打了起來。

那人一看他下了馬，便乘勢先下手來了一個力擊華山的當頭一棍，禿尾巴駒子怕打斷了土槍，只斜着一擦把棍子撞開，接着一翻手腕，用槍柄橫着朝對方攔腰一掃，對方把短棍擋住了槍，掉手用棍一擡，直奔他底胸膛，他雙手端槍往上一碰，把棍子擋開去，斜着連頭帶肩的就是一下子，沒有留神棍子和槍碰在一起，因為雙方都用力太猛，槍和棍子都碰斷了，直震得兩人的虎口發麻。禿尾巴駒子一上身揪住對方的領口，迎面打了一拳，對方也抓住他底膀子朝懷裏一帶，下面一個掃堂腿被他躲了過去，就這樣兩個人死命地打了起來。

偷馬的人抓住他底不滿三寸長的細辮子，禿尾巴駒子揪住對方的耳朵，跟着一個羊頭把對方碰跌到地上，就勢騎在身上的用拳亂打；下面被打的人用力地撕着他底辮子，兩個人翻上騰下的打得滿臉頭都是血，後來甚而用嘴來

彼此互相咬著，像兩隻狗一樣的地滾。

正在這樣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單眼蝦蟆騎着馬趕到了，他當然毫不猶疑地參加了戰團，起先禿尾巴駒子因為辮子被揪着抬不起頭來，以為偷馬的人有幫手到了，心裏不免有點發慌，及至聽見單眼蝦蟆在罵娘，便高興得力量十倍，在對方的胸口上，腦袋上死命地捶着。

單眼蝦蟆一上陣，情勢便馬上不同了，偷馬的人終於被他們捉住，細了起來，爲了洩憤的緣故，禿尾巴駒子找到斷棍梢兒，沒頭沒腦地在偷馬的人的身上亂打。

被打的人當然也絕不鬆口的罵着，血在那人的臉上縱橫的流着，鼻子被打歪，嘴唇打裂，牙齒也打落了五六個，後來還是單眼蝦蟆說：

『別打啦！打死了咱們這筆賬更沒有辦法了啦，你去瞧瞧馬罷。』
禿尾巴駒子跑過去一瞧馬，前腿打了一片血糊，站在那兒直打哆嗦。

「馬打壞了。」他說：「回去怎麼交代？」

「那有什麼法子，誰叫你性子這末急？」單眼蝦蟆說：「回去求求老爺罷！」

「求有什麼用？這是他心愛的馬。」

他又提起棍子去打那個快被打死了的人。

「你還去打他幹什麼？」單眼蝦蟆搶過棍子來。

「我反正也完了，打死這忘八日的算啦。」

四

趙老爺的堂屋前圍了一大圈子人，兩盞馬燈點得雪亮，趙老爺坐在正中，憑着一張八仙桌，正在那裏罵人，旁邊坐着柳師爺無才，眼角上留着兩粒白色的眼屎，就像剛從煙榻上起來的樣子。

趙老爺威風凜凜地坐在那兒，兩邊黑壓壓地站着兩排人，神氣活像縣太爺升堂，他底花白了的鬚鬚蓋着一張獅子口，酒糟鼻子和大耳朵，顯出了一臉福相，不過在眉角眼梢之間，略微帶有幾分殺氣，眼角的皺紋向四面輻射着，深黑的眼窩顯示出酒色過度的浸淫的樣子。

柳無才生就了一副奴才相，尖着嘴在那兒幫腔，堂前地上橫躺着一個滿身血污的人，看樣子已經八成不濟事了，在這個人的旁邊，跪着兩個人，萎靡縮縮的正是秃尾巴駒子和單眼蝦蟆。

趙老爺繼續說着那未完的話，堂屋裏靜得沒有一點聲音，人們甚而連呼吸都在設法抑制着，免得擾亂了趙老爺說話的興緻；他說：

『……你們別以爲我不到馬房來，就成了你們的天下。』他咳嗽了一聲，爲的使思想集中：『在這裏，凡是喫我喝我的，都是我的人，我養活你們，並不是爲了有糧食沒得人喫。』他又咳嗽了一下，這是爲了習慣，也同

時爲了尊嚴，在他這種人看來，淘淘不絕的說話，都是用來向同輩人談話時的適當方式：『你倆吃飽了喝足了，就想法子串通了外賊來計算我底馬：

……』

『老，老爺，小，小人那，那敢這樣……這……這個賊是血口噴人，』
秃尾巴駒子結結巴巴地說出一些格豆話。

『血口噴人？』他冷笑了一聲：『前次你們捉住他爲什麼又私自放了？』

『這……』秃尾巴駒子有心說是單眼蝦蟆的主意，可又怕連累了伙伴，一時被問急了，簡直說不下去。

『老，老爺，』單眼蝦蟆擠着一隻眼說：『是我看他可憐，他……』

『放狗屁，』老爺罵了一句：『你看他可憐；你是什麼好東西，自己不看相，還想去可憐人家，明明是串通了外賊，還要到我面前來強辯，可見

得你平素是多末狡猾了。」他回過頭向兩廂站立的人說：「打！」

『噫。』

兩廂雷也似的回答了一聲，立刻上來兩個高大的漢子，一扭胳膊把單眼蝦蟆翻仆在地上，一個人按着手，另外一個就拖住脚，旁邊又閃出一個手持扁擔的漢子，把袖口兒一捲，掄圓了棍子，就在他的屁股上，一五一十地打了起來；這樣打了四十大棍，直打得單眼蝦蟆連哭帶喊的鬧成一片，打完了又跪起來，謝過了老爺，靜靜地仆伏在旁邊，用破袖子擦抹眼淚。

秃尾巴駒子這下子可叫連魂全嚇飛了，他想，自己是罪上加罪，放了偷馬的賊，又打傷了老爺的菊花青，今天這條腿，就別再想有肉了。這時，趙老爺又發話了：

『這回，你們又串通了，看着馬偷不去，就用槍把它打傷了……。』

『老爺，我，我們沒有串通他，是我看老爺的馬快，天又黑下來了，生

怕一進林子丟了馬，所以才放的槍。」禿尾巴駒子爲自己分辯，雖然明知道這頓打是脫不掉的。

「就這樣你才打的馬？」又問。

「不是，老爺！」禿尾巴駒子急得脖子上的青筋都暴了起來：「正巧開了槍，馬一使性子站了起來，就這樣打中了前腿。」

「又是狡辯，」老爺用藍青官話說，「總而言之，你們兩個都是混蛋，打，打死再說。」

兩廂的人，發威似的吆喝了一聲。禿尾巴駒子嚇得坐在地上，用右手來向空中支架，他知道在老爺的家裏，打死個把人是件常事，而且那個血泊裏的人，就是這樣亂棍打死了的；他嚇得大哭起來，而且哀告着說：

「老爺，饒小人這條命罷，修福修壽的老爺！」

趙老爺可沒理會他，就這樣，他被按倒在地上，棍子在起落着，他在像

豬一樣地哭喊著……

那位猴腮子師爺在老爺耳邊說了句什麼話，老爺起初搖頭不肯，隨後似乎表示肯了：

「好。」

只這一聲，棍子登時就停了下來，行刑的人分立到兩邊去。

「我念你平素還老實，你死了的爹還有良心，就這樣，一百棍，打完了給我趕出門去。」

兩廂又響雷似的答應了一聲，棍子又一五一十地在他屁股上起落着；被打的地方先發了青，然後轉了紫，最後棍子帶破了皮，血和肉就粘在棍子上飛了起來。

打完了一百棍，禿尾巴駒子的氣息已經有點微弱了，趙老爺用鼻音說了：「抬下，叫他今晚就滾蛋。」而且還悻悻地說：「便宜你這王八蛋，連

我底菊花青都打壞了。」

秃尾巴駒子被人用門板抬出大門，在斜對門一家茶館裏，把他放到坑上去，就有伙計們買來了刀創藥，由單眼蝦蟆給他敷上：這時，那個打棍子的人走了過來：

「哥兒們！」他打招呼：「今天兄弟得罪了。」

「得啦！」有人說：「下這末狼的手。」

「不怪他。」秃尾巴駒子氣息微弱地說：「他不重打，老爺會要我底命。」

「……」衆人沒有說什麼。

「而且，他只打了七十多板，數數兒的時候打了折扣。」秃尾巴駒子又說。

『七五扣。』有誰在說。

『還開玩笑嗎！人都快打死了。』單眼蝦蟆，了一句。

人羣亂得鬧嚷嚷的，有的在談着老爺的火氣大，有的又說馬打傷了也真可惜，怪不得老爺要生氣，有的又說這一下子被趕出來，日子更加難混了……也有生火的，也有送酒的，朋友的意氣在衆人之中又現了出來，可是剛才，在那種淫威之下，他們都是眼睜睜地看着伙伴挨打，誰也不敢出口大氣；是的，如果今天打的是別一個，禿尾巴駒子和單眼蝦蟆不也得在旁邊去看麼？這是人類愛與恨的藩籬，它隔開了人類相愛相憐的感情，可是一出那座大門，人類友情的溫暖便又復活了，因為他們都是被支配着生存的一羣可憐蟲啊！

這時，花妞兒的老爸爸趕着他那輛破騾車來了，他是才聽到說這回事的，一進門，老人家就氣喘吁吁地說：

「這是他媽的什麼世界？好人也做不得了。」

有人上來跟他說：

「老爺辭了他啦！」

「辭？」老人氣得直抖：「還用他辭？不幹了，就憑我老二這輛破騾車，也可以混得兩餐糊糊吃，幹麻在這兒找氣生？」

大伙兒七手八脚地將禿尾巴駒子搭上了騾車，老人跨着車沿兒，揚起了馬鞭子，在騾子身上狠狠地抽了兩下，抽得騾子猛古丁地跑開了去，他又用鞭子在空中抽了兩下，就像是抽打在趙老爺身上一樣，而且大聲地罵着，冒着夜霧走到白楊林中去。

狼——我們底敵人

一

自從日本兵佔據了草原之後，王四的一家人便帶着他的羊羣到山裏來了。

那荒涼的，滿生着黑黝黝的松林的深處，王四和他底兄弟，各自帶着應用的東西，選擇這個地點，做爲安身和逃難之處。

他和老弟王五用鋸子鋸倒一棵棵松樹，然後用斧頭斫下了枝葉，下了樁，豎了柱，架了樑，接着用手腕粗細的粗枝做了房椽，用生蘆一條條的紮在樑和柱上，再用鋸子剖開大棵的松樹，做成板子釘在房椽上，造成他們這

臨時的家屋。

密密的樹林中間，不到三天的工夫，居然現出一間木板房，雖然擋不住風遮不了雨，可是對於狼羣，却還是很結實的；不錯，在北方，狼羣是人們的死敵，尤其是養羊的人家，沒有誰不是隨時隨地準備和狼羣作戰的。王四和他的老弟自然不能夠例外，因此在他們趕成第一間房子以後，馬上又替羊羣搭圍子，這兒是在山裏，更不同於城廂，光是圍子還不成，爲着這個，他們在圍子上面搭了架，上了頂，像造房子一樣，在圍子四週釘了木板，而且還用木料造了一座崗亭，留下了鎗眼，便於放哨人隨時射擊。

王四爲人很老實，像他所有的羊一樣，其實，他已經具有着羊的性格，溫馴，從來不會發怒，下巴生着一叢山羊鬍子，一對和善的黃色的羊眼睛，高頰骨，小橐門，談話的時候，眯忪着小眼睛，手卻不停地玩弄着自己底山羊鬍；身上穿着老羊皮襖，下身是一條羊皮褲，除了閒下來吸一袋旱煙之

外，他底一切都和羊羣有關連，事實上，他和羊羣一起生活了四十五年，沒有一天離開了羊羣，羊羣也沒有一天離開了王四，就這樣，他過着這種牧羊的生活，有着非常原始的生活習慣。

他看守每一隻羊，像對待他底兒子一樣，此外，他們還養着兩條長毛大嘴巴子的獃子狗，這是每一個牧羊人少不了的忠實幹部，用牠來幫助驅逐狼羣的。

王五呢？當然也是個老實人，除了沒有那部山羊鬍子和一個爛眼邊的老婆之外，他底一切都與王四相像，此外他和王四的分別，便是王四有十五隻綿羊一隻老山羊，而他呢？只有七隻綿羊。王四有兩個二十上的兒子，他呢？從落娘胎到現在，整整的三十七年，一直沒有和娘兒們接近過，這真應了北方的一句俗語：『一個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餓。』他本來是趕大車子的，因為生意不好，才回來和哥哥養羊，這是他們弟兄倆人的全部歷史。

對於放羊這行子事他是生疏的，可是因為吃了兩年糧，打槍却是好手，想當年在樑子上的時候，沒有誰不知道神槍手王五的；不過現下年月不同，加上他自己說的「時運太壞」，便將歷年積下的幾十塊老袁頭買了五隻綿羊，跟哥哥合了羣。

王四的老婆是一個很能吃苦耐劳的女人，雖然眼邊爛得紅肉都露了出來，可是在鄉下人的條件和要求之下，她還可以打上六十分的，因為在幹活兒的時候，並不差過男子漢，而且還會生兒養女，縫衣燒飯，在王四的身份上說來，總也算可以稱之為賢內助的了。她底存在，實在說起來是非常不必要的，因為她並沒有那些善於講道的女人們的美德，一年到頭很少聽見她說話，她這樣不愛說話，就像她從不想到要使用脂粉一樣，她只知道按照生活習慣和丈夫的吩咐去工作，說話，也許在她看起來是多餘的，如果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當然，她也許會說上三言兩語，可是這些年來，她對於生活並

沒有感覺到有什麼不滿意，因此，她便不再說什麼，在她底心裏認爲一切都是老天爺安排定了的，說語也是白費和多餘。

他們一家人就這樣，打柴，燒火，煮飯，放羊，趕狼……地生活下去，從兩隻羊擴充到十七隻，現在再加上王五的七隻，嚶！像他們這種人家，居然有了二十四隻羊和兩條又肥又大的犍子狗，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而且還有兩個成了人的大小子。生活就可稱美滿的了！

可是老天爺徧不那麼順人心，照王四他們所說的那樣，是老天爺不開眼，真命天子不上金鑾寶殿，天下是不得太平的，不是嗎？自從宣統皇帝出了龍廷，一直亂到如今了，只要真龍天子一出世，這世界就會變好了的，洋麵又回到三大枚一斤，雜合麵也只要一大枚兩斤半了。

他們這樣想，好些北方的老百姓也這樣想。革命，自由，民主……這些新鮮名辭，他們從沒有聽人家講過，在他看來，除了洋麵雜貨一天貴過一天

之外，只知道自從黃龍旗下了之後，花頭也着實變過不少，就以旗子來說：五色旗用了一陣，又換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滿地紅』？這就是說要打仗了，血流了一地……他們的頭腦就這麼簡單，從沒有那一處的宣傳員告訴他們世界變了的緣故，因此，無論對什麼新事物，他們全用直覺來判斷，自己去下定義。

宣統下位他們逃過難，張大帥吃敗仗也逃過難，現在又輪着逃日本兵的難了，他們覺得這難老是逃不完，可是自己胆子又小，像老鼠似的，只要別人一逃自己也就跟着屁股後而逃，從來也沒有想過不再逃難的日子會不會有？老實說，在老一輩人的嘴裏，他們已經聽見八國聯軍進北京了，因此，人生也許就要這樣逃來逃去的，所以對於這次的逃日本鬼，事先有人說：『不能逃，我們要跟日本鬼打到底。』他便搖着頭不再聽下去；回家打緊好了行李，帶着老婆兒子和羊羣，按着習慣的上山了。

王四在地上打着樁，王五在屋樑上蹲着用生蔴細紮着房椽子，兩個孩子在用斧頭削粗椽子，現在忙於建築第二間房了。

羊羣在咩咩地叫着，吃着草料和睡在地上，彼此用安祥的聲音呼應着。

七月北國的山野，雜草早已萎黃，百花業已凋零，連樹葉全都落盡了，只有常青不老的萬年松，還綠油油地站在那裏，成羣結黨地立在一起，在等待將臨的寒霜和冰雪。烏鴉很少到山裏來，因為一切成熟與收穫都遠離了這山原，只有在城市人羣麇集的地方，才可以發現飛翔不息的烏鴉羣。

這無生息的綿延不盡的荒山裏，有着幾種動物，跑得飛快的兔子，滑肚好腸的狐狸，此外便是那樣隨時隨地與牧羊人爲敵的，「老奸巨滑」加上「窮兇極惡」的貪狼。

到過口外的人，腦子裏都有一種訴說不盡的關於狼的故事，什麼媽媽不在家，狼跑來敲門，或者屠戶背狼的各種各樣的故事；狼不單是討厭，而且

牠們的合羣性也發展得很好，因此，狼羣襲擊人家的時候，常常會引起很大的喪亡的。

根據這種道理，所以王四一家逃到山裏來。第一件事就是築圍子，把羊羣保護好了，然後再來慢慢的建築自己的家屋。

「今晚房子可以蓋齊罷？」王四朝着樑上的王五說：

「還得蓋一間茅房呢？」王五的嘴裏含着生蔬，含混地回答。

「茅房明兒再說罷！」王四又說：「今兒晚上起，咱們就輪班在崗亭裏守夜。」

「家裏留阿黑罷！」王四的老婆說。阿黑是一頭高大有力的獃子狗，全身黑得像漆過似的沒有一根雜毛，大耳朵、厚嘴巴、粗大的尾巴捲在屁股上，長的毛散成一朵菊花的樣子，牠曾經獨自個兒咬死一頭小狼，一歲多的狼和牠咬在一道兒，連皮帶肉都被牠咬碎了。

「阿黑看家，阿黃守崗。」王四說。「阿黃守崗是好的，牠還年輕，阿黑老了晚上睡了就難得醒。」王四同意地。

「那裏，阿黑並不老。」王四老婆替阿黑辯護；「你沒有看見牠追狐狸嗎？跑起來像箭似的。」

「可是拿獵還是阿黃，沒耳朵沒尾巴的狗多末利落！」王五接了一句。

阿黃是一頭混合種的猛犬，也是獃子狗和豺狗配合的狗種，短毛，尖嘴巴子，從小就被主人翦掉耳朵和尾巴，這是北方獵戶養來專門拿狼的。

就這樣，他們分派好了工作，連阿黑和阿黃都分配好了；在晚飯燒好之後，房子的頂蓋也搭好了，他們才放下心來，把狗放在羊羣外面守着，一家人在房裏吃那熱氣騰騰的油麵捲子。

月亮從松林外發射進青白色的光來，林子裏已經靜寂得萬籟無聲了，這時，秋蟲也唱完牠們最後的歌，準備冬眠了，只有北風吹拂着松濤，在清韻

而微弱地響着。

王四一家人圍坐在房裏吃着晚飯，彼此談着一些家常瑣細的事和對於未來的緬想。這時，突然阿黑一陣風似的叫着撲向前去，接着阿黃那沉重而粗啞的吠聲也充滿山原；牠們叫得這樣兇，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追咬着，王四站了起來：

「該不是有什麼動靜罷！」他的意思是指日本兵說的：「說不定是他媽的搜山。」

「搜山？」王四家的裏忙得把碗放下來，她是被日本兵嚇傷了胆的。

「我去看！」王五推開了飯碗，從牆角裏提起土槍走出門去。

「老五。」王四在後方說：「是日本鬼子就回來，放不得槍。」說着，他也提起土槍，下了火藥隨後走出去。兩個孩子也去拿火槍，却被他喝住了：「你們幹嗎？在家吃飯罷！」

孩子不服氣地站在那裏嚷着，對於打槍，他們都有很高的興趣。

狗在狂吠着，然而並不敢前進，王四追上了王五，在月光下向前辨認這不速之客。

『狼。』

王五用手朝前一指：在明亮的月光下，一頭草灰色的小熊似的大狼在一步步地向山下走着，兩條狗在離着三四尺遠的地方狂吠，有點兒不敢上前的樣子。

狼在慢慢地走着，一忽停下來朝四下裏望望，當他停下來時候，狗也不由的退後兩步。王五正想端起槍來，被王四拉住了。他是想息事寧人的，只要狼不來，那就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的各不相擾，他深知狼這種東西是招惹不得的，你用槍打牠，假若打不中，牠會叫來一羣狼和你麻煩得不可開交，因此，王四不叫他老弟開槍，看看動靜。只要牠走了也就算了。

那隻狼又停了下來，看樣子是一隻老狼。毛茸茸的頸項上，一對大而尖的耳朵聳在小熊似的頭上，細長的腳蹠下是四隻大而厚實的腳掌，一條粗大得像掃帚的尾巴拖拉在後面；矜持地立了一會兒，對於後面狂吠着的狗，做出一種不屑一顧的樣子，好像一位神氣十足的官員，對付他的僚屬似的。

狼漸漸地走遠了，看樣子也不會回來，於是王四就和王五準備回去；正當這時候，兩隻狗像箭似的跑了回來，神氣非常狼狽，牠們一邊跑着一邊還在叫，後面慢吞吞地跟着那隻狼。

王五看見狼有心和狗爲難了，便端起槍來，「嘭」的放了一響，狼被火槍的鐵砂子打得距踏了一下，狗聽見槍聲，知道主人已在身邊，便像一陣旋風撲上去，受傷的狼馬上和兩隻狗對咬起來。

起先是阿黑過去一撲，便把狼撲倒在地上，那隻狼也十分利害，頸毛一轉便咬住了阿黑的大耳朵，用力的直摔；阿黃跟着便咬住狼的後腳，就這樣

彼此在地上亂咬着。

地上的草被壓倒了一大片，乾燥的黃土飛騰起來，再也看不清狗和狼的勝負，忽然那隻狼一翻身站了起來，反而把阿黃按在地上，阿黑卻在旁邊咬牠那毛茸茸的頸項，正在這萬分緊張的時候，王五已經從房裏拿出一把斧頭，他跑上前去，對準狼的後腿，用盡平生之力地砍了一斧頭，狼被砍着哀號了一聲，就倒在地上了，阿黃乘此跳了起來，也撲到狼身上去。

那隻狼也非常利害，牠底後腿雖然被砍斷了，卻用前爪來和狗對打，王五站在旁邊輪着斧頭，却因為狗太近了不得下手，這時王四在後面大聲地喚着狗，狗正在死命的和狼對咬，也不聽主人的呼喚，漸漸的，狼的力量用盡了，便被狗按在地上一陣亂咬，後來連反抗也不能，終於被咬死了。

王四的兩個孩子，這時已經跑上前來，兩人用力把狗趕開，王四弟兄兩人滿意地抬着死狼走回房子裏去：明天可以燒狼肉吃，而且今年冬天還可以

做一床狼皮褥子墊墊呢！

二

在昏黃的胡蘆燈下，王四的家正在架着柴火，王四們四個人把狼放在地上，用小刀子在輕輕地剝着皮；兩隻狗早被趕到牆角裏去，牠們好像打得疲倦了，無心再上來和死狼糾纏，只是在牆角裏，用舌頭舐着身上的血。

阿黃的樣子很狼狽，頸項上滿染着血污，狼的血和它自己的血混合在一起，黏滿了枯草和黃土，頸上被狼爪抓得出了不少血，連短耳根上都流血着；阿黑呢？比阿黃的傷痕並輕不到那裏去，只不過黑毛不就容易看出血蹟來，其實它也傷得很重，一隻左耳朵被撕了一個大裂口，血流下來把左眼全黏住了。

狼的屁股和後胯全都砍斷了，腸子險些兒被砍出來，因此不能吹一下，

以致剝皮的手續非常的困難。

「我說你不有要用斧頭，你看，皮全毀了，剝起來也艱難，而且也不好賣。」王四說。

「我不用斧頭可用什麼傢伙呀！」王五分辯：「眼看阿黃就不濟了，要不是我這把斧頭，說不定兩條狗都不是個兒。」

「可是皮全毀了。」王四重複地補了一句。

「總比跑了好。」王四家的來打圍場，她生怕哥兒倆不痛快。「明天我給補好了，還不是滿能用的狼皮褥子嗎？」

「你倒會想主意。」王四一聽也樂了。

「狼肉臘起來過年不也滿好麼？」大孩子提醒了一句：「兩條後腿臘起來，才是真正的龍腿呢，如果再殺一隻羊……。」

「別他媽的亂來了，羊也殺得的呀！」王四家的罵了他一句。

他們正在打算着如何過年的時候，阿黃又叫了起來，接着兩條狗都在對西門狂吠。

『狗在叫。』王四家的說。

『真他媽的背時，準是剛才那隻死狼叫來的，你聽……，』王四說。

果然，在兩隻狗剛剛一停吠的當兒，一陣尖厲淒切的狼嚎，從遠處被風送過來，接着狗的叫聲什麼也聽不見了。

『我去！』王五又提起火槍。

『你別去了，說不定有狼羣。』王四制止他。

『狼羣也得去呀，難道在房裏躲着成嗎？』王五分辯地說，這人的好處就是勇敢，其實靠着一枝火槍和野獸戰鬥的人，爲着保護生命財產，不勇敢也就不成了。

『不理牠也就算了。』王四又說：『剛才還不是我們的狗找來的麻

煩？」

「那可不是這末說。」王五回答：「我們新蓋的圍子不一定靠得住，我得到崗子裏瞧一瞧。」

他去了，那個可愛的老實人。他拿着火藥和火槍，到崗上去了；他剛出門，便聽出幾處狼哮，馬上推門回來：

「是他媽的狼羣。把狗放到圍子裏去。」王四在裝火藥，他因沒有把狗放到圍子裏去而着急，裏面，羊羣正輕微地叫着。

狼羣慢慢地朝着這裏走來，王五在崗亭裏，乘着月光往遠處一看，約莫有七八隻草狼，眼睛裏發着綠光，一步步地向着羊圍子走來。

他把槍筒放到槍眼裏去，右手的食指叩着「鴨舌頭」（板機），眼睛看着狼羣。

狼好像在輕微的晚風中，聞到了羊的騷氣，便停住了，其中有一隻灰黑

色的老狼，那神氣好像狼羣裏的領袖似的向四週諦視了一下，然後把那粗壯的頸和頭向地面，一陣微風帶着腥臭的狼腥氣直送入王五的鼻孔裏，王五集中了注意力去看它的動作；它起先很沉重的「嗚……嗚」着，接着把頭頸慢慢地伸向天空，粗大的頸項顯得更加粗大起來，毛茸茸的頸項在顫動，尖厲刺耳的長聲在山野裏引起了一陣回響，使人的汗毛都根根直豎起來。別的狼也在咆哮着，好像對人們表示威脅似的，發出可怖的聲音，應和着狼的咆哮的狗在房裏狂吠，羊羣也不安的騷動着。

突然七八隻狼奔竄着，枯草在它們的脚下動盪得像一片騷動的海，它們衝上前去，向圍子施行總攻了。

王五的崗亭邊閃了一陣火光，着着槍聲撕裂布似的響了起來，打得爲首那隻老狼向前跌下去，接着，它又站了起來衝到崗上，心想一下子就把崗亭撲倒，然而它沒作到，就被王五加上一槍打死在地上。

有兩隻狼已經躍上圍子頂了，四隻狼在圍子外面用前爪在抓着木板，狗在房裏而亂撲亂叫，外面的槍聲連成一片，一隻狼被打中了，從圍子頂上滾跌下來，另一隻狼用牙齒啃斷了細紫房椽子的生蔴，居然跳到圍子裏去了，羊羣裏起了一陣紛擾，一頭綿羊被狼咬住了頸項倒了下去。

「狼到圍子裏去了。」王五在喊。

「放狗！」王四發着命令。

王四家開了旁門，把狗放了進去。兩條狗一進圍子，馬上撲到狼身上去，和狼咬成一團。

「又有狼上圍子啦！」王四家的在喊。

四枝土槍集中了火力，把狼從圍子頂上打了下來。這時，外面的槍聲響成一片，圍子裏的狗和狼也打得不可開交，三條土槍都守住圍子頂的透漏，生怕有狼再進到圍子裏去。

這樣混戰了一陣，狼受了傷便一隻隻地退出戰場，王四的大孩子偷偷提了一條紅纓槍鑽到圍子裏去，被王四家的看見了。

『來旺兒進了圍子，快出來。』

王四一聽，馬上提着斧頭趕了進去，看見來旺兒正舉着紅纓槍對着狼刺去，那隻狼本來背着身子朝外，忽然被阿黑撲倒下去，這一槍險些兒札中了阿黑。王四一把奪過扎槍來，用槍桿子一撥把來旺兒撥到旁邊去，用槍只對準了狼的嗓子，用力的札下去，狼就在地上用前爪抓着槍桿子，一股血直噴出來。

兩個孩子上來把狗趕了出去，這時王五也進來幫忙把狼弄死了，他們清點了一下羊羣，咬傷了三隻綿羊，咬死了一隻老山羊，現在他們已經沒有那忠實的頭羊了。

在燈光下，他們清算着今天的得失，大家七嘴八舌地亂吵着。

「我叫你們把狗放進圍子，爲什麼不放呀！」王五說：

「要是聽我的話，頭羊也不會咬死了。」

「你幾時說來着？」王四的耳朵有點聾，他先前沒有聽見。

「我不是回來說過嗎？」王五急了。

「說是說了的。」王四家的：「我們忙得忘記了，而且以爲頂子夠結實的
呢？」

就這樣，北方的牧羊人，隨時隨地的和狼羣鬥爭着。

狼——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消滅牠。

游動在桑乾河兩岸

一 寂寞的桑乾河

「喂，二狗子！」有人在窩棚外面喊。

「嗯！」裏面回答得非常遲慢，聲音是沉重的。

「天晴了咧，一塊兒打狐狸去罷？」說這話的人，是個高個兒，大驟門，性子急得像一個爆竹；這是二狗子打獵的伙伴兒。

被喊的人從窩棚裏鑽了出來，佝僂着身子，一隻左腿顯然是有點毛病，走起路來有點不大得勁，他一面用手擦着眼屎，一面手搭涼棚眯着眼睛向天空說道：

「晴了嗎？」

「可不是晴了他媽的好大半天咧！你瞧，足夠半尺厚的雪，他媽的，這天兒打草狐十拿九穩。」

真是不錯，在北方大雪初晴的時候，人們任什麼事也不大好幹，只有打狐狸最得勁；因為這東西十足的老奸巨滑，難於捉弄，除非大雪天，什麼東西都被雪蓋住了，狐狸餓得眼睛發藍，才出來上當。

這兩個人，完全不同的性格，因着同一的職業和嗜好，才結成一起的——

「老虎，老虎——」二狗子看了看天，真個晴了，雪光照得眼睛迷迷瞪瞪的難得睜開來，根據經驗，他當然不願意放鬆這個發一筆小而又小的財的好機會，於是他就尖起沙喉曬去喚狗，那打獵時的忠僕，在察哈爾一帶，人們都愛用猛獸來給他們的僕人命名，這是一種普遍的習慣。

「老虎」，那頭被主人呼喚着的狗跑來了，牠好像也知道今天是一個出去游玩的好日子，於是踏着深厚的雪，連跑帶跳地蹦到主人跟前，搖着那條粗大而起花的尾巴，在地上前脚一伏，後脚一蹬，搖着一顆小熊似的粗而且大的頭，細起聲來哼了兩聲，接着掉頭，又踩着嶮澗山響的雪，一溜烟地跑開去。

被叫做「老虎」的狗，其實並不像老虎，反而倒是有點兒像狗熊；短耳朵大嘴巴，腰肥脖子粗，外帶四隻有力的腿，毛色白得耀眼，在雪地裏不留神真看不出身影來。真的，除了一條長尾巴之外這是一頭北極熊。

來的那個人也帶來一條韃子狗，黃色的大耳朵狗，牠一看見「老虎」當了前站先鋒，馬上也一陣風似的追趕上去，牠們也是老搭擋。

二狗子把光面皮襖裹得更緊一點，樣子是還有點兒怕冷，斜着眼睛四下裏巡視了一下，看見伙計背着槍，又開兩腿站在雪地裏，就嚙嚙地說：

「就去嗎？」

「怎麼啞兒？您老人家還得睜出蛋兒嗎？」對方諷刺地說，他知道二狗子這磨洋工的懶脾氣——不上套不使勁。

「我說四喜子，你老這末火燒火燎的，鎗我還沒有拿，再說……」

「還沒有抽袋烟，是不是？」對方知道他底慢性脾氣。

「烟倒不用抽，可是……」依然慢悠悠地

「帶着罷，帶着罷！」對方急得直揮手：「帶着那老命根子，別回頭斷了糧！」

二狗子又回到窩棚裏去。

外面，四喜子在雪地裏叉着腰，兩隻腳在雪窩裏來回躡着，顯然的，那雙厚氈鞋並不能使他的腳暖和過來。

狗呢？牠們根本不懂得什麼養精蓄銳的大道理，兩個伙伴到一起就撒起

獸兒來，在雪地裏追來趕去地滾成一團。

「出來呀！二狗子，你這王八羔子！」等的人急了。

二狗子慢騰騰地出了窩棚，腰本來就伸不直，加上一冷就更加佝僂了；左肩膀上背着那條破舊的傳宗接代的火鑱鎗；腰裏硬上插着小攔子，火藥包兒，旱烟桿兒的一大串，叮叮噹噹的好不熱鬧。

迎面一陣風吹來，刮得雪花飛成一陣薄霧，冷氣直撲人臉，二狗子沒留神，被風雪打得直咳嗽了好半天。

「你這小子，他媽的窩裏貨，雪地裏長大的還怕風，真他媽的邪性！」四喜子一邊走一邊罵咧子，一搖一擺地往前走。

二狗子也同樣一搖一擺地姿勢踩着雪走，看樣子他是並不歡迎這次旅行的。

兩隻狗一看主人動了步，都回過頭來望了望，然後「老虎」領頭，追着

飛馳的西北風，像兩匹野馬似的跑向前去。

四喜子並沒有放慢步子；他知道自己一慢，後面的人就會更慢，反正他走得快，後面的人也得追上來的，所以他一個勁兒地悶着頭走，兩條狗兩個人走成一條直線。

口外和關外不同，當然跟南蠻子的大山裏更加兩樣了；這裏沒有頑強的獅子和老虎，更沒有傻而且笨的象羣和犀牛；這裏最多的是饑餓的狼，殘暴的熊，狡猾的狐，以及那貪食的野狸……北方的動物，有着牠們顯著的特點的性格。

真是打獵的好季節呢！

就這樣，寂寞的桑乾河上的可憐的農民們，用冬天的狩獵來添增一點不足的收入，他們要跟大自然和野獸鬥爭，他們底生活是多末可憐而且艱難呀！

雪花剛剛停止落下來，寒冷的北風更加顯出她那種威風凜凜的怪樣子，正像一個暴君似的，在草原上，它毫無懼憚地發着淫威，好像一下子就要把地壳吹裂開來：白楊林裏再也沒有留下一片葉子，負重的樹枝佝僂得如一羣衰老的人，在北風中抖擻着殘敗的身體。荒原被冰雪封凍着，一望無際的雪白，汪洋似的茫茫的海呀！

這時二狗子已經努力地追上了四喜子，他們已經走平了；兩個人併肩地走着，默默地不發一言，只有微細的喘氣噴成兩朵白霧，像兩個火車頭緩緩地走着。

他們踏着狗的足印，沿着結成冰的桑乾河前進，河身早就凍成堅實的冰床，遠處，那昔日的渡口，正有一長串的兩套騾車，像一行螞蟻似的慢慢地走着。

二狗子覺得手指頭和鼻子尖有點麻木，他就把袖着的雙手伸出來互相摩擦了一陣，然後又把右手放到嘴上去哈了一陣，接着又去握住鼻子尖，使那凍得像紅萝卜頭的鼻子稍微的暖和一下，以解除那股酸溜溜地味兒，然後再用袖口去擦乾臉上被凍得流出來的眼淚，又擤了一下子鼻涕。

他們非常艱難地拖曳着笨重的雙腳，向前，向前……緩緩的，遲鈍的，像一羣開上前線的士兵，雖然是英勇的，可是他們的努力並不能掩飾步履艱難的疲倦樣子。

他們終於來到黃陽山支脈的山陰，面向着飛狐口高聳着的羣巒，這裏正當涿鹿縣下陂的乾河套，在粗大而堅實的砂石河道裏，他們滑滑跌跌地往前走。

河道的兩旁有幾叢疏疏落落的白楊林，遠處是那沉悶的呆得有點兒發傻的遠山，脚下是高低不平的砂石路；這時，他們底身上已經透出汗來，便把

一段橫倒在雪地裏的枯樹幹的雪用鞋掃下去，兩個人心領神會地坐下來，敞開了光面子的老羊皮襖，一手拉開大襟，一手摘下三塊瓦的野貓皮帽子搵涼，任憑搭襖拖在雪地上。

二狗子從懷裏掏出一塊蕎麥麵餅子，撕下一半遞給四喜子，自己吃着另外的一半；四喜子呢？看了看那懶伙計一眼，裂着一嘴黃綠的牙齒笑了笑，接過餅子來兩面看了看，也就毫不客氣地張開嘴來狠狠地咬了一大口。

他們兩個人像駱駝一樣地咀嚼着，堅實的硬餅子在嘴裏打滑，然後又直着脖子咽了下去。當然，他們這種窮人，根本就沒有想到乾嚼的困難，他們看來，在跑了這樣一大段路之後，有蕎麥麵餅子吃，已經是莫大的幸福了。

兩隻狗看見主人停下來休息，便也跑上前來，搖着尾巴看着主人們吃着那香甜的餅子。最後，四喜子把兩小塊餅子丟給狗去吃，便拍了拍身子站了起來說：

『走罷，太陽快斜了。』

二狗子正想吸一袋旱烟，一看四喜子已經站了起來，便無可奈何地看了對方一眼，又把旱烟桿兒插在腰裏，抖了抖襟襖，繫好了腰裏硬也站起身來。

狗又向前跑開去——

在一座久已無人的傾頹了的烽火台前，他們選擇好自己的陣地，把帶來做爲香餌的花毛紅冠子老雄鷄用繩子細着爪子，放長了繩子繫在一顆矮小的樹上，兩個人自抓着狗的頸毛，爬到烽火台上去，躲在台上叢生着的矮樹蔭裏，靜靜地等待好運氣降臨。

二狗子又掏出他底旱烟桿兒來，一手抓住狗的頸毛，另一隻手去摸火鏟石；四喜子一看他又想抽烟，便伸手把烟桿兒奪了過來，順手就丟在雪地裏，二狗子橫了他一眼，這好性子的老實人也沒有說什麼。

時間一分一秒的慢慢地爬着，兩隻狗早已不安的略微有點急躁地哼着，就像一位恃才傲物其實是非常低能的詩人一樣，老是顯出不安的樣子。

土台上的枯枝，時常被風吹得把它身上的積雪成團地丟下來，有的雪花被風吹落到人底衣領裏，冰得脖子怪癢的；烽火台下面的老雄鷄也失掉牠固有的威風凜凜的英雄姿態，早已萎縮的在撲動一陣之後，自知失望的像一隻刺蝟，在風雪中瑟瑟地戰抖着。

二狗子漸漸的感覺得眼皮很重，老實說：按照着習慣，他真快要睡着了；這時四喜子忽然用肘子推了他一下，才使得他又重新醒轉來；他看見對方用嘴輕輕地向前一嘜，這時，狗正用力地朝前奔去，他們用力地拉住了狗，把手輕輕地拍着狗的頭。

二狗子睡眼朦朧地順着四喜子指示的方向看去，他們底運氣真個來了，他看見一隻草狐靜靜地走來。

「老虎」首先發現了那隻多疑的狐狸，牠把兩隻耳朵一聳地站了起來，接着就是四喜子的狗哼了一聲，幾乎把牠底主人拖下台去；他們倆人連忙用力攥緊子狗的脖子，加緊的拍着狗，使得牠們安靜下來，於是，這兩頭衝動的犬，才重新又坐下來，靜靜地看向前面……

他們倆人也像狗那樣的不安而且煩燥，然而那位多疑的紳士，却還不肯一下子走上前來，牠小心謹慎地四顧了一陣，然後才輕輕地走上一兩步。

他們壓制着心頭的不安和煩燥，平心靜氣地等着，像等着清夜赴約的愛人一樣——

這位多疑而狡猾的草狐先生忽然停了下來，這時牠已經看見那隻可憐的快要凍僵了的老雄鷄，顯然的，牠很懷疑爲什麼在雪地裏會有這樣一種好吃的東西發現，於是像箭一樣地飛跑開去；然而牠跑了不多幾步，又像不甘心似的停了下來，遲疑的四下裏望了望，又用鼻子四下裏亂嗅了一陣，似乎發

現了什麼不妥當的氣味，又跑了開去。這時，牠好像已經不能忍耐饑餓，對於這樣好吃的東西放棄了也不甘心似的又慢吞吞地走向前來，更加小心地對着那隻雄鷄仔細地端詳了一陣，就像一位在實驗室裏專心研究的老教授一樣，研究着雪地上的足跡。這時，四喜子用腿夾住狗，雙手端起了土鎗準備放了，二狗子連忙抓住他底槍桿子，搖手叫他再等一等。

這時，那隻老雄鷄也看見了狐狸，便大聲地嘶叫着，並且用力地撲着翅膀，把雪花撲得飛了起來，像一大團烟霧似的；草狐被這突然而來的驚叫嚇得跳了幾步，又回過頭來看看這隻可憐的雄鷄，重新第三次又小心地走向前來，看樣子牠也想孤注一擲的試一試運氣。

二狗子趕快放鬆了繩子，那隻雄鷄便向着相反的方向拚命逃去，這頭草狐看見雄鷄連撲帶叫地逃開去，便不顧一切地追了上去。

他們同時開了槍。

槍聲響處，草狐被打得就地一滾，慘叫了一聲，在雪地上留下一團殷紅的血，便回過頭來追逐着北風而去。……

狗像一陣風吹下了土台，一下子就追上了受傷的草狐，「老虎」早把牠按在雪地裏；二狗子和四喜子一邊大聲地叫着狗，一邊跳下土台，亡命地追上前去，他們滿意地從雪地裏提起受傷的狐狸，狗在他們前後左右地跳着，今天他們有了收穫。

他們收拾了鎗枝，看看天色還早，便又開始轉移陣地，去碰那不可知的倖運。

二狗子這時再不被他底同伴阻止吸煙了，他用力而且高興地敲擊着火石，嘴裏含着旱烟袋在噴雲吐霧；四喜子把草狐摺在背上，向前走去，找尋可以做再次狩獵的地方，兩隻狗前前後後地亂跳了一陣，覺得再沒有什麼興趣，便又飛奔着彼此在雪地上追逐。

在寂寞的桑乾河上，窮苦的人們在不能放馬牧羊的冬天，只有用打獵來添補不足的用度；然而在大地主和重稅壓迫之下，他們所得的真是微乎其微的呢！

可憐的沒有出產的土地，終年難得一飽的北方人啊！

二 受難的河流

四月的晚春裝飾着大地，北方的廣原上滿佈着新綠，馬羣和羊羣散佈在綠原上；斑鳩也一遞一聲地呼朋喚友……春風吹拂着受難的土地，吹活了冬眠的草蟲，然而却吹不散人心上的暗雲。

河水緩緩地流着。她那樣心平氣和地從層冰下被解放出來，帶着人們的哀愁流到更大的河裏去。

河身是非常寬廣的，然而河床却非常淺，青石板的河床上，成列的雙套

驛車涉着緩流而行。河身約莫有四里多寬，從這岸看向那岸，景色非常的朦朧，那夕陽下的淡紫色的濃霧籠罩在河床上，讓人們生出一種在夢境裏遊行的感覺。

自從去年冬天冰雪封凍了廣原之後，日本人的騎兵隊也封鎖着每一條要隘，這些本來就掙扎在飢餓與窮困線上的人們，除了被大地主壓榨之外，如今又新添了一重更大更慘酷的枷鎖；他們像一頭乳牛，現在除了供給主人鮮奶和勞力之外，還要供獻出自己的皮和骨，由於這一點點兒的覺醒，他們這些安善而且馴良的人們，便被逼迫得離開了窩裏，帶着僅有的土槍，一個跟着一個地走向山原，他們要活着，便不能不戰鬥。

最初是地主與敵軍勾結，用最惡毒的方法來吸取窮人們的骨髓，於是成車的糧食被搜出來，用重載的驛車組成長長的運輸隊，將搜括到的糧食以及銅鐵器皿裝在車上，經過這受難的河流，運送到張家口去。

二狗子朦里朦懂地被拉去過一次，連他那輛嶮磧山響的雙套車一齊拉到張家口去，最初他還沒有弄明白運送物資的原因，爲着連年的軍閥內戰，對於拉伕徵糧早已被這些善良的農民們認爲不足稱怪的事了；然而這次被徵糧拉伕，弄得一般人更加苦不堪言。請想想：用自己底騾車把家裏的東西一古腦兒地拉去送給別人，有誰不心痛呢？而且在路上還要喫東洋鬼子的拳腳，他們雖然是世界上最馴順的農民，心裏也不禁有點憤憤然了——

然而憤憤然的依舊不過是憤憤然一通而已，這種悶氣只能放在心裏，誰也不敢反抗，不，他們底腦子裏，從有生命以來就沒有學會反抗過誰，因此，他們便像那條好心的河水，永遠順從着自然的法則，一點兒也不想去沖壞那束縛他們的隄防。

戰事一天比一天緊張，二狗子回來不久，又被拉了第二次官差，然而這第二次也就是第末一次，他再也不能忍耐，終於拿起自己底武器來，在這沉

獸的土地上和鬼子週旋……

事實是這樣的：

趙舉人自從到過一次張家口，對於日本人更加顯得殷勤了，他不但替敵人搜括物資和糧食，而且無孔不入的替敵人拉伕；二狗子就是在趙舉人從城裏回來的第二天，被人捉到鄉公所裏去，他被命令着穿上偽軍的制服，戴上五角星帽花的軍帽，連自己的騾車一同送到前方去。

約莫下午三點鐘時光，他們一長串騾車，大約有十四五輛都滿裝着軍火和糧食，渡過這無聲的寂寞的桑乾河。

淺淺的河水不停地流着，它帶着北方農民無限深的仇恨。

春天的黃昏特別悶人，二狗子趕着自己的雙套騾車，跟着別人的車子來到桑乾河邊上；他們一輛一輛地走下河去，馬騾的腳踩在急流裏唼唼地踢着水響，他們這些趕車的人也攙起褲腿兒在堅硬的河床上小心地走着，背後是

昏黃的夕陽把金色的餘輝映照在河裏，使得寂寞的河水染上些明麗的顏色。

二狗子回過頭來看看，他知道自己底家就在後面，這一次被拉去當兵，說不定再也不能回到家裏來了，他看看遠處的青紫色的白楊林和青灰色的沙果樹，白色的雲朵和蔚藍的天空，心裏不禁一陣難過，便不由自主地落下幾滴淚來。

他這種淒惶的樣子被押解的日本鬼子看見了，便趕上前來用皮馬鞭狠狠地抽打了一頓，在他那青銅色的皮膚上，刻劃了無數的血痕；這樣一來，使得他和他底同村的人都明白了，他們這一去，準是九死一生的了。

人和車子沉默地走着，無聲的大地上充滿了死的氣息；他們一步步走向高山，當太陽落到桑乾河邊的白楊林枝頭上的時候，他們正爬上通向盛京城
的十八盤山路。

紅色的砂石岩上生着稀稀落落的青草，狹小的車轍路像一條紅色彩帶纏

在紅色的山腰上；山路是螺旋形的上昇着，人和馬都大喘着氣，嘴裏噴着白色的吐沫，載重的騾車像一隻隻蝸牛在山岩上緩緩地爬行。鞭子響亮地打擊着空氣，發出一種尖銳的嘯聲，山谷響應着把聲音盪開去，在羣山盤結的山谷間，引起一連串的回響。

因爲天色漸漸晚了起來，押解的日本兵便發急而且暴躁地打着這些善良的人和馬，他們用皮馬鞭子狠狠地人們身上抽打，同時也抽打着他們那些口吐白沫的騾馬。

二狗子覺得心裏的痛楚比身上的更加利害，他每看見日本人的皮鞭子落到馬身上，打得那可憐的馬身直哆嗦，而且留下一道道印痕，心裏便有點兒發毛。

平時以溫和出名的二狗子，現在也因爲看着這種無理的壓迫而表示憤怒了；然而也正和趙舉人從前強佔他家裏的葡萄園子一樣，只是恨得牙癢癢的

發不出氣來，他眼睛裏噙滿了熱淚，用力地揮着結着紅纓的鞭子，像打着那些日本鬼子一樣打擊着空氣。

從山底到山頂足足有十來里路，每盤一圈就要費掉足足十五分鐘的時光，當他們爬到第十五個圈子的時候，夜色早已蒙蓋着這沉重的山頭了。

突然在山坳裏打起一陣唿哨，那末熟悉，猛然的，使得二狗子想到草原上放馬的伙伴們的唿哨；接着槍聲像撕裂布匹似的響了起來，山谷應着槍聲唿喇喇地散了開去，日本鬼子也各自取下背上的三八式步槍，準備防預這次突然的襲擊。

「伙計們，拉桿子呀！」有人在山坳裏喊：「把日本鬼子幹掉好回家呀！」

這呼聲馬上浸進每一個良善人們的心田，他們乘着朦朧的夜色，飛速的從車環上拿下了橫木，奔向身邊的敵人。

三八式步槍響亮而且清脆地回答，有人狂揮着雙手倒了下來，然而十幾條橫木馬上解決了五個日本鬼子，他們與山坳裏的人會合，趕着騾車到游擊隊的隊部去。

在路上二狗子發現了四喜子也在人羣裏面，便走上前去說道：

「四喜子！你小子敢情也在這兒呀。」

「不在這，難道像你一樣，被拉去給日本鬼子當砲灰嗎？」

大家沉默地走着，這時已經來到十八盤的山頂，山風輕輕地吹來一些兒涼意，人倒覺得爽快得多了。二狗子跟四喜子併肩走着，他底肩膀上也揹着一根三八式步槍，槍探子上挑着皮子彈袋——那是在打倒日本鬼子時，從他們底屍體上解下來的。

騾車成串的跟在後面，車輪發出微細的磨擦砂石的聲音，一切都那末平靜，誰也看不出有一點鐘以前，這一批人都剛從死亡的門口走了過來。

「我說四喜子，咱們就這樣落草嗎？」聲音依然是囁囁的，完全消失了
剛才那股子揮動橫木的蠻勁。

「什麼落草？」被問的人顯得比他底伙伴知道得很多：「日本鬼子佔了
我們底家，這是和他們拚命！」

「人家有槍有砲，有糧有草，咱們卵子一條，怎麼拚法……」二狗子底
腦子裏的思路只能走直線。

對方冷笑了一句，便小聲地唱了起來：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敵人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砲，

敵人給我們造……」

這新奇的，不是一狗子聽慣了四喜子一向唱的山歌，心裏不禁有點奇怪，暗下裏說：「你他媽的也學會了洋腔」。便一任他獨自個兒唱下去。

這樣默默地走着，二狗子底心裏真成了一團紛擾的亂麻，現在是把日本鬼子給做了，自然不能不跟着四喜子去落草（在他看起來，無論如何也應該算是落草的。）可是落了草之後，日本鬼子必不會善罷干休的，那末以後的事，便不能再想了。然而不跟他們去嗎？家裏當然不能夠再回去，趙舉人一定會把他送到日本鬼子那兒去的——想到這裏，他不禁有點失悔自己的猛浪，就算讓日本鬼子踢打一陣，也還會安心的活下去的。然而，跟着又否定了自己的這種假定，上前纔會有活命嗎？他沒有這種經驗，他越想越更胡塗起來。

天上的星子已經出齊了，一道銀白色的天河橫貫在黯黑色的天空上；寂

靜的羣山裏，草蟲的聲音叫成一片，此外便再也聽不見什麼響動，越法使得他感覺到可怕的寂寞。在這種無法排遣的難堪的心情之下，他又想抽煙了，於是便小心地問四喜子：

『我可以抽袋煙嗎？』

『抽罷！』對方說：『現在在深山裏可以抽，要是作戰就不成，尤其是真正出動的時候！』

他不懂四喜子說的那句『出動』是什麼意思，真的，在他底全部智識領域裏，就沒有聽見這一個新名詞的被使用；然而他只要懂得四喜子說的那句『現在可以抽』就行了，其餘的，他相信不久也會懂得的，因為四喜子原本也跟他一樣是張大白紙。

於是他從襟袋上抽出旱煙桿兒和烟包，摸索着裝上一袋煙，又取出火鏢來打着了火，也就悠悠然地抽起煙來，在這種低度的享受裏，他完全忘却那

一些糾心的事了。

在這荒涼的大山裏走着，約莫在半夜時分，他們已經遠遠地藉着繁星的微光，辨認出離着盛京不遠了。

他們在荒墳叢聚的山徑上走着，這裏離着縣城大約有十里上下，當二狗子想到城裏還駐紮着一小隊日本兵的時候，前面的人已經轉到小路上去。

到了一個二狗子並不熟悉的小村子裏，他們都覺得非常的疲倦，尤其是那些驃馬，爬了一整天的山，又拖着沉重的車子走了好半天的荒路，所以他們也來不及仔細辨認方向，就跟着領路的人到房裏來。

他們一進院子，就有人過來把驃馬趕到場裏去卸套，四喜子特別關照他說：

「這裏都是自己弟兄，你底車子有人照顧，放心罷老哥兒們。」他無可

奈何地走進房來。

房裏點着一盞胡麻油燈，燈焰拖着長長的濃煙在打着圈兒，坑裏坐着兩個白淨而皮的小後生，地下站滿了黑壓壓的一大堆人。這裏四喜子正跟那兩個後生說話：

「我們就打唿哨，這十幾位老鄉馬上抽出扁擔橫木來把日本鬼子幹掉了

……」

「是軍糧嗎？」其中有一個問。

「趕車的說有，大半是軍火。」四喜子回答。

「那就好了。」又一個笑容滿面的說，他底嘴像一個裂開了的石榴，露出白淨的牙齒：「我們不愁沒有打敵人的武器了。」

二狗子知道他們高興的是什麼緣故。

「那十幾位老鄉呢？」

『都來了。』四喜子說着回過頭來：『來罷，老鄉們，大隊長要看看你們。』

被賊的人讓這眼前的陌生事件給怔住了，誰也沒有移動半步，有幾個人搖了一下身子，又像木頭立在原來的地方。

『在我們這兒比較好。』那後生發話了：『你們在家裏徵糧拉伕，又要給日本鬼子當砲灰，而且連家當都保不住……』

『我還有老娘呢！』在黑暗中有人說。

『那沒有關係，她們在家裏可以過，不然接到這兒來，住在深山裏也可以；男人住在家裏是凶多吉少的。』那人柔和地說：『不過，你們想回家去也可以，車子卸完了就送你們回去，可是我想：你們回去未必會好，那幾個日本鬼子讓你們幹掉了，那能不問你們要人？』

『大隊長問你們誰想回去？』四喜子像當翻譯似的重說了一遍：『不要』

緊，我們這兒不勉強留人。」

大伙兒都低下頭來不做聲。

「不回去的可以在我們這兒幹。我們這兒都是兄弟，誰也不想陞官發財，只是想把日本鬼子打走，大家都回去過好日子……」大隊長又說。

「我們不想回去了！」二狗子突然果斷起來，使得四喜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都不想回去嗎？」大隊長又問。

「不回去了！」轟雷似的回答。

「好。你們先下去喫飯，明天編隊。」

他們離開那間使他自己感覺到微有不適的房子，走到院子裏，各自都好像心裏空空的，像迷失在濃霧的大山裏，不知道怎樣才好。

戰事迅速地發展着，在北方，並不像在江南，他們雖然沒有好的裝備，可是他們會利用自己的特長，這就是北方人優良的馬術和地形熟悉。

桑乾河的水靜靜地流着，它保護着這些爲自由而奮戰的騎士。春秋兩季，它和所有的河流一樣，帶着多量的水流到小渠裏，使得敵人的機械化部隊無法在砂河裏行駛；冬天呢？那更有利於這些武士們作戰了，剛交秋令，北方就有冰雪降臨，一過中秋不久，整個桑乾河就結成堅實的冰床了。

雪花廣佈在大地上，這寒冷的水原，正是北國健兒一顯身手的好戰場。

每年一到冰雪封凍的季節，也就是游擊隊最活躍的時候；從黃陽山，飛獵口，外連山西高原的戰士們，都以這察哈爾廣原做爲上好的戰場。他們從深山裏放出幾匹老馬來，使得牠們在桑乾河岸馳騁一陣，留下一些清新的蹄印，然後把游擊隊員分散在羣山圍繞的叢林裏，埋伏着等候那些笨魚來上鈎；最初，日本人因爲在夏秋兩季被他們困擾得太利害，總找不到一個機會

發掘戰士們的老巢，這一下子居然找到馬蹄印在雪地上的踪跡，自然調動大批人馬前來『掃蕩』了。

在戰馬誘敵的第一天晚上，他們乘着大雪飛落的黯夜，就派遣大批工作隊偷偷地到桑乾河上來，一夜工夫把桑乾河冰床上的通路都震穿，經過一夜風雪的吹灑，被鑿穿的層冰上，又都凍起一層薄薄的水來；在這些薄冰穴上，天公又給蓋上一層厚實的雪。第二天，當敵人的大軍沿着河床的通路向着桑乾河對岸行進的時候，就連人帶馬地落到冰穴裏去幾乎有三分之一；這時埋伏在左近的戰士們，便集中火力地剿滅其餘的敵人。

有時，他們又引誘敵人到山地來，用迂迴戰略去消滅他們；等到敵人非常困難的去四處調集大軍準備清剿的時候，他們又利用自己特長於馬鞍上的功夫，一夜功夫分散到幾十里以外去，分批的去截擊敵軍，以及敵人補給綫上正在向前方運送的武器和糧食。

他們就這樣頑強地戰鬥着，在敵人的封鎖綫上往來破壞和困擾，正像那條養育他們的河水一樣，在水雪封凍的河床下，還有着自己那一股不屈的暗流……

三 快樂的桑乾河

戰爭拖延到第四個年頭，在察哈爾一帶，敵我的形勢已經非常的殊異了，在南方，戰爭失利的消息雖然像惡夢似的傳來，然而在北方，敵人已經達到被支解的階段了。

首先，一種有組織的革命軍，從山西調到察哈爾來打擊敵人，一鼓作氣地從康莊起，一直到宣化府沿着鐵路綫把上下花園以及涿鹿、蔚縣、盛京各縣城攻下，接着便包圍了張家口，把北面的敵人趕向多倫，南面的敵人趕出了居庸關，在兩年之中，察哈爾省的大半土地都落回到中國人的手裏，雖然

張家口和幾處城市又曾經被敵人攻入，但是這一些已經被毀滅了的「點」，連過去所能維持的「綫」也保持不了，更不用說到「面」的問題。

桑乾河整個被解放了，自由的河流的兩岸，充滿了快樂的歌聲，馬羣羊羣又開始在原有的草原上牧放——

二狗子在性格上也起了顯著的變化，單從外表上看來，他已經不那末佝僂着背，說話時也不那末嚙嚙的了，他學會了大聲的笑，高聲地唱着前進曲，當然，在生活的意識形態上，他都有着明顯的進步，……其實在那一帶的農民，沒有一個不快樂的，因為他們已經能夠自由地呼吸，他們底生命裏已經發現了春天，同時，也找到了光明的方向。

尤有甚於此者的，他們不但認識了當前的敵人，而且清算了幾十年壓迫他們的敵人；他們勇敢地復着仇，這多憂鬱的河流的兩岸，就是用這種血水洗清的。

二狗子跟着他們底隊伍開進涿鹿縣城的當天晚上，他把弟兄安頓好了就去找四喜子，在同樣忙亂的院子裏，他找到了那老伙計，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膝頭說：

「四喜子，想不到咱們居然這樣回到自己底家來！」

「想不到嗎？」對方不以爲然的：「這是應該想得到的。這是我們生長的城市，我們自從有生命以來，就吃着這塊泥土上種植的糧食，和這條河水長大的；我們是這土地的主人，要是我們不能回來，難道還讓敵人來沾污這片可愛的土地嗎？」

「你的話誠然不錯。」二狗子修正自己的錯誤：「我說的是，如果沒有這次戰爭，就算仍然活在這塊土地上，也還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這正是我們自己的過失——不能認識自己，才會被惡勢力積壓了幾千年。」

突然，二狗子抓緊了四喜子的肩膀，眼睛裏露出一股兇光：

「舉人老爺呢？我說的是那個趙舉人；從前他侵佔了我們底土地，逼死了我底母親，押掉我家裏的兩匹馬……」

「想必他早就逃到關裏去了——」四喜子歎了口氣說：「難道他還會落到我們手裏嗎？」

「那真他媽的太不濟了……」二狗子狠狠地又在大腿上拍了一記。

「不過，他人雖然逃了，房屋是逃不掉的，我們還可以清算他。」對方表示堅決的咬緊了牙齒。

「那對於像他這樣一個人，未免太清鬆了。事變以前無惡不作，事變以後，又千方百計的替日本人想法子危害地方。」二狗子顯然是不願意放鬆這個惡霸。

這時，另一個小隊長——也是他們同村的人，跑了過來，他一找到二狗

子便興沖沖地說：

「我那裏不找到了，你敢情在這兒。」

「有什麼要緊事嗎？」

「那個趙舉人還躲在城裏！」他開門見山地說：「你們不想找他嗎？」揮了揮拳頭：「霸佔了我底葡萄園子和老婆。」未一句顯然是向自己說的，因此聲音比較低一點。

「真的嗎？」二狗子高興得跳了起來，他一手拉着四喜子，另外一隻手拉着那個報信的人：「走！找大隊長去。」

「幹嘛找大隊長？」來人說。

「得找他報告一聲呀，不然那能自由行動呢？」他補充一句。

他興高彩烈地衝出小院子，一路說說笑笑地進了大隊部；站在大隊長面前，二狗子第一個搶着說話，昏黃的胡蘆油燈映照這個過於興奮的漢子

的一對火炬似的眼晴。

「報告大隊長，請准我們兩點鐘假。」

「做什麼呀——」那個白淨臉膛的少年和善地說，顯然的，他已經看出站在面前的這三個人的過於興奮的異常臉色了。

「這裏有一個土豪，就是替敵人當過走狗的趙舉人；他佔了我底田，害了我底媽……殺過他底爸（指四喜子），霸佔了他底老婆（指另一個人），而且這類的事做了不知多少……」

「大隊長曾經允許我們報仇的。」四喜子也加了一句。

「可是可以的，不過不能株連太多……」大隊長點頭微笑着說。

「冤有頭，債有主；大隊長您請放心！」

「好罷！」大隊長又說：「要帶弟兄去，武裝整齊，做事要堂堂皇皇的不能馬虎了事，叫人指摘。」

他們離開了大隊部，像一羣旋風似的彼此追逐着；兩個衛兵奇怪地看着他們消失在黑暗裏，知道這一定又是得到報仇的機會了。

是的：冤有頭，債有主，他們爽直而且坦白，一點兒也不含糊。

後記

我是個生長在北方的人，從小就習慣了北方多風砂的生活；我生長在一個『世家』裏，因為家世的敗落，隨着父親在口外生活了一個並不太短的日子。自從離開了北平，便一直浪遊在風霜雨雪裏，和兩套或三套的馬車以及羊羣馬羣混下去；我了解那些慷慨重義的車伕們，跟他們在一起生活，是比較跟城裏的紳士交際，來得單純，而且痛快，因為他們只直覺的感受，而不客觀的分析。

最初，我離開了平綏鐵路綫，坐着雙套驛車，走向荒涼的莽原，渡過結了冰的桑乾河，上過飛狐口……在涿鹿、盛京、涼城、蔚縣、宣化、張家口一帶浪跡了五年。

我跟着戴三塊瓦皮帽的蒙古人，偷偷地騎着駱駝到過多倫，在葡萄架下面參加過少男少女們的歌謠會，和一位假冒爲善的外國牧師小姐談過莫明其妙的戀愛，和鄉下人去獵狐和打狼，網雁和捉雉；在我一生的經歷上，這該是一段富於詩意的好日子，我忘不了它，我得把它寫下來，讓一些緬想於北方的南國少年與佳孃，知道北方並不是一個美麗的伊甸園，而是隨時隨地充滿了汗、血和眼淚的地方。

他們非常窮苦，一年四季都吃着油麵和雜糧，沒有一寸可以自由耕種的土地，在易於氾濫的沙河地上種植，用那過多的汗水灌溉出貧瘠的土地的收穫來養活自己；他們租地要付過多的錢，打獵捕魚也要上稅和孝敬地主，趕車子要納稅，牧畜也要從生息上出錢……他們用汗和淚來生活，和疾病與野獸搏鬥，向官吏和地主陪笑臉，做着比牛馬還要苦的生活。

我要寫下他們的實際生活情形，寫下他們和人類、大自然、野獸奮鬥的

事蹟，雖然他們像土地一樣沒有聲音，却像土地一樣養活許多不勞而獲的人們，他們底眼淚在流，血也在流，可是他們底生活却像凍結的冰河，只有在零點以下的堅冰封凍裏，有着暗伏的潮汐。

北方的冬天是寒冷而寂寞的，北方的草原被風雪盤據着，沒有生物的曠野是北方的特點，沒有土地的人們只能在寒冷的地帶努力工作。

雪是潔白的，然而冰雪覆蓋之下是醜惡而且骯髒的世界；狂風是暴戾的，可是狂風掃盪之下，明年的春天，將有草木繁衍的消息；北方的沒有土地的人們是沉默的，可是他們從打擊敵人的經驗裏，了解自己的力量，願冰雪封凍的冬天快點過去，不久將有花木繁茂的春天到來。

我已經離開北方整整十四年了，我不能確實知道那裏的情形改變成什麼樣子。世界是遼闊的，像海洋一樣，養育着蝦和蟹而養育着鯊魚和烏賊，我

以能相信進步的速度在人類改進史上會有什麼顯著的成果，然而却相信時代列車永遠是朝着新世界一站一站的開進着，但願我所寫的故事將成爲以往的陳蹟，讓生活在新世界呼吸着新鮮空氣的人們，回顧一下過去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着的。

我是在北方住了很久的人，應該介紹一些北方的故事到南方來，因爲中國太大了，人們竟然有些地方彼此誤解到怎樣可怕的程度，就像美國人所了解的菲洲一樣，那將是多末不幸的事。

現在生活使我安靜了將近兩個月，我才能安心地寫這一本可憐的東西，我怕自己的寫作能力有限，浪費了這些可貴的材料，同時也極力想避免『公式化』，因爲人間的事態變化並不像星球循着軌道運行的。



有版權

馬和放馬的人

李白鳳作

定價金圓一元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弄八號
重慶路一四一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文學叢刊

第十冊
共十六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蒲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會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楚音
短簡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散文
方敬散文
繆崇羣散文
一文散
巴金書信
姚易非戲劇
鄭敏詩歌
陳敬容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82

404027

